

普曜经 8 卷

[卷第一](#) [卷第二](#) [卷第三](#) [卷第四](#)

[卷第五](#) [卷第六](#) [卷第七](#) [卷第八](#)

[论降神品第一](#)，[说法门品第二](#)，[所现象品第三](#)，[降神处胎品第四](#)，[欲生时三十二瑞品第五](#)，[入天祠品第六](#)，[现书品第七](#)，[坐树下观犁品第八](#)，[王为太子求妃品第九](#)，[试艺品第十](#)，[四出观品第十一](#)，[出家品第十二](#)，[告车匿被马品第十三](#)，[异学三部品第十四](#)，[六年勤苦行品第十五](#)，[迦林龙品第十六](#)，[召魔品第十七](#)，[降魔品第十八](#)，[行道禅思品第十九](#)，[诸天贺佛成道品第二十](#)，[观树品第二十一](#)，[商人奉妙品第二十二](#)(有本云四天王上钵品)，[梵天劝助说法品第二十三](#)，[拘邻等品第二十四](#)，[十八变品第二十五](#)，[佛至摩竭国品第二十六](#)，[化舍利弗目连品第二十七](#)，[优陀耶品第二十八](#)，[叹佛品第二十九](#)，[嘱累品第三十](#)。

No. 186 [No. 187]

佛说普曜经卷第一(一名方等本起)

西晋月氏三藏竺法护译

论降神品第一

闻如是：

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俱，比丘万二千，菩萨三万二千，一切大圣神智以畅，一生补处当成正觉，损己布施，持戒清和，忍辱调意，精进一心，智慧善权，所度无极，解一切法，如幻、野马、影、响、芭蕉、化、梦、月影，悉无所有，有利无利，若誉若谤，若苦若乐，得名失称，已过世间诸所有法，神通自娱逮致总持，独步三界犹如日光，及诸菩萨

备悉之愿，周旋五趣救济危厄，分别辩才定意无碍，皆已由己，咸成法忍悉得具足，诸菩萨住无所住处，度脱十方。

其名曰：慈氏菩萨，总豪王菩萨，师子英菩萨，吉义意菩萨，寂意行菩萨，分别辩才菩萨，逮无畏菩萨，进寂菩萨，大哀菩萨，如是上首菩萨三万二千。

尔时世尊游舍卫城，国王大臣豪尊长者，凡庶万民咸共供养衣被饭食床褥卧具，病瘦医药一切所安。其妙名称普闻十方，是为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·明行成为·善逝·世间解·无上士·道法御·天人师，为佛·世尊，敷演道义上中下善，义达微妙所与清彻，净修梵行。于时其夜净居天子名寂然尊，及神妙天，加欢乐天，加欢天，梅檀天，大悦天，荧然天，尊寂律天，及余无数净居天子，威神巍巍各有光明普照祇树，往诣佛所稽首足下，还住一面。是诸天子前白佛言：「曾闻有经号名《普曜大方等典》，分别菩萨众德之本，从兜术天降圣母胎，在于胎中娱乐开化，显示殊特复现出生，皆为一切诸立法行，在宫嫒女爱欲之间，显诸艺术，现行学书计技诸算，医药疗治射御手博，要誓掷象示现道力超诸群生，具足成就诸菩萨行，往来周旋，果实超殊名称流布，以菩萨力而自娱乐，降伏魔场，具足如来十力无畏，颁宣诸佛无量经典，敷演过去如来至真所讲说法。

「往昔道义，犹若世尊，莲华上佛，法英佛，定光佛，德英佛，法造佛，仙天佛，谛英佛，习金刚佛，众尊佛，雪像佛，乐清净佛，出家乐行佛，华英佛，胜颜佛，善明佛，善曜佛，仙勋佛，胜轮佛，欣乐佛，天华佛，轮吉祥佛，善首佛，善喜佛，住觉佛，住施佛，谛法普称佛，是世善妙佛，辨普佛，宝称佛，威强佛，梵神佛，无畏善化佛，善音佛，目悦佛，积德佛，音雨佛妙颜佛，寿神佛，与人游佛，羨求佛，降怨佛，供养佛，惟卫佛，式弃佛，随叶佛，拘留秦佛，拘那含牟尼佛，迦叶佛，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道决所化，自昔迄今。善哉，世尊！愍哀一切，今亦颁宣如是法训，多所哀念，多所安隐，普护世间及十方人，为诸大乘唯分别之。降伏一切外学众邪，摄伏众魔，宣布菩萨诸所行义，现诸菩萨行大乘者，咸超精进将护正法，三宝自在令不断绝，具足佛身尽现十方。」

时佛默然，可诸天子所启白意，欲令一切普蒙其恩。时诸天子见佛默然听启白意，欣然大悦，稽首足下绕佛三匝，以天心华供养散佛，忽然不现还归天上。

于是世尊，明旦与诸菩萨及诸声闻眷属围遶，会迦梨讲堂，告诸比丘：「昨夜半时，净居天子及诸眷属来礼我足，叉手白言：『愿为一切重演《普曜大方等典》，令诸群生普蒙其恩。』吾时默然，可其所启。时诸天子欢喜踊跃，忽然不现，各还天上。」于是众会闻此欣悦，前白佛言：「惟天中天！重敢斯问。」

尔时世尊告诸菩萨及诸声闻：「谛听，谛听！善思念之！当为汝说无极训诲，一切如来所可宣畅普济众生。

「何谓《比丘普曜经典大方等法》？于斯菩萨住兜术天，咸见恭敬，逮得无余阿惟颜住，百千天人所共咨嗟，名彻十方诸愿普具，晓了一切诸佛法藏，清净无垢圣智道眼，意念定智往来周旋，圣性坚强耻众未度，其念弘普亘然极远，布施、戒、忍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渊深，大权方便所度无极，大慈大哀、喜护四等弘畅梵迹，无极神通三达无碍，示现圣慧永无闇蔽，道业纯淑，意止、意断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觉意、道业，寂然止观，普备一切诸佛道品，达致本际，功勋福祚不可限量，成就相好庄严其体，在彼久长常得自在，仁和纯净言行相应，其心所怀口言无二，斯意质直而无谀谄怨结他念，常自谦逊而不自大，等心众生未曾偏党，供养无数百千载佛，为众重任恒忍灾患，观见无量诸菩萨众覩其根本，释、梵、四王、大神妙天，天、龙、鬼神、闍叉、健陀罗，见莫不悦咨受训诲。分别一切章句本末，已逮无为入于有为，随时方便而开化之。心念法器识解一切，诸佛所宣无有悞乱而不回还，逮得总持深入法藏，乘大法船游十二海接度诸流，三十有七道品之教，合集法宝深奥智慧，为大导师越渡四渚，诸愿具足降伏魔怨，善救外业诸异邪径，开化一切所住坚固。虽在尘劳皆来归命，为众导首，强若金刚行无盖哀，志性和安积精进力，为法优奥善权方便，在众中雄如师子，定意之业不可限载，犹如莲华处污无垢，禁戒博闻而无放逸，慈于十方无有加害，心水清澄而无所著，游世八法，心如大宝，所度无极福祚圣慧，积功累德，道藏解明佛之智慧度阐法城，消众患难善开寤之。以四神足度于彼岸，志三脱门显其寂观，清净光曜一心脱门，处在闲室如山旷野，游法丛树行具足成，十力无畏未曾怯弱，以度生死无复疑难，衣毛不竖越于无数在外异学，犹如师子游于麋鹿，舍诸放逸无吾我意，设有所畅，为师子吼，人中之雄，解脱禅定智慧道场。放大光明照诸闇冥悉蒙道明，众邪异学譬如萤火无益于世，愚贲幽昧曜蔽塞心，兴大道力精进之业，宣功德行威神巍巍，除闇冥品具足清白，见莫不欢。诸佛国土无所罣碍，拔诸穷厄荡涤垢秽，脱门一心觉意清凉，晓了圣明禅思清白以开化之。其四部众，诸天人民，行七觉意积累道

宝，齐心众生应病与药，志不怀恶行十善业，以是财富奉持具足，不违法王所行殊胜而转宝轮，转轮王种成就一切深远难限，一切法宝博闻无厌，慧普无极。

「尔时所兴不可限量，无能为喻，犹如江海；所总持慧，如地水火风；其心平等，坚强不动如须弥山；消诸结着，犹如日光以耀诸垢；心若虚空，在大宫殿安处其中，诸床座具二万二千，门户轩窗讲堂棚阁，校饰严整竖众幢盖，交露精舍布散众华青莲芙蓉，诸玉女众有亿百千俱作伎乐，及杂众华不可称限，诸宝树木次第行列，其地清净平正无邪，香勋普流，飞鸟鳧鴈哀鸾异类，无数亿众游戏浴池，畅和雅音现在观覩。闻大法声消除一切尘欲之难，摄诸疲厌自大贡高，其心欢悦思念弘广，由是成就大无极法，演出训诲八万四千伎乐妙音，是为菩萨宿世积德，自然宣出此微妙偈：

「积功累德行，	宣布具足音；
其心普思道，	造智慧光明。
备无量势力，	弃捐诸所有；
分别决众疑，	诸天之本末。
意清净无垢，	无杂众瑕秽；
弃捐于三毒，	寂灭瞋恚恨。
鲜洁消众垢，	其心如明珠；
从往古以来，	常喜好布施。
音响从种姓，	戒寂行调和；
精进禅智慧，	遵习亿载法。
音畅无数称，	宣说亿载佛；
愍伤于众生，	且观今是时。
晓了知终始，	生死之尘垢；
观察其本行，	天龙诸鬼神。
乐百千亿劫，	听之无厌倦；
善智慧无懈，	充饱久饥渴。
卿等虽所慕，	乐法不好欲；
性已无垢秽，	愍伤天世人。
亿那术载天，	听法心不废；
若慕于歌颂，	观诸地狱难。
其目净无垢，	见十方诸佛；
已得闻此法，	斯经世所尊。

宿世种妙德，	处兜术天宫；
直加天慈哀，	愍悦雨天下。
已越于欲界，	及色界亿载；
咸共慕乐圣，	无上吉祥佛。
降伏众魔业，	消化诸异学；
佛道如观掌，	且察今是时。
世尘劳兴盛，	宣布诸法云；
精进雨甘露，	消灭天世垢。
尊医晓诸种，	授药建疗治；
应示三脱门，	速立无为宅。
譬如师子吼，	诸小虫怖懾；
畅佛师子吼，	降伏外异学。
手执明哲灯，	过伏精进力；
总持近目前，	胜降伏众魔。
四天王遥察，	欲贡上尊钵；
亿载天帝梵，	始生往恭敬。
观覩尊音称，	宝种诸豪姓；
见人尊所处，	行菩萨之道。
其来在三有，	明宝在所胜；
无垢如摩尼，	兴云雨天下。
诸伎乐之声，	演出若干音；
劝助愍哀意，	观察今是时。」

于是佛告诸比丘：「于时菩萨省诸伎乐，宣法音时出大宫殿，有大讲堂号演施法，升彼讲堂坐师子床，其诸天子学大乘业行等慈者，亦复俱升此大讲堂，各从本位次第而坐。舍玉女众及诸天子，咸从同学各来集会。诸眷属众各六十六亿，咸共讲议，当使菩萨现生何种，或有说言：『此维提种，摩竭国土最为兴盛，今菩萨者，应在彼土降神母胎。』或有说言：『菩萨不应生彼国土。所以然者？维提种者，母性真正、其父不真，种性卒暴而不安详，无可贪乐，其种尠德福不具足，土地国邑无好浴池苑囿之观，既处边境不宜生彼。』或有议言：『拘萨大国其种弘广，眷属兴盛，菩萨应下降神彼国。』或有报言：『菩萨不应。所以然者？其拘萨本从摩腾种来生彼国，父母宗族皆不真正，下劣小姓非是天师所可慕乐，福禄尠薄卑鄙之土，性行不和，无有奇珍殊异之宝，肴馔之供可以奉圣，园观浴池亦复简少，既是边表

不宜屈尊。』或复说言：『和沙大国国王右性人民炽盛，五谷丰登，菩萨应当降神彼国。』或复报言：『菩萨不应。所以然者？其彼国王杂合小姓，非是高德，土无威神，受他节度来于此国，父母不真不得自在，以是之故不应生彼。』或复说言：『此维耶离无极大城，人民滋茂安隐丰熟快乐无难，轩窗门户雕文棚阁严饰巍巍，浴池园观男女周旋游戏其中，人民居宅俨然整齐，菩萨应下降神彼土。』或复报言：『不宜现彼。所以然者？彼土民众熹争不和，无清净行有外无内，不修道法不别尊卑，各自谓尊独言只步，不能下意，不顺法教，不服高德，以是之故不可屈尊。』或复说言：『此鑿树国，种性豪强事业无极，行众无首所习第一，菩萨应下降神彼国。』或复报言：『是亦不应。所以然者？其土凶逆举动虚妄，志性龕犷刚强难化，形笑轻人自大由己，不修事业，以是之故不应生彼。』其诸菩萨及诸天子，各各共议观察天下诸大国土，诸王大姓豪尊重位，皆观察之，悉不可意。

「尔时会中有一天子，名曰幢英，行菩萨道逮不退转畅达大乘，告诸菩萨及诸天子：『诸贤者等！可共俱往问于菩萨，何所种姓，最后究竟一生补处，应往降神处于胞胎？』众共叉手，诣菩萨所，而前咨问：『惟愿正士究竟菩萨，一生补处所可降神，种姓何类？功勋云何？』

「菩萨报曰：『其国种姓有六十德，一生补处乃应降神。何谓六十？一、国土宽博种姓寂静，二、众所宗仰，三、不生杂姓，四、所生微妙，五、种姓真正，六、应男女行，七、志操坚强，八、本业丈夫，九、尊习上业，十、其行坚要，一、作人憊怕，二、众所羨乐，三、意行勇猛，四、所在尊豪，五、志行无极，六、女行清白，七、男子无限，八、所生无畏，九、无有慳嫉，二十、智慧明达，一、有艺多术，二、弃捐恶趣，三、饭食恣意，四、逮得自在，五、善友兴盛，六、虽在虫兽无所娆害，七、种姓温良，八、慕修道德，九、而无贪欲，三十、无有瞋恚，一、不怀愚冥，二、在乐无贛，三、相好弘普，四、所造笃信，五、好乐布施，六、出家坚固，七、力势超异，八、所由殊胜，九、人莫不敬，四十、诸天奉之，一、鬼神承事，二、饿鬼归仰，三、无有怨结，四、名闻十方，五、种类第一，六、性行自在，七、其眷属强，八、无乱伴党，九、群类无上，五十、孝顺父母，一、敬沙门梵志，二、财业饶富，三、多宝谷藏，四、丰于七珍，五、象马炽盛，六、独步由己，七、奴客僮使甚多无数，八、利义如意，九、无能胜者，十、仁慈普覆，是为六十。』

「时诸菩萨及诸天子，闻是六十种姓清淨，欣然大悦乃知殊特，前白菩萨：『何所种姓功勋巍巍，具足如此？』」

「菩萨报曰：『今此种姓炽盛，五谷丰熟安隱平贱，快乐无极人民滋茂，殖众德本，迦维罗卫众人相顺，上下相承心念反复，将护情态积三帑藏；舍众殃豐弃众邪见，一切诸释渴仰一乘；恭敬尊长，居士大臣眷属和穆；色像第一，其白淨王性行仁贤，夫人曰妙，姿性温良，仁慈博爱，容色难伦；心无倾移无有子姓，厌于世俗不倦道训，犹天玉女覩莫不欢；无女人态言语至诚，初无羸犷，除弃恚恨，不传彼此；好乐布施，禁戒无漏，敬重夫主；知时止足，不怀异心，常吉祥定；发紺青色，颜貌澁怡，言先意至，仁和其性；体行质直而无谀谄，常怀惭愧，性重不轻，三垢薄黜，忍辱第一；手足柔软犹如莲华，护心口意强如金刚，若玉女宝德本清淨；前五百世为菩萨母，释种饥虚宿夜望待，应往降神受彼胞胎。』于是颂曰：

「『清淨人喜法，	处法师子座；
自然天围绕，	此菩萨憐怕。
普处讲堂议，	何种至贤良？
菩萨应降神，	父母淳真正。
普观于天下，	君子王大姓；
咸共意思惟，	释种淨无瑕。
白淨王最胜，	帝主中殊特；
炽盛丰无疵，	恭恪常行法。
一切皆归仰，	悉慕释淳和；
严讲堂园观，	应降神迦维。
咸成大势力，	像力三十二；
学术度无极，	没身无有害。
白淨舍自大，	三千界第一；
意乐似诸天，	后名曰洁妙。
端正天玉女，	形体最清淨；
诸天人覩之，	正观无厌倦。
无瑕如奇珍，	质直言柔软；
安隱无羸淨，	面悦颜不变。
行法怀惭愧，	离慢不轻举；
所听无谀谄，	常慈好布施。
淨邪行十善，	身口意常谛；

以渡女人态，未曾有缺漏。
不慕世俗荣，龙宫及天世；
无伦可殊者，应宜怀大圣。
宿本五百世，恒为菩萨母；
白净应为父，彼应降德神。
善见勤修行，所奉当尊法；
恒与清白俱，三十二无欲。
所在国进止，卧寐及经行；
普照其处所，净光灭众罪。
虽处天神人，无敢有欲心；
见无威仪行，视之如母子。
妙后发净业，生长国王宫；
既尊无所越，名称咸普流。
如王后应器，尊人曜最上；
应往彼义土，我宜往降神。
天下无余人，能怀尊圣者；
惟妙后应德，乃能堪任受。
诸天咨大圣，菩萨清净智；
亦叹王后勋，应往生释种。』』

普曜经说法门品第二

佛告比丘：「前选菩萨所降神土，其兜术天有大天宫，名曰高幢，广长二千五百六十里，菩萨常坐，为诸天人敷演经典。于时菩萨适升斯宫，普告诸天，有经典名《疗治众结终始之患》，最后究竟上大高座，班宣正真，令诸法会听斯训诲。时诸菩萨及诸玉女，咸曰当听。于时菩萨观四方城，化作高座，如四天下现若干品，诸好奇妙庄严文饰，悦一切心，其座严好过欲色界；所有床榻，皆是菩萨宿德使然，并师子座无央数宝，而合庄按，极妙天衣以敷其上，无量香勋而以勋之；烧诸杂香散众名华，百千明珠自然奋光，严交露帐；其交露帐出妙音声，斯大光明遍照十方，竖诸幢盖周匝垂布明珠缯彩，百千玉女须臾皆集；无数床榻亦自然至，亿千功勋普亦现矣。无数释梵皆来稽首护卫菩萨，从无数劫积累功德，亿百千载，诸度无极功报所致；十方诸佛皆遥念之。」

「菩萨适坐，告诸天及大会众：『诸贤者等！观此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十方世界诸兜术天，一生补处咸欲降神；无数百千诸天大众眷属围绕，而侍从之皆令覩焉，金为班宣《法曜道门》。』菩萨威神之所建立，使诸天众覩于十方，遥稽首礼，各以香华供养神处临成佛者，五体归命，称扬大音赞言：『善哉！菩萨之德不可思议，令我等身，一时目覩无量菩萨。』」

「于时菩萨告诸天众人等：『善听！何故名曰《法曜道门》？』皆曰：『不及，惟分别之。』」

「『《法曜道门》有八百事，临欲降神为诸天说。何谓八百？《至诚法
门》、《性行成就无所破坏妙喜法门》、《悦非时心欣乐法门》、《成就笃
信爱敬法门》、《心自然净护身法门》、《净于三事护口法门》、《四善不
毁护意法门》、《弃嫉恚痴念佛法门》、《见十方佛念法法门》、《覩法清
净念众法门》、《趣入寂灭念施法门》、《威神普至念戒法门》、《具足所
愿念天法门》、《令心清净慈心法门》、《化之立德悲心法门》、《第一无
害欢然法门》、《不毁他人其护法门》、《秽厌爱欲非常法门》、《能越欲
色观苦法门》、《除断所愿无我法门》、《无所猗着观音法门》、《消不直
心观惭法门》、《除灭内行观耻法门》、《寂消外行观诚法门》、《不欺天
人观实法门》、《不亲己身观行法门》、《道御法行观三宝法门》、《净灭
三涂观了达法门》、《不失德本观作法门》、《不轻他人解己法门》、《不
自毁身晓人法门》、《不非他人分别法门》、《奉行道法知时法门》、《终
不虚妄弃自大法门》、《具足圣慧舍害法门》、《不慢彼我弃结法门》、
《无有犹豫好乐法门》、《不怀狐疑弃不净法门》、《弃贪欲想无净法
门》、《断鬪讼意无虚法门》、《度无中伤法义法门》、《决了诸义乐法法
门》、《逮法光明求闻法门》、《净观诸法应正法门》、《奉行平等断名色
法门》、《度诸罣碍厌宝法门》、《成立慧解舍着法门》、《不猗名称畅阴
法门》、《别诸恶行身意法门》、《其体宴静念通法门》、《拔诸痛痒心趣
法门》、《观心如幻意止法门》、《慧照众冥意断法门》、《舍不善本神足
法门》、《身心轻便信根法门》、《不愿他人进根法门》、《善释慧明意根
法门》、《善造道业定意法门》、《解心诸脱智慧法门》、《现成明哲信力
法门》、《越魔威势进力法门》、《而不还回意力法门》、《未曾忘舍定力
法门》、《灭众妄想智力法门》、《周旋往来意觉法门》、《解真谛法觉意
法门》、《普曜诸法进觉法门》、《积行佛道喜觉法门》、《修平等行信觉
法门》、《所作已办定觉意法门》、《畅诸法行护觉法门》、《度诸所生正
见法门》、《好乐入寂正念法门》、《弃若干想正言法门》、《晓了一切诸

有音声犹如呼响正治法门》、《无报应罪正业法门》、《息诸罣碍正便法门》、《消众欲意正意法门》、《入无志念正定法门》、《逮得三昧无有瞋恨道心法门》、《不断三宝教净性法门》、《不乐余乘圣达法门》、《微妙佛法心无结网应时法门》、《普具诸法施度无极法门》、《备成相好佛土清净劝化慳嫉戒度无极法门》、《悉度众恶八难之处摄诸犯禁忍度无极法门》、《心和调柔摄诸恚怒进度无极法门》、《奉众善德摄诸懈怠禅度无极法门》、《兴显一切一心脱门》、《定意神通摄诸乱意智度无极法门》、《舍众无明阴蔽窃冥邪见罗网摄诸恶智善权法门》、《随众所好而现威仪普摄一切诸佛圣慧四恩法门》、《摄诸众生使成佛道正法由己四等法门》、《慈悲喜护以斯四等摄诸偏党化众法门》、《安己弘誓而不懈倦护法法门》、《蠲除一切众生尘劳积德法门》、《众生戴仰圣品法门》、《具足十力寂然法门》、《成如来定其观法门》、《慧眼训诲分别辩法门》、《成就法眼道御法门》、《具足佛眼总持法门》、《奉行诸佛之所颁宣辩才法门》、《所可敷演悦众生心顺忍法门》、《顺化诸法不起法忍法门》、《輒得更决不退转地法门》、《备诸佛法从住至住法门》、《至阿惟颜一切智业无余法门》，处胎出家，诣佛树下，惟诸仁等，略说其要，是为八百《法曜法门》。

「『菩萨大士临降神时，为诸天子讲说此法。说是法门品时，八万四千天子发无上正真道心，三十万二千天子宿殖德本，寻时逮成无从生忍，三十六载诸天子等远尘离垢诸法眼净，兜术诸天咸皆欣然，皆散天华积至于膝。如是比丘，于时菩萨，为大天众劝助若滋，咨嗟说偈：

「『其有乐清净，	在天心思妙；
皆宿造德本，	故致此净果。
是故报前世，	造行清净品；
无德归恶趣，	在苦痛不善。
从我闻是法，	莫起无恭敬；
当弃此憍慢，	致无量大安。
罪福无有常，	无恒无坚固；
如梦幻野马，	空中电忽然。
虽以慕五乐，	犹渴饮咸水；
离尘度世圣，	逮智能充饱。
等诸欲伎乐，	一切诸玉女；
女人各异心，	是时平等业。

不见利养伴，	友亲诸眷属；
除余造善业，	不乐诸恶品。
是故俱和合，	各怀念慈心；
奉行真正法，	善行自充饱。
常思念诸佛，	在法无放逸；
乐戒博闻施，	忍辱仁和要。
晓了苦无我，	专精观察法；
从因缘合成，	转长胜垢浊。
覩见诸辩才，	无极之神足；
慧功勋自然，	造戒闻无逸。
修学无极解，	博闻无驰骋；
施调意智慧，	众生故行慈。
常修行愍哀，	能成众善法；
大要行为本，	言行常相应。
勿从他人教，	已寂然精进；
不以作逮得，	无作亦不安。
等意观其本，	生死甚勤苦；
不以习离欲，	舍邪能究竟。
是故得闲静，	宣布顺慈心；
尊敬听法会，	灭欲烧尘劳。
弃捐大贡高，	执持无谀谄；
以时进行道，	至灭度无为。
消愚众浊冥，	智慧明化之；
弃结尘生网，	兴发所应行。
虽有众法师，	汝等修行义；
不在于彼见，	不违诸法训。
若得佛道时，	转法雨甘露；
净洗其心垢，	咨受最法门。』』

普曜经所现象品第三

佛告比丘：「于时菩萨为大天众，敷演经法，劝助开化咸令悦豫。问诸天子，以何形貌降神母胎？或有言曰：『儒童之形。』或有言曰：『释梵之形。』或曰：『大天王之形。』或有言曰：『息意天王形。』或有言曰：『阿须伦、捷陀罗、迦留罗、真陀罗、摩休勒形。』或曰：『大神妙天、日

月王形。』或曰：『金翅鸟形。』彼有梵天名曰强威，本从仙道中来，没生天上，于无上正真之道而不退转，报诸天子言：『吾察梵志典籍所载，叹说菩萨应降神母胎。』又问：『以何形往？』答曰：『象形第一。六牙白象头首微妙，威神巍巍形像殊好，梵典所载其为然矣。缘是显示三十二相。所以者何？世有三兽：一、兔，二、马，三、白象。兔之渡水趣自渡耳；马虽差猛，犹不知水之深浅也；白象之渡尽其源底。声闻缘觉其犹兔马，虽度生死不达法本；菩萨大乘譬若白象，解畅三界十二缘起，了之本无，救护一切莫不蒙济。』如是比丘，于是菩萨处兜术天，普观天下，意欲降体白净王宫。

「尔时王宫先现八瑞：一者、草秽瓦石诸垢不净，悉为消除自然香洁，生众杂华香气苾芬。二者、其雪山边，鳧鴈鸳鸯鸚鵡赤[口*(佳/乃)]，鸚鵡青雀哀鸾杂鸟，来诣王宫住宫殿上，轩牕门户屏障笼疏，各各畅音柔软妙雅。三者、白净王宫后园游观流泉众水，冬时始春皆生杂华，若干种宝奇雅妙好。四者、陂水浴池诸观屋宅，悉自然生青莲芙蓉，大如车轮其叶百千。五者、其苏水器及麻油器石蜜器食之无减。六者、其王宫里大鼓小鼓，箜篌琴瑟箏笛箫笛，不鼓自鸣演悲和音。七者、其王宫藏众宝奇珍，明珠七宝衣被璎珞，地中藏宝自然发出。八者、宫中光明普照内外蔽日月光。

「万二千婁女欢喜悦乐，眷属围遶来诣王所；见王安坐，侍王之右，坐交露帐和颜悦色咸共贺言：『善哉！大王！愿听妾言，王得大愿，众宝瑞应咸一时至，当怀悦豫，时节和适国土太平；应八关斋，当抱慈心，不宜瞋喜；敬身爱彼，弃捐慳嫉爱欲邪见，消雪自大众生患厌事，无复诸乱莫不欢喜，已入正真，无怀恨者；不听十恶奉行众善，王愍我等，建立至诚去诸尘意，莫受谗言两舌彼此；慕乐戒禁将护宜适，念行功福慕乐道义；妾等亦当奉戒顺命，弃捐愚冥，抱欢豫心，常自将护；彼乐围遶永得安隐，散华烧香已离诸欲，不怀异心，宿夜七日安和无难。今我等心，不在色声香味细滑之法，其心恋慕欲闻正音，男女悉好犹若天人，游戏乐施不志王荣，璎珞之饰床座紈縠，诸好机延之中思善，皆悉踊跃安隐无乱。今者大王，宜视众民犹若一子。』时王闻言，第一欢喜：『当如所愿，不违汝意輒如所誓。』

「于时其王施宫婁女，如意所愿皆为庄严，交饒清静解散众华，烧其香勋悬繒幢盖，召二万人悉使被铠皆执兵仗侍卫左右，诸眷属俱作诸伎乐，音声悲和拥护王后，诸宫婁女各共围遶，诸天玉女来洗浴之，香勋衣服众宝璎珞，僉然俱鼓百千伎乐，其音悲和。夫人适坐，天女来侍，以若干种众杂天华金银床[木*翕]，细软紈縠以布其上，明月珠宝诸天玉女各赍香瓶，散华烧香。

普曜经卷第一

普曜经卷第二

西晋月氏三藏竺法护译

降神处胎品第四

「于是四天王、天帝释、炎天子、兜术天子、无慢天子、善化天子、魔子导师、梵忍迹天、梵满天、善梵天、光净天、光音天、大神妙天、净居天、竟往天、阿迦膩咤天，及余无数百千天人，皆共集会转相谓言：『今仁君等，假使菩萨独往降神处于母胎，我等诸天不往侍从，堕无反复不识恩养。谁能堪任侍卫菩萨，降神入胎不离其侧，如影随形，乃至成佛；降伏魔官，而转法轮，和慈四等至大灭度，以怀慈心，欢喜悦心，调和其心，而奉事焉；未曾远离，不违要誓？』于是颂曰：

「『今谁能堪任，	追侍常悦心；
谁得名称力，	自发长往侍？
忉利天谁意，	舍安不乐天；
住在玉女众，	侍离垢月颜。
诸微妙最树，	虽贪天室宅；
屋宅化金色，	当侍离垢威。
心念若干品，	不慕其诤讼；
少欲如妙花，	大男子所好。
言寂兜术天，	诸天求大威；
所生常见敬，	当乐无量称。
慕应化妙本，	自在诸天宫；
心吉皆奉行，	当好是功勋。
魔王怀毒心，	越度一切尊；
及爱此经法，	自在度欲尊。
亦度于欲界，	亦及梵所居；
修行四等心，	在诸仙中上。
游诸天殊特，	如转轮圣王；
室宅常安隐，	侍离欲威尊。

欲得国君安，	大财无极富；
眷属无怨仇，	侍送可敬顺。
致财色豪位，	名称力功勋；
见叹及仁君，	往侍送梵音。
欲得天人乐，	及致三界安；
处安及法安，	当侍大仙安。
若除淫怒痴，	欲弃众冥尘；
寂然心淡泊，	侍从调定意。
学不学缘觉，	当逮一切智；
十力师子吼，	当侍从江海。
意胜闭恶趣，	致安住甘露；
得成八正道，	侍从降五趣。
其欲得见佛，	欲听大哀法；
慕致众福祚，	往侍自在圣。
尽生老死苦，	欲解宛转缚；
清净如虚空，	侍清明真人。
欲致一切敬，	相好殊异德；
常欲济彼己，	当侍可爱敬。
戒定及智慧，	此及无量称；
究竟所生安，	当侍彼大圣。
欲达深难解，	玄绝难逮义；
欲得慧自解，	当侍大医王。』

「尔时诸天闻叹此偈，其四天王四万人俱，百千忉利天、炎天、兜术天、无憍乐天、化自在天，各与百千诸天子俱，六万魔天，前世积德修清淨行；梵迦夷天六万八千，乃至阿迦膩咤天，与无央数百千眷属；又有四方无数百千皆来集会。是诸天子各各嗟叹歌颂妙偈：

「『听我无限言，	意审至三乘；
弃欲乐安住，	所慕此最淨。
大圣度降神，	众奉可重敬；
守德神仙护，	微妙无害意。
执乐鼓和音，	叹德海功勋；
归命天人尊，	闻菩萨上慧。
散花供养圣，	奉仁名花香；

悦心天人尊，	离欲安无患。
意妙清净花，	善愿演光明；
迦夷散众花，	等供福清净。
处胎无垢着，	觉寤老病死；
悦心侍究竟，	志怀奉恭敬。
天人获善利，	见举足七步；
释梵咸稽首，	香水洗净意。
屈意随世俗，	天宫处尘欲；
普舍释尊位，	咸悦意侍之。
取草坐道场，	得佛降众魔；
梵劝转法轮，	金共奉安住。
三界作佛事，	甘露亿载众；
权化众清凉，	皆弃渴名称。』

「于是欲行天人胜室，覩见菩萨姿色殊妙，心自念言：『今此真人清净殊貌，其妃如类邪？尊人所厚咸皆羨之，各执花香抱爱敬心，志功福报愿立神足。』适作是念，实时寻没天人宫殿，在迦维罗卫大园观中，寂然庄饒，其白净王所可爱乐，难及大殿后宫苑囿，其处巍巍污涂香熏，清净无垢光明福祚，威神成就，天人璎珞一时并至；寻从地起见王妙后，举身一指，现在虚空，各各相和而说偈言：

「『天玉女游行，	覩菩萨妙颜；
心中发是念，	菩萨母何类？
手各执众花，	往闻生爱意；
既受持花香，	叉十指作礼。
微妙气杂香，	投身自归命；
吾覩名称市，	善见仁颜色。
亦欲覩殊异，	玉女色最悦；
观尊见其形，	天眼自覩身。
是颜第一殊，	至德生尊人；
明珠着好器，	是器天中天。
手脚如甘露，	来乐胜天人；
观像无厌足，	其心益踊悦。
威首照虚空，	其明耀诸天；
离垢众杂香，	身演晖如是。

其色如紫金，	威神耀诸天；
如蜂王成蜜，	演净涂香熏。
眼明如真金，	光净耀虚空；
所没至清净，	而等于有无。
脾踵犹如象，	其膝微平正；
手脚平等净，	玉女叹决疑。
如是多所观，	散花右遶之；
叹名称佛母，	还入其天宫。』

「尔时四天王、天帝、炎天，及无慢天、天龙、厌鬼，及害人鬼、阿须伦、捷陀罗、真陀罗、摩休勒，咸皆来至归人中上，而在前导卫护至尊——将无恶物害意向之，若世俗人勿造危难——诣其王后所居宇宅，皆共清和，眷属围绕游行虚空，一切吉祥令无违娆，众共宿卫；诸天子知悉欲往侍，悦心敬后执持花香，叉手十指为礼。见净尊人，当降神故，师子大哀欲来生故，用道法故，皆当劝助护一切故。

「于是菩萨欲迁神时，东方极远无数菩萨住兜术天，皆共来至于斯佛土供养菩萨；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十方无限诸佛世界，无数菩萨一生补处住兜术宫，皆来诣此供养菩萨。其四天王八万四千诸玉女众，忉利天、炎天、兜术天、无僇乐天、化自在天，各将侍从八万四千玉女，鼓乐弦歌，来诣此土供养菩萨。于时菩萨，即坐首藏普德等集三昧定意，一切现大棚阁，并诸菩萨亿百千载，诸天围绕；动兜术天，适震动已，从身放光，具足广普照此三千大千佛国土靡不周遍，曜幽冥处令覩大明，日月之光所不逮及；照于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、八难中人，蒙斯尊光普获安隐。所蒙光处令其众生，消淫怒痴，不怀自大，无有恼热亦无贪嫉，皆怀慈心，相视如子如父如母如兄如弟。天人伎乐不鼓自鸣，百千亿载音声相和，无数天人念善思惟，彼大天宫无能毁坏，玉女百千各鼓琴箏在后侍从，以伎乐音嗟叹菩萨前世积德，而说偈言：

「『前世积功德，	长夜来善本；
布施得真正，	故今致恭敬。
尊本无数劫，	惠施爱男女；
以斯施果报，	雨天诸花香。
害身肉称之，	用哀愍鸟故；
由此布施果，	饿鬼蒙食酱。
尊本无数劫，	护戒无所犯；

由禁获果报，
本无数亿劫，
忍行致此果，
本无数亿劫，
以是精进果，
本无数亿劫，
以是一心果，
本无数亿劫，
以是智慧果，
被铠善伏尘，
仁德度彼岸，
光耀悉普照，
为三千目导，
晓了神通飞，
化度以种类，
皆学清净辞，
未曾舍俗法，
其见求博闻，
况复听受法，
兜术天忽冥，
无思议亿姪，
安隐快丰盛，
玉女数音乐，
德威普滋茂，
子巍巍如此，
不复失本誓，
恭敬普慈心，
王国遂增益，
迦维当丰茂，
鬼闼又厌鬼，
往护人中尊，
赞佛积功德，
悉用劝其道，
消尽恶道难。
志道行忍辱；
慈心愍天人。
上进无怯劣；
身好如须弥。
禅思消众尘；
不乐众尘欲。
行智断贪欲；
光明最清净。
普愍念众生；
礼清净安住。
皆除众尘冥；
礼最胜现道。
显示学究竟；
稽首善船师。
示现没终始；
于俗无所著。
弘利甚无限；
得信爱乐者。
阎浮利日出；
乐道消众尘。
无数诸天俱；
王舍闻悲和。
覩母最妙颜；
三界最吉祥。
无有贪恚净；
于人中威神。
成转轮王种；
宝藏又丰满。
诸天龙鬼神；
不久得解脱。
爱敬而奉事；
速疾成导师。』』

佛语诸比丘：「于时菩萨过冬盛寒，至始春之初，修合星宿，春末夏初树木雕落，初始花茂不寒不暑。时三界尊观察十方，适在时宜沸星应下，菩萨便从兜术天上，垂降威灵化作白象，口有六牙诸根寂定，[至*页]首奋耀光色巍巍，眼鼻晃昱现从日光，降神于胎趣于右肋；菩萨所以处于右者，所行不左。王后洁妙，时晏然寐忽然即觉，见白象王光色如此，来处于胎其身安和，从始至今未曾见闻；身心安隐，犹如逮禅致正受矣。于时妙后衣毛为竖，[打-丁+(改-己)]拭衣服及涂香熏，身心欣喜寻从坐起，与嫫女俱前后围绕，从后宫出诣无忧树，实时安坐无忧树下。便遣侍女以此意旨启白净王曰：『天王自屈来覩所乐。』王闻踊跃即勅严驾，群臣翼从到无忧树，不得入门，王自起想乘高象车，思惟须臾即说偈曰：

「『念曾处象车， 身重不如今；
 光明入吾室， 问谁是何变？』」

「于时有天，在虚空中化现半身，为白净王说此偈言：

「『德行三界尊， 慈哀成福祚；
 菩萨迁兜术， 大圣降妙后。
 当叉手礼足， 至神入彼室；
 妙后观其意， 若干种微妙。
 今以用是故， 而有是变应；
 示现于宫殿， 未曾有虚妄。
 净如雪山王， 其明超日月；
 身形甚分明， 大象强殊胜。
 坚固犹金刚， 思念行殊特；
 而降神入胎， 是故受我言。
 覩三界迷冥， 亿载天叹咏；
 不厌无瞋怒， 心寂等安定。』」

「时夫人出，为王说偈：

「『天王召梵志， 晓了能解梦；
 为我别此义， 于国为吉凶？
 大王受我言， 梵志学经术；
 当使在我前， 听说所梦意。』」

光踰日月明， 形大好六牙；
故勇入我胎， 当听此意故。』

「时王请梵志问此意。梵志为王说偈言：

「『梵志闻是言， 欢喜无不吉。
生子有相好， 在家为圣王；
假愍世出家， 成佛佑三界，
甘露普济俗， 为决所疑网。
受梵志好教， 心中无所畏；
以服美饮食， 其身永安隐。』

「时白净王心自念言：『何所屋宅安于妙后使无众难？』时四天王诣白净王，而谓王言：『大王安意，今我等身当为菩萨造立妙宅。』时天帝释、炎天、兜术天、无憍乐天、化自在天，往诣王所各上天宫，王后处中。兜术天王曰：『还持本宫奉上菩萨，使处其中。』化自在天曰：『我有宫殿欲界最上，光蔽诸天令如聚黑，当令王后身处其中，花香伎乐奇异之馔供养妙后。』如是比丘，一切欲界天王俱来诣迦维罗卫贡上宫殿，一心自归供养菩萨。

「时白净王亦在其上，兴立宫宅严好如天。于时菩萨承大净定，使其王后普见宫殿，身处其中皆怀菩萨。时诸天王所上宫殿各不相见，各自念言：『今菩萨母在我宫殿，不在余所。』」时佛即说偈言：

「住大净三昧， 所化不可议；
普悦诸天意， 先现瑞所应。」

佛语比丘：「于时菩萨坐于宝净交露棚阁，处妙后右肋所坐宝净棚阁，殊妙栴檀而香熏之；其香遍勋三千世界，魏魏奇异强若金刚，软如天衣，香气芬馥彻于十方。其菩萨交露宫殿，欲界诸天严净宫殿，常皆现在菩萨宫殿；其处菩萨临降神胎。应时其夜下方水界六百六十万由旬，生大莲花，上彻梵天永无见者，唯有梵天名音闻，百万诸佛土威神光耀，普遍三千大千世界，皆现目前独见之耳。又其梵天执金刚器，百味食饮奉侍菩萨。菩萨食之，覩观十方无能服食；是一滴之供堪任服消者，独有一生补处菩萨能消化耳，又有宿世功福积德道慧所致。诸尊天帝释梵王，咸来稽首归命听经。于是菩萨举一手指，自然化现别异床[木*翕]，释梵四王各从本位而坐其上。已见坐定为

讲说法，开化其心咸皆悦豫。菩萨覩之欲得还归，下其右手使不复现，释梵四王寻即知之，菩萨遣证，右绕菩萨便即还宫；以是之故菩萨处其右肋。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十方无数百千菩萨，咸来见之，稽首作礼欲得听经。菩萨见来，演身光明，化清净坐即皆就床，各各启问无极大乘，广为分别，各不相见，以是之故菩萨演寂光明照诸天入。

「其菩萨母悉不知之，亦无所闻，唯觉己身轻便柔软安隐无横，无淫怒痴、不想三毒，亦无寒热及诸饥渴，不污圣体及余手指，无有不可。亦不遇恶色声香味细滑之法，不见恶梦亦无恶露。迦维罗卫及远大国，天、龙、鬼神、干沓耆、阿须伦、加留罗、真陀罗、摩休勒，男女大小欢喜踊跃不怀异心，若有诸病风寒热气疾，眼耳鼻口身心之疾，唇齿咽痛尘劳狂病颠疾，金痍癩疮，诣菩萨母，母举右手而摩其头，病皆除愈各还其家。于时王后取草作筹，殊妙自然着于地上，持与诸病即得安隐，无复所患。时菩萨母使众疾患住其右边皆得安隐，无复众病，各归其处。诸可来者观后右肋，悉见菩萨降神母胎，鲜洁清净犹如明镜照其面像，欢喜踊跃皆蒙济度。

「菩萨在胎，自然天乐而相和鸣，雨天香花常以时节，春秋冬夏自然降矣。幢盖繒彩展转往来，国土安隐丰熟炽盛，无有沟坑荆棘之秽，有诸幡盖遍迦维罗卫城。释种诸姓及与万民，饮食娱乐鼓舞歌戏，好喜布施积功累德，皆共相乐周竟四月。其白净王净修梵行，弃舍国事不加刑罚，行法为本不慕世荣。于是菩萨在胎十月，开化训诲三十六载诸天人民，使立声闻及诸大乘。」于是颂曰：

「菩萨处母胎，	墙壁屋室地；
自然金色光，	天喜成法王。
庄严大宫殿，	见中跏趺坐；
导师处名香，	其香闻三千。
大千下方出，	大莲花香净；
乃彻至梵天，	取精授菩萨。
菩萨能消服，	余人不能堪；
无数劫熟精，	服食身心净。
释梵四天王，	稽首供养佛；
奉事听正法，	右绕皆还归。
乐法菩萨来，	妙光净无碍；
转听尊法乐，	闻说皆欢喜。

四方男女来，	鬼娆心迷惑；
见王后心解，	意安还归家。
得风寒热毒，	眼耳鼻口病；
及若干疾患，	后摩头得安。
若取一筹涕，	与之病皆愈；
无疾安归家，	处胎为医王。
十方诸菩萨，	目自见王后；
如日月在空，	覩菩萨眷属。
无淫怒痴患，	无贪嫉恚想；
其心常欢喜，	无饿渴寒热。
天乐不鼓鸣，	天雨净花香；
天人非人见，	未曾怀害心。
天人乐饮食，	无数乐悲和；
时雨丰贱乐，	草药花菓茂。
王宫雨七日，	贫取食布施；
安贫苦稽首，	礼和众如山。
白净王常悦，	行法不领国；
入静问皇后，	怀圣身安不。」

欲生时三十二瑞品第五

佛语比丘：「满十月已，菩萨临产之时，先现瑞应三十有二：

「一者、后园树林自然生果。

「二者、陆地生青莲华大如车轮。

「三者、陆地枯树皆生华叶。

「四者、天神牵七宝交露车至。

「五者、地中二万宝藏自然发出。

「六者、名香妙熏遍布远近。

「七者、雪山中出五百师子，罗住城门无所娆害。

- 「八者、五百白象子罗住殿前。
- 「九者、天为四面细雨泽香。
- 「十者、其王宫中自然泉水，百味饮食给诸虚渴。
- 「十一者、诸龙玉女在虚空中，现半身住。
- 「十二者、天万玉女把孔雀拂，现宫墙上。
- 「十三者、诸天玉女持万金瓶盛满甘露，住虚空中。
- 「十四者、天万玉女手执万瓶皆盛香水，行住虚空。
- 「十五者、天万玉女手执幢盖而住侍焉。
- 「十六者、诸天玉女罗列而住，鼓百千伎乐在于虚空自然相和。
- 「十七、四渎江河清澄不流。
- 「十八、日月宫殿停住不进。
- 「十九、沸宿下侍诸星卫从。
- 「二十、交露宝帐普覆王宫。
- 「二十一、明月神珠悬于殿堂光明晃昱。
- 「二十二、宫中烛火为不复明。
- 「二十三、篋笥衣被被在架上。
- 「二十四、奇珍瓔珞一切宝藏自然为现。
- 「二十五、毒虫隐藏吉鸟翔鸣。
- 「二十六、地狱皆休毒痛不行。
- 「二十七、地为大动丘墟皆平。
- 「二十八、四衢街巷平正散花。

「二十九、诸深坑壑皆悉为平。

「三十、渔獾怨恶一时慈心。

「三十一、境内孕妇产者悉男，聋盲瘖哑癱残百疾皆悉除愈。

「三十二、一切树神半身人现低首礼侍。

「是为三十二。当此之时壻场左右，莫不雅奇叹未曾有。

「尔时王后临产菩萨，承道威神，即于初夜起着服饰，将诸侍女往诣王所，听我所言：『思入园观从来久远，假使大王不以为难，不怀瞋妬，乃敢往诣，在彼寂然思惟法典。』

「时王答曰：『今怀圣人亦可行观，树木华实皆以茂盛，宜知是时。既有宫殿好妙屋宅，若干种树众果芬华，甚可乐喜，无转悔心。』

「后闻欢喜。王勅严驾及诸侍从，云母宝车嫫女围绕，出行游观邻鞞树下；车马人乘皆共同色，光耀人目；二百白象前后导从，众宝明珠垂络诸象；象皆六牙，悉象中王，尽以紫金杂厕象身，微风吹之嗷嗷相和，悬诸缯幡皆勇战鬪；时世和安无有争心，眷属围绕宿卫王后，邻鞞树下。

「天帝释梵四王皆共翼从，诸天散华速行案行，宫殿屋宅时还反意，眷属闻之輒即受教，案行扫除，王后当来，国主当至，还报严净，闻之欢喜。寻入宫宅，是我所喜意中所乐，皆悉平正无有倾邪。可坐禅思，威光辉曜其香芬熏，清凉甘美音声柔软，若干奇宝璎珞其身，庄严要妙见者皆欢；诸音乐器箏箫鼓吹，若干种品相和而鸣，诸天玉女闻柔和应；又见王后处一好车，男女大小色像皆同不异，各御车乘，法无殊特，欲使王后不闻恶音。象马乘步若干种兵，各各严饰住于门外。闻大洪音始出门时，百千声响皆称万岁。其车严饰行止安详，天师子座作四宝树，枝叶华实皆悉茂盛，鳧鴈孔雀畅悲和音。竖幢幡盖七宝交露车，时诸天人住于虚空，将御此车亦畅和音。

「尔时王后坐师子床，六反震动三千国土，诸天散华；圣今日生，为在邻鞞树下，为天中天。其四天王挽王后车，其天帝释净治道路；又梵天王列在前导，百千天人头面稽首；父王覩此心中欣然，则自念言：『是必正真天人之尊，乃使四王天帝释梵咸来供养，果当成佛，未见三界致是恭敬，天龙尊神释梵四王，设遭破首亡失身命，当供养圣终不舍去。』

「尔时王后象马宝车，步人从者各八万四千，众宝严饰兵仗严整，雄杰勇猛左右重行前后围绕，六万婬女前后导从。

「白净王亲释种长者，有四万人皆来侍从，六万四千国王内伎送菩萨母，天玉女、龙王妻，捷陀罗、真陀罗、摩休勒、阿须伦诸妻室，各八万四千，各各严饰，众宝瓔珞庄校其身，鼓若干乐音声各异，咨嗟歌叹菩萨母德；皆共侍送至邻鞞树，修治道路香汁洒地，以散天华，一切诸树皆生华实，木蜜栴檀香流十方，是诸树者诸天所化。

「尔时王后适上宝车，天玉女从，树木奋光名香好熏，供奉王后；殊妙众珠杂宝以成，是树茎节枝叶华实皆香，若干幡彩严飭周遍，其地平正广长无秽，生柔软草自然布地犹如天衣，承如往古诸佛之法。

「又诸天人一时咸鼓百千伎乐，侍从王后。王后适至于此树下，菩萨威神树躬屈枝，自归王后；虚空诸天稽首为礼，日月光明清静无垢，诸天玉女[口*咨]嗟功勋，至于树下树神欢喜。何故有是感应？今我等身堪任供养，所往奉敬，从无泽狱，上至上界三十三天，无懈废者，消生老病死，威光超绝除众闇冥。今圣人生，如树茂盛华实芬葩，亿万诸天亦遥稽首，震动天地至乎六反，皆为大明光明清静，百千伎乐亦同俱作。

「离欲诸天深大悦喜，今日圣人普愍一切，释梵四王欢喜作礼，其中尊德超日月，在于胎中演金色光，光蔽日月诸天梵释，亦皆覆蔽其百千亿诸佛国土；消诸恶趣，众生普安无复苦患，诸天百千咸共散华，乐处金刚其精进力，从下方界自然出生七宝莲华。

「尔时菩萨从右肋生，忽然见身住宝莲华，堕地行七步显扬梵音，无常训教：『我当救度天上天下为天人尊，断生死苦，三界无上，使一切众无为常安。』天帝释梵忽然来下，杂名香水洗浴菩萨，九龙在上而下香水，洗浴圣尊，洗浴竟已身心清静；所在游居道超具足，生于大姓如正真宝，奇相众好应转法轮，若转轮王处在三界，以一道盖覆于十方。其白净王心中坦然踊跃无量。

「尔时五千青衣各各生子，皆为力士，现大小等给使白王；八百乳母亦各生子；百千象生；白马生驹，形色如雪毛衣滑泽；黄羊生羔子，即有二万。交露宝车圣经行时，亦复稽首，今当如行何所施作，德过诸天，然大变化不可限量，生业广大，由是之故，光明普曜。五千玉女香华自熏，各持油香诣菩

萨母，志大乘业；诸天来贺，将无劳倦，五千玉女皆来侍卫，各持华香贺菩萨母，衣被屋宅犹若天上；诸童子等请五百席，诣菩萨母，将无劳倦；重以璎珞庄严其身，菩萨无畏必成佛道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菩萨生时其母安隐，无有疮痍亦无痛痒，平复如故。应时前后五千玉女，赍天香熏及持油香，奉菩萨母，长跪问讯将无劳倦。

「五千玉女奉天医药，五千玉女赍宝璎珞，五千玉女赍天被服，五千玉女赍天伎乐奉菩萨母，各各问讯言：『将无劳倦。』今此天下五通仙人轻举虚空，忽然来现白净王前。」

佛言比丘：「菩萨生时夙夜七日，伎乐众供百种饮食，邻鞞树下奉菩萨母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兴功立德。

「时三万二千梵志，常赍所乏，日日供给充饱所欲，天帝梵王化作儒童，端正姝好在梵志众，说吉祥偈：

「『寂灭诸恶趣，	使众生普安；
众生以和安，	一切皆无患。
如光消众冥，	诸天光照秽；
德彻诸光明，	令蔽不复现。
不见余业时，	亦复不听闻；
佛光适出现，	为世之大圣。
不遇尘劳病，	慈心愍众生；
梵天亿百千，	来供养无量。
如树华茂盛，	安住于平地；
众人皆往归，	一切悉采取。
犹如此世间，	淤泥生莲华；
世护明如是，	将养洽一切。
譬如柔软衣，	熏以天名香；
若有疾病人，	当为疗医王。
假使有离欲，	在色界和音；
叉手为作礼，	则为说众佑。
若诸天人民，	覩天人柔软；
展转相敬重，	为众之导师。

若如清淨水， 普有所茂盛；
以是正見故， 所居常安隱。』』

佛告比丘：「于时菩萨生七日后，其母命终。于比丘意所趣云何？七日命终，菩萨咎也？莫作是观。所以者何？本命应然。菩萨察之临母命终，因来下生，怀菩萨时，诸天供养至见生矣，以服天食不甘世养，本福应然。去来今佛皆亦如是，母七日终。所以者何？菩萨生时，母根身具无有[(乖/土)*央]漏，应受忉利天上功祚服食，上忉利天。适升彼天，未生菩萨时，诸天所送宫殿屋宅，所可住止讲堂处所，诸供王后，五千诸瓶所盛香水，五千玉女各移床座，五千玉女手持冠帟，执澡香水在前洒地；五万梵天各执宝瓶，称叹万岁；二万诸龙宝璎珞身，二万白象珠宝珞身，二万车乘建立幢盖，宝交露车在后侍从；四万步兵勇猛杰异，菩萨后行。又虚空中无数亿载天人，忽然兴立紫金墙壁，供养菩萨母。其夜菩萨降神之时，即夜欲界所可庄严无极大殿，二万魔妻手执宝缕，来侍菩萨母；又二万人璎珞严身，应时彼夜两玉女闻，有一姪女非人玉女，若覩面色其欲兴隆。

「时菩萨德威神所致，此迦维罗卫大城之中，五百长者皆是释种，各各建立五百屋宅，入罗卫城，时为菩萨开其城门，身命自归，白菩萨言：『一切义吉，唯屈入此诸天处所，是清淨处，普眼降此，有大宫殿名护淨华，菩萨应处。』」

「诸大梵志豪姓释种，时白淨王，随时屈意入其舍宅，用菩萨故，入五百宅功勋和安，修行正真。

「五百车匿各各发言：『我等之身奉事供养新生太子。』或有说言：『太子圣明善制训教，端正殊妙年幼难及。』」

「又今太子转当长大，谁能养育令长大乎？皆和共议：『唯大爱道能育慈心，推燥居湿饮食乳哺使长大耳。』大爱道者，太子姨母，清淨无夫，是能堪任常不远离。

「时白淨王，与诸释种和同共往，诣大爱道说是意故：『太子母终，尔时姨母乳哺令长。』时大爱道则然可之。

「王会释种欲试问之：『今者太子当作国主？若当出家？欲决此疑。』众释启曰：『窃闻雪山有仙梵志，名阿夷头，耆旧多识明晓相法。』王大欢喜，因严驾白象欲诣道人，诸天龙神现无数变，导从侍卫。

「时阿夷头覩诸神变，知白净王生圣太子，威神光曜过天世人；心怀欣豫欲往亲覩。」于是世尊重为众会，而说颂曰：

「仙梵阿夷头，	见天飞虚空；
形貌紫金色，	覩之大欢悦。
天须轮金翅，	为真陀是佛；
闻是要句悦，	天眼观十方。
而名称若干，	德如山高峻；
犹树软华实，	所住三界尊。
普地平若掌，	如天悦不迷；
如海王有宝，	现法道如是。
如灭恶无苦，	若天游虚空；
闻天柔软音，	三界现宝瑞。
阿夷观天下，	察迦夷白王；
见生福相好，	覩之欢悦往。
住于王宫门，	覩无数亿众；
视青衣问曰：	『善哉王所在？
欲前覩国王。』	门吏见仙老，
欢悦入启白，	王勅使令前，
布座速迎之。	阿夷闻悦喜，
心中怀饥虚，	问尊圣所在，
年朽不数现。	王告令就坐，
问何故自屈？	『见众变故来。
生子闻第一，	身相三十二；
欲见普吉义，	吾身以故来。』
『善来吾乐之，	今适寂净眠；
且待须臾觉，	见妙如满月。』

「于是阿夷心怀愕然，以偈报王曰：

「『从无量数劫，
觉来以久远，
世世行布施，
所有无所恧，
奉清净禁戒，
欲愍济一切，
常忍辱仁和，
执心若如地，
精进如月初，
游见十方佛，
一心常禅思，
意定如大山，
智慧无不达，
无所不开解，
常奉四等心，
如梵无放逸，
遵修四恩行，
利人复等利，
奉三十七品，
神足觉八道，
常行权方便，
往反度一切，
其心常寂然，
入此深三昧，
观彼我本末，
解之悉本无，
常行三脱门，
有无无所着，
大慈无盖哀，
度脱诸生死，
道德如虚空，
缘是化三乘，
虚空尚可度，
草木悉能计，
精进积德行；
安得复睡眠？
愍伤诸穷厄；
安得复睡眠？
护法无所犯；
安得复睡眠？
其心不怀恨；
安得复睡眠？
目前不懈怠；
安得复睡眠？
未曾有乱想；
安得复睡眠？
圣明踰日光；
安得复睡眠？
行慈悲喜舍；
安得复睡眠？
惠施及仁爱；
安得复睡眠？
意止断根力；
安得复睡眠？
随时而开化；
安得复睡眠？
定意不放逸；
安得复睡眠？
覩见十方佛；
安得复睡眠？
空无相诸愿；
安得复睡眠？
法船游三界；
安得复睡眠？
为众故自下；
安得复睡眠？
海水知几滂；
安得复睡眠？

愿王听我言，子德无可喻；
慧过众尘数，安得复睡眠？
降神于母胎，所度不可量；
非小节所达，安得复睡眠？』

「于是菩萨从寐觉起，大爱道白[迭*毛]裹抱来诣王所；王赐黄金白银各一囊赐道人，道人不受。」

「披[迭*毛]相太子，见三十二相：躯体金色，顶有肉髻，其发绀青，眉间白毛，项出日光，目睫绀色，上下俱眇，口四十齿，齿白齐平，方颊车广，长舌七合，满狮子膺，身方正，修臂指长，足跟满安平正，内外握网缦掌，手足轮千辐理，阴马藏，鹿膂肠，钩锁骨，毛右旋，一一孔一毛生，皮毛细软不受尘水，胸有卍字。阿夷见此乃增叹，流泪悲不能言。王及大爱道心怀惶惧，拜手而问曰：『有不祥乎？愿告其意。』举手答曰：『吉无不利。敢贺大王，得生此神人！昨暮天地大动，其正为此。如我相法，曰王者生子，而有三十二大人相者，处国当为转轮圣王，自然七宝千子，主四天下治以正法。若舍国出家，为自然佛度脱众生。伤我年已晚暮当就后世，不覩佛兴、不闻其经，故自悲耳。』」

「王深知其能相，为起宫室作三时殿，各自异处；凉时居秋殿，暑时居凉殿，寒雪时居温殿；选五百伎女，择取端正，不肥不瘦不长不短，不白不黑，才能巧妙各兼数伎，皆以白珠名宝瓔珞其身，百人一番迭代宿卫其殿前；列种甘果树间浴池，池中奇华异类之鸟，数千百种，严饰光明，趣悦太子，意欲不令学道；宫墙牢固，门开闭声闻四十里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菩萨生已，大神妙天告诸净居：『菩萨大士，无数亿载积功累德，净其道场，布施博闻，禁戒清彻，懃修正行，大慈大哀，以是悦护一切众生，使立大安。』」

「菩萨精进坚强无倾，被大弘誓，于过去佛殖大德本，相有百福庄严圣体，所作安和与众超异；心意清明所御无垢，以此净行立成大慧无极法幢，诸有俗力自然为伏；三千大导天人奉事，建立大祠所导无碍，惟重道德断生死原，兴显大乘。」

「适生堕地在于王家，缘是众生被蒙弘猷，觉未觉者，宜往稽首嗟叹功德奉事供养。为余天人不解法者，贡高自大不识至真，显示大道无极至业，若干

菩萨威圣超绝咸来供养；以闻见此，增益国王土地功勋，覩说生时圣慧魏魏，观其真谛莫不发意，往到彼还，所度无极。」于是颂曰：

「生时德如海，	大神妙说是；
无数劫难闻，	往奉仁中尊。
净天具百千，	明珠庄严身；
悉备威仪往，	自投归至尊。
诸天长夜护，	住众德净门；
庄严宝璎珞，	色好如月满。
光光不逮圣，	闻不及一步；
无敢越三界，	三界无能当。
身演清净光，	言和无能违；
识深修善业，	天人莫能踰。
过名香众勋，	恭敬而奉养；
未曾见太子，	承事天中天。
阿夷便白王，	相师欲求见；
威仪德神圣，	王闻第一喜。
门吏启王入，	人尊以听之；
手执华欢喜，	神入圣屋宅。
其王以见入，	即起叉十指；
紫金宝脚床，	请仁坐此榻。
即坐四见达，	王问所以来；
生子身德具，	行真故来见。
圣明相好备，	不知所归趣；
是故烦床坐，	唯示严相好。
此众围遶来，	家乐上太子；
奉敬天示之，	出门叹未有。
见妙胜导师，	紫金觉圣威；
即起覩颜貌，	稽首离垢光。
尽寿见欢喜，	威德无见顶；
白毛天中跣，	成佛降众魔。
嗟叹至真德，	消除众尘劳；
宝师子来现，	当刈生死垢。
三世三垢炽，	从相起毒垢；

法雨疗三千， 甘露灭尘劳。
慈灯见哀勋， 梵音声柔软；
教告三千界， 口宣大法响。
坏外学邪径， 众罪所见缚；
因缘不闻空， 法勇化小节。
灭痴大火烟， 净众大圣教；
见世智慧明， 灭众闇冥识。
天人获善利， 及见净真正；
空盖兴天路， 人宝无所诤。
迦维天雨华， 奉礼右绕之；
叹佛叹国土， 升虚空还天。」

普曜经卷第二

普曜经卷第三

西晋月氏三藏竺法护译

入天祠品第六

佛告比丘：「菩萨适生，当尔之时，君子梵志长者二万妇生，二亲欢悦，皆奉菩萨给使左右。

「尔时白净王，供给菩萨二万嫫女走使所当；诸家亲族二万嫫女，贡上菩萨，大臣百官复有嫫女二万，奉上菩萨；尊豪诸释咸共集会，来至王所，前启白言：『王当知之，宜将太子至于天祠。』王然可之。皆勅城内扫除衢路，四徼诸道诸曲里巷，莫有不净不吉之事，瓦石沟坑不净之地；病疾盲聋勿有恶声，散华烧香选吉祥音，悬幡缯盖，庄严门户。王还入后宫，以告大爱道，拥护太子将诣天祠。太子在座实时微笑，面目喜悦，颁宣此言：『吾身和安，何缘相将欲诣天祠？』太子沐浴，重加大笑，即说偈言：

「『初生动三千， 释梵须伦神；
 日月息天王， 来稽头面礼。
 何有天过是， 将吾到其所；

超天天中天， 天无比况胜。
随俗来现此， 现瑞人欢喜；
若干种奉养， 过圣天中天。』』

佛告比丘：「于时严饰诸吉祥业长者梵志，诸郡县邑尊者居士，妻息侍从大臣散王，门吏令吏亲族知识，散华烧香，乘象马车国王侍臣，俱将太子往入天祠。适入天祠，因住祠上，诸天形像无有想念，日月诸天、息意天王、释梵四王，各舍本位寻时来下，五体投地礼菩萨足；诸天人民百千之众，嘿然叹咤称扬洪音，叹未曾有，欢喜踊跃；天地大动天雨众华，百千伎乐不鼓自鸣，诸天形像现其本身，礼菩萨足则在前往，于是颂曰：

「『须弥比芥子， 过天龙王变；
日月礼萤耶？ 慧德岂礼敬？
三千界自归， 芥子比须弥；
牛迹比大海， 上尊喻日月。
若能礼其尊， 功德不可计；
各各得安隐， 德丰无限量。』

「菩萨入天祠时，三万二千天子，见显威德，皆发无上正真道意；以是之故，将菩萨行入于天祠。◎时有梵志名曰火炎，于是其父与五百眷属围绕，执七宝盖贡白净王，口说此言：『以供太子。』王即受之，召五百释子，五百瓔珞手脚头耳，臂着瓔珞，沸宿实时来诣王所而谓王言：『宜令太子沐浴澡洗，乃着瓔珞而供养之。』王报之曰：『我为太子亦作瓔珞。太子着之，七十七日吾乃应义。』过此夜已，其日月初有一游观，名离垢净，菩萨出观，其大爱道抱将来出，八万婁女来迎菩萨，稽首为礼。诸释一万人奉迎菩萨，五千梵志亦复奉迎，其诸释种作众瓔珞奉菩萨者，令菩萨着。适被在身，实时闇冥，菩萨威光令无有耀，犹如墨聚在紫金边。有一长者名曰离垢，服上好妙英住菩萨前。时白净王及诸释种以偈赞曰：

「『严三千世界， 遍布清净宝；
皆为紫磨金， 不及此光明。
虽有紫磨金， 不如一毛光；
明耀消诸光， 在圣边如墨。
以道德庄严， 瓔珞奄无耀；
日月明珠光， 释梵明不及。』

宿相好严身， 宝英安能胜？
庄严莫如佛， 蔽严不及度。
道严净安明， 适生严种姓；
演光众欢喜， 长盖其种族。』』

普曜经现书品第七

佛告比丘：「尔时太子厥年七岁，兴显无数百千吉祥，一万童子、一万女子，一万车乘载若干种馔、具足众宝，至迦夷国置四徼里，诸街曲头作众伎乐；在诸树间，庄严棚阁轩牕门牖，其诸嫖女文饰瓔珞，而处其上散华烧香；八千嫖女净治道路，奉迎菩萨。诸天龙神及捷沓和，在虚空中各各异形，散华烧香垂珠幡彩，一切众释前后导从白净王俱，行迎菩萨。菩萨乘羊车将诣书师，适入书堂欲见其师，师名选友，时见威神光曜，不能堪任，即僻墮地。兜术天上有一天子名曰清静，即前牵手令从地起，置于座上，在大众前，说此偈言：

「『现世释中生， 在俗学伎术；
 计技及书疏， 无数劫已了。
 救众生故现， 博学示入师；
 度无数童子， 惠众入甘露。
 度世解四谛， 了报应因缘；
 有成必灭尽， 况今此书堂。
 于三世最明， 天人第一尊；
 书堂化若干， 无数劫学斯。
 众生心多念， 真圣专知本；
 是色其无念， 立或化贪形。』

「尔时菩萨与诸释童俱住，菩萨手执金笔栴檀书隶，众宝明珠成其书状，侍者送之。问师选友：『今师何书而相教乎？』其师答曰：『以梵佉留而相教耳，无他异书。』菩萨答曰：『其异书者有六十四，今师何书正有二种。』师问：『其六十四书皆何所名？』太子答曰：

「『《梵书》(一) 《佉留书》(二) 《佛迦罗书》(三) 《安佉书》(四)
《曼佉书》(五) 《安求书》(六) 《大秦书》(七) 《护众书》(八) 《取
书》(九) 《半书》(十) 《久与书》(十一) 《疾坚书》(十二) 《陀比罗书》(十三)
《夷狄塞书》(十四) 《施与书》(十五) 《康居书》(十六) 《最上书》

(十七) 《陀罗书》(十八) 《佉沙书》(十九) 《秦书》(二十) 《匈奴书》(二十一) 《中间字书》(二十二) 《维耆多书》(二十三) 《富沙富书》(二十四) 《天书》(二十五) 《龙书鬼书》(二十六) 《捷沓和书》(二十七) 《真陀罗书》(二十八) 《摩休勒书》(二十九) 《阿须伦书》(三十) 《迦留罗书》(三十一) 《鹿轮书》(三十二) 《言善书》(三十三) 《天腹书》(三十四) 《风书》(三十五) 《降伏书》(三十六) 《北方天下书》(三十七) 《拘那尼天下书》(三十八) 《东方天下书》(三十九) 《举书》(四十) 《下书》(四十一) 《要书》(四十二) 《坚固书》(四十三) 《陀阿书》(四十四) 《得昼书》(四十五) 《厌举书》(四十六) 《无与书》(四十七) 《转数书》(四十八) 《转眼书》(四十九) 《闭句书》(五十) 《上书》(五十一) 《次近书》(五十二) 《乃至书》(五十三) 《度亲书》(五十四) 《中御书》(五十五) 《悉灭音书》(五十六) 《电世界书》(五十七) 《驰又书》(五十八) 《善寂地书》(五十九) 《观空书》(六十) 《一切药书》(六十一) 《善受书》(六十二) 《摄取书》(六十三) 《皆响书》(六十四)』

「太子谓师：『是六十四书，欲以何书而相教乎？』时师选友欢然悦豫，弃捐自大，说是偈言：

「『难及真净尊，	在世兴悲哀；
悉学一切典，	现入书教中。
咸宣诸书名，	吾不知本末；
皆达此众书，	故复示入学。
不敢观其顶，	惟覩人礼拜；
云何令大圣，	宣诸书众数？
天中天过天，	诸天中最上；
至尊无等伦，	在世不可喻。
以是威神故，	严净用善权；
谁能及清明，	皆度诸世间。』

「时一万童子，与菩萨俱在师所学，见菩萨威德建大圣慧，分别书字而宣之曰：

「『其言无者；宣于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之音。』

「『其言欲者；出淫、怒、痴诸贪求音。』

- 「『其言究者；出悉本末真净之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行者；出无数劫奉修道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不者；出不随众离名色之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乱者；出除浊源生死渊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施者；出布施、戒、慧明正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缚者；出解刑狱考治行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烧者；出焦烧罪尘劳欲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信者；出信、精进、定、智慧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殊者；出超越圣无上道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如者；出于如来无所坏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寂者；出观寂然法憺怕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没者；出消瞋厌诤讼之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作者；出罪福报从行受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智者；出一切智慧无坏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魔者；出降魔力及官属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害者；出弃自大邪见之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逝者；出于正法无愆乱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止者；出世俗力无畏之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生者；出度众苦老病死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意者；出意坚强独步三界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法者；以法等御救济周旋往反之音。』」

- 「『其言叹者；出随所愿开化诸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难者；出除八难罪殃之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尽者；出于尽灭无所生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处者；出消处所颠倒之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慧者；出智慧圣无罣碍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是者；出归善恶殃福之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有者；出诸所行三有之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弃者；弃诸所趣吾我谄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己者；出己所起善恶业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我者；出灭身垢爱欲之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垢者；出诸嫉妬等善恶友称平等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数者；出诸所数调无明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处者；出处不处有齐限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若者；度若干想众乱放逸寂希望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果者；证诸果实无所住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除者；出不贪己除五盖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邪者；出邪疾患除忧恼音。』」
- 「『其言慧者；出布施、戒、博闻之慧无妄想音。』」

「尔时菩萨为诸童子，一一分别字之本末，演如是像法门诸音，在于书堂渐开化训诲；三万二千童子劝发无上正真道意，是故菩萨往诣书堂，示从师受。」

普曜经坐树下观犁品第八

「尔时太子年遂长大，启其父王，与群臣俱行至村落；观耕犁者，见地新墾虫随土出，乌鸟寻啄。菩萨知之故复发问，问其犁曰：『此何所设？』答曰：『种谷用税国王。』菩萨叹嗟，乃以一夫令民忧扰，畏官鞭杖加罚之厄，心怀恐惧忽忽不安，人命甚短忧长无量，日月流迈，出息不报就于后世；天人终始，三恶苦患不可称载；五趣生死轮转无际，沉没不觉毒痛难喻；入山成道，乃度十方三界起灭危厄之患。

「观犁者已更入游观，时菩萨游独行无侣，经行其地，见阎浮树荫好茂盛，则在彼树荫凉下坐，一心禅思三昧正定，以为第一。时有外学五百神仙，飞行虚空从南至北，欲越藜树不能得过，定住不前。遥见菩萨，因共叹咏观身功勋，其德巍巍，犹如须弥大金刚山，如妙明珠安不可动；像阎罗王鬼捷沓和耶？今坐树下，心如虚空将是定坐，为何吉祥？傥令我等失神足乎？察见愍哀甚大光耀，明显灼灼，心自念言：『为是神祇毘沙门天大财富者，若是天子上天帝释，日月之明转轮圣王也。』时虚空天即说颂曰：

「『色胜息天王， 若是离怨天；
若无量金刚， 是尊为丈夫。
殊过诸天神， 其光如月满；
在世为最上， 是者不可限。
此德不可量， 为天捷沓和；
功勋明光光， 增此亿载行。
常退还神足， 将是世千眼；
四方护天王， 须伦梵中尊。
而执众吉祥， 此者能堪任；
能坐如是前， 观之无等伦。』

「尔时五百仙人闻虚空天所可叹咏，即下住地。观见菩萨神思坐定，身不倾动、心不邪念，即大欢喜；察于菩萨功德巍巍不可限量，其德高远不可为喻，天人之尊未曾见闻，宿命余福今乃覩耳。以为欣庆，即说颂曰：

「『世兴尘劳火， 得道灭众患；
在世如须弥， 是能成道法。
得胜除众色， 尊行难如海；
得道染以慧， 靡不得蒙度。』

解身之系缚，以逮成道法；
悉当度脱之，不见魔境界。』

「时王群臣及大众人，各各驰走欲见太子今为所在？遥见诸臣逐之随后，见阎浮树下禅思定意。

「尔时日照树曲覆菩萨身，树木一切曲躬向阎浮树而稽首礼菩萨不移。疾往启王：『其光明相树不可蔽暲，日照树倾覆太子身不能蔽相。』时王闻之往诣其树，即见菩萨威神吉祥巍巍无量，时说偈言：

「『如火在山顶，如月在众星；
见身树下禅，威耀无不照。
今复再稽首，礼导师之足；
其初生之时，身自坐禅思。
其身威神光，明彻普遍照；
若见莫不悦，因是得济度。』

「于是太子启王：『我适行来在近游观，何以相追？』王问：『何故尔行？』答曰：『诸臣欲除众尘诸妄思想，光明清净执于相好，坐禅三昧而不动摇，降伏诸魔闇蔽悉除。』王曰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初生瑞应终不虚妄，今皆现矣，十方蒙度。』」

普曜经王为太子求妃品第九

佛告比丘：「时白净王与其太子及诸释种，住于彼间。时诸力士释种长者启白净王：『王欲知之，是诸梵志未得究竟，假使太子弃国捐王，成为如来乃得究竟；设不出家，为转轮王治以正法，号曰法王。然有七宝：一曰、金轮宝，二曰、绀色马，三曰、白象，四曰、明月珠，五曰、玉女妻，六曰、主藏臣，七曰、主兵臣；则有千子端正姝好，猛勇杰异一人当千，能伏怨敌。若作佛者，圣王种断，唯有散王各各称号。』白净王曰：『且当观之，何所玉女宜应太子妃？』五百诸释各自宣言：『我当求之应太子妃。』其白净王谓诸释等：『今太子妃甚为难得，不知何女而可其意？』皆共集会思议此事，以语太子：『今当思惟。』却之七日菩萨心念：『吾不贪欲不宜处家，弃兜术来在此人间心无所慕，寂三昧定以权方便而试当之，勤亲道场以无盖哀而劝助之。』即说偈言：

「『王种兴致敬，火生长莲华；
菩萨养有力，亿载化甘露。
不舍兴导味，无畏德真成；
我心所慕乐，志无逸清净。
菩萨本在欲，善化悉见妻；
不安乐爱欲，弃害学功勋。』

「尔时菩萨使上工师，立妙金像以书文字，假使女人德义形体面貌若斯，吾乃可之。不用凡庶，如吾所说乃应娉耳！其色颜貌如紫磨金，内外相应身口不违，心净如空安徐光光，不以放逸希言屡中，慈心无害奉敬道义，沙门梵志布施持戒，乃为我求不嫉无厌；志性仁贤不失时节，质直无谄专敬夫主，不怀他意恒无放恣；不在妊身不卒怀子，捐高自大事夫如婢；不嗜酒，不贪味，不慕声，不愚冥，消无明根，知法住真谛；不轻举，无有邪术，常怀惭愧；不恶口，不呪咀，常奉行法；身口意净言行相应，心如下使多修慈愍；不捩头首不在愚戆，无有恚恨在众犹安而不迷惑，所作业善，敬于亲友视如世尊；念彼如己，流长名称，众善普修，常奉恭恪。如是妻者尔乃可耳！

「尔时白净王闻菩萨言，告古梵志：『入迦夷卫遍周诸家，察好玉女谁有是德？君子长者工师细民，有如是比功勋备乎？若可太子乃可迎耳。所以者何？太子不好种姓唯乐德耳。』于是颂曰：

「『君子梵志种，工师若细民；
其有是德者，乃可娉取耳！
不喜好种姓，太子为奇雅；
有至诚功勋，心乃乐如是。』

「尔时梵志闻是偈教，周旋遍行迦维罗卫家家占之，适入一家覩一玉女，端政殊好如天玉女，容色第一净犹莲华，不长不短不白不黑，不肥不瘦正得女容，类玉女宝。于时其女礼古梵志，而问之曰：『梵志何求？』梵志答曰：『其白净王生真太子，端政无比相三十二，功德威神，自手书偈，形貌女相天人第一乃娉之耳！』于时彼女说此颂曰：

「『梵志所宣偈，显意所见色；
梵志欲知之，我悉有是德。
宜应为我夫，端正最难比；
白太子此事，勿与不肖会。』

「梵志闻之，还诣王所宣之如是：『天王省之，将无宜也为太子妃。』」问曰：『谁女？』梵志报曰：『执杖释种家生。』王自念言：『太子形貌与世超异，面色清净悦不可意，使自择之。诣无忧堂皆集众女，使太子身自己察之，菩萨自察悦者眼向。』」

「尔时白净王，众宝奇珍作好讲堂，皆召罗卫上好妙女，会彼讲堂。」

佛语比丘：「于时菩萨往到讲堂，坐仁贤床。王遣使者：『菩萨所视顾妙悦者，即来告我。』」尔时菩萨会诸媛女，时释家女名曰俱夷，与诸媛女到菩萨所；却住一面谛视菩萨，目未曾眴。菩萨普察实时欣笑，执持宝英以遗俱夷。俱夷报曰：『吾不贪慕众宝瓔珞，当以功德自庄严身。』太子还室叹未曾有：『今此俱夷解世无常，不贪世荣。』时王使者，往诣王所启是本末：『向者太子意趣释女俱夷。』王闻是语，遣梵志往，媒求此女为太子妃。时执杖释种言：『我等本性有艺术者，乃嫁与女；太子有术，明知射御手博书数礼乐六艺备悉，乃与女耳。』梵志即还具启白王。王自念言；王以是法告于菩萨。菩萨启王：『且止用是为求。』王曰：『何以言止？将无艺术乎？论其正法而言且止。』太子报言：『所可应者皆能为耳。』王问菩萨：『艺术云何？』菩萨曰：『此间宁有奇异妙术与我等乎？将来覩之。』王实时笑：『能现术乎？』菩萨曰：『能！请会一切诸释亲族，当共现术。』王勅侍者：『遍令国中撞钟击鼓，却后七日太子现术；诸有艺术皆来集会。』诸释亲族七日之中，五百人会——艺术胜者以执杖释女而娉与之；戏射手博最第一者当得是女——皆出城门。于是调达手执牵象来入城门，见诸释集欲现其术，即以右手牵象头，左手持鼻，扑捏杀之。

「于时难陀与诸等类，共出城门，见于大象当路而死，问：『谁杀乎？』」答曰：『调达害之。』实时牵移着于路侧。于时菩萨寻出城门，见此死象因往问曰：『谁杀此象？』侍者答曰：『调达害之。』菩萨复问：『谁复移之着于路侧？』答曰：『仁贤难陀也。』答曰：『大佳，是象身大，如是臭烂普熏城内。』即右手接掷置城外，去壑极远。时诸天人数千百千，称扬洪音皆言：『快哉，快哉！』虚空诸天，而赞颂曰：

「『手执大白象， 已死身至重；
 掷弃于城外， 离壑极大远。
 此必为至圣， 平等离俗身；
 逮成一切智， 以圣力常存。』」

「尔时五百释种宗族，皆至城门，在于宽处集会，欲现伎术。时白净王与诸大力宗族诸释，至现术处；时无数众侍从菩萨欲观其艺——斯释宗族前见菩萨，在于书堂嗟叹宣说六十四种书，其师选友覩之甚怪谓未曾有，天上世间无有是术，诸鬼神、龙、阿须伦等无能逮，覩其艺术者此真圣人也，以度无极；一一解字，义理本末无一疑滞，其闻见是德过释梵日月诸天，我等目覩道术如是，谁能过者——诸释宗族报众人曰：『菩萨虽入书堂，悉知书疏计校众术，其见者眇。今会大众一时来集，此中诚胜能为显雅，众人观知为谁胜乎？』」

普曜经试艺术品第十

「尔时有大臣名曰炎光，释中大臣也，计校算术最为第一，所度无极，王立此人：『汝且观之，何所太子为最胜耶？』于时菩萨观察诸释及国王子，有数百人，一一掷戏不及菩萨。菩萨报曰：『汝等且待，我当掷之。』时一王子来共掷戏，亦不能及；至五百人皆不能逮。时诸会者举声叹曰：『若称一辞至未曾有，况无数艺，所言殊特言辞谈论不可究竟。』炎光大臣虽能计校，言谈算术亦不能及。其迦维越树木药草，众水滂数一一可知，擣蒲六博天文地理，八方异术天崩地动，一切诸术不比菩萨。前知无穷却覩无极，六通三达谁能载乎？」

「诸天人民虚空天神举声叹曰：『三界众生心中所念，诸可思想善恶祸福，道俗众事发意之顷，悉知本末无一愆碍，歌舞伎乐无事不博；以忍辱慈道力仁和，从百千劫所作轻便，独游三世犹如日光周旋四域，菩萨如是心无疑网。』虚空之中诸天复叹：『是大丈夫无极至圣，汝等虽见在家所为；且听我言，发意之顷，往来十方无数亿国，皆来供养，亦复奉礼十方导师；虽现往来亦无周旋，汝等意谓神足何尔？谁能覩知是无等伦独行只步？以是之故，咸皆奉敬菩萨最胜。』诸释报言：『能解是者，色欲皆净一切本无。』于是菩萨一意悉见覩其本末。」

「时诸释族种姓悉共集会，欲试手搏。调达在世常自贡高，自谓为可不肯折伏，常与菩萨共诤威力，一切来者覩之超异，右绕稽首归礼大圣。调达及难陀故欲手搏，于时菩萨安隐详序，愍念之故举调达身，在于空中三反挑旋，菩萨大慈无所伤害，徐着地上使身不痛。『卿等贡高不舍自大，咸皆来集，一时与我共行手搏，诸有伎艺悉来集会。』菩萨势力适以手触自然堕地，时诸天人无数亿千及虚空神，宣扬洪音赞言：『善哉！菩萨超绝无能及者。』」

雨诸天华，异口同音而重赞曰：『假使十方一切众生皆为力士，一时伏之，何况斯等。菩萨忍辱如须弥山，过于铁围无能动者，若以手持十方诸山，须臾碎之如尘如灰，何况凡夫；今显此力不足为奇，是为俗力，未为道力最上第一。降伏诸魔及与官属，必当速成无上正真之道，为最正觉，显是功德菩萨最胜。』执杖释种，见于菩萨大德无量，掷象手搏当世少双。

「尔时国王及诸释种，更欲试射。时调达竖四十里准，难陀准六十里，菩萨百里。时调达射中四十里鼓，不能得过；难陀六十里，亦不得越；执杖释种亦四十里，皆不能过；于时持弓授于菩萨，菩萨张弓，弓即折破。菩萨又问：『于是城中宁有异弓任吾用不？』王即言：『有。』问：『在何所？』王曰：『昔吾祖父名曰师子，所执用弓奇异无双，身没之后无能用者，着于天祠。』时菩萨言：『便可持来。』持来授之，执杖释种一切诸释无能张者；以授菩萨，菩萨在坐以手捺张，擘弓之声悉闻城内，百千国人虚空天子，举声嗟叹而说颂曰：

「『不起于座上， 实时张此弓；
 如是具诸愿， 必速成天尊。』」

「尔时菩萨执弓注箭，实时放拨，中百里鼓而穿坏之；箭没地中踊泉自出，箭便过去中铁围山，三千大千刹土六反震动，一切诸释怪未曾有。虚空诸天咸嗟叹言：『至未曾有，如是妙术清净至真，诸菩萨中最为殊特。』于斯执杖释种以女俱夷送诣白净王宫，为菩萨妃；随世习俗现相娱乐，嫖女八万四千，俱夷为尊。时妃俱夷无增减心，卧常觉寤初不睡眠，在于燕室寂寞思惟：『将无舍我耶？』嫖女侍卫恒围绕之。」于是颂曰：

「数千人侍身， 思惟尊在不；
 以威德至诚， 处中犹在火。
 常思护诸根， 其意不乐余；
 如日震光明， 不用无数问。」

「菩萨在宫嫖女之间，开化训导八万四千女，发无上正真道意，速不退转。尔时兜术有天子，名曰应出家，于无上正真道意而不退转，三万二千天眷属围绕，往诣菩萨所止宫殿，住虚空中，因说偈言：

「『人师子见生， 没来忍名闻；
 随俗在中宫， 在世多教化。』」

训无数天人，
今日正是时，
众缚未得解，
当究所应度，
俗慕妻子财，
见尊学习之，
弃四域七宝，
以见出家业，
即知行安隐，
生来以大久，
稽首为归命，
当出家为佳，
金色虽妙好，
兴光应舍国，
不以乐五欲，
圣慧能充满，
尊意所慕乐，
澍舍如莲华，
尘劳当炽盛，
仁威为无上，
仁了慧界久，
以法为医药，
为消盲冥路，
疾化诸天人，
显示无央数，
已得成佛道，
以济禽兽王，
降伏往稽首，
普为惟归伏，
成佛得所愿，
观慈大愍哀，
喜护于一切，
已得至佛道，
观察极名称，
虽在于世俗；
应当出家去。
不贪人见道；
为盲冥现路。
荣禄诸所有；
必当放出家。
娱乐尊豪位；
游行师子座。
不乐诸爱欲；
得道为天人。
犹如山河水；
常兴殊胜行。
端政最第一；
宜益诸天人。
可致于差特；
度世贤圣业。
白净王宫中；
思惟当弃去。
应离诤于狱；
速立解脱道。
覩众生疾患；
建立泥洹安。
缚痴种邪网；
施智慧道目。
天龙须伦神；
还闻无上法。
其光照宫殿；
及令四天王。
当欲奉四钵；
梵天行寂然。
劝助人中尊；
转无上法轮。
坐于佛树下；
当覩觉成道。

及余诸菩萨， 宫中见造议；
为众普告首， 为众最后安。
已宣柔软音， 念定光受决；
至诚无虚妄， 畅最胜音响。』』

普曜经四出观品第十一

佛告比丘：「时诸天天人劝发菩萨，父王白净寐梦覩见菩萨出家，乐于寂然诸天围绕；又见剃头身着袈裟。时从梦觉，即遣人问：『太子在宫不？』侍者答曰：『太子在耳。』时白净王入太子宫，『今观太子必当出家。所以者何？如我于今所见变应。』心自念言：『太子将无欲行游观？当勅四衢严治道路，学调伎乐普令清静，却后七日太子当出，使道平正莫令不净，勿使见非诸不可意。』实时受教皆当如法，严治已竟悬缯幡盖，兵众围绕导从前后。

「尔时菩萨出东城门，菩萨威圣之所建立，于时诸天化作老人，头白齿落目冥耳聋，短气呻吟执杖僂步住于中路，菩萨知之故复发问：『此为何人？头白齿落羸瘦乃尔。』御者答言：『是名老人，诸貌已尽形变色衰，饮食不化气力虚微，命在西垂余寿无几，故曰老矣。』菩萨即曰：『是则世法而有此难？一切众生皆有斯患？人命速驶犹山水流，宿夜逝疾难可再还，老亦然矣，不亦苦哉。』一心专精思惟正义。御者答曰：『不独此人遇苦患也，天下皆尔，俗之常法，圣尊父母亲里知识，皆致此老，咸同是业。』菩萨时曰：『不解句义愚人自大，不觉老至自没尘埃，便可回还，用是五乐不益于事。』自覩如幻、空中之电，还入宫中思惟经典愍念十方，宜以法药必疗治之。

「菩萨后日复欲出游，王勅外吏严治道路，去诸不净。菩萨驾乘出南城门，复于中路见疾病人，水腹身羸卧于道侧，气息张口命将欲绝。菩萨知之故复发问，告御者曰：『此为何人？』御者曰：『此名病人，已至死地命在须臾，骨节欲解余寿如发。』菩萨即曰：『万物无常有身皆苦，生皆有此何得免之。吾身不久亦当然矣，不亦痛乎。有身有苦，无身乃乐。』即还入宫。

「复于异日报王游观，王勅外吏严治道路。太子乘驾出西城门，见一死人着于床上，家室围绕举之出城，涕泪悲哭椎胸呼嗟，头面尘垢泪下如雨：『何为弃我独逝而去？』菩萨知之而复问曰：『此为何人？』御者答曰：『此是死人。人生有死犹春有冬，身没神逝宗家别离，人物一统无生不终。』菩萨

答曰：『夫死痛矣，精神憾矣，生当有此老病死苦，莫不热中迫而就之，不亦苦乎！吾见死者，形坏体化而神不灭，是故圣人以身为患，而愚者宝之至死无厌。吾不能复以死受生，往来五道劳我精神。』便回车还，思度十方。

「复于异日，报王出游。出北城门，见一沙门，寂静安徐净修梵行，诸根寂定目不妄视，威仪礼节不失道法，衣服整齐手执法器。菩萨问之：『此为何人？』御者答曰：『此名比丘，以弃情欲，心意寂然犹如太山，不可倾动；难污如空，屈伸低仰不失仪则；心如莲华悉无所著，亦如明珠六通清彻，无一蔽碍，慈愍一切欲度十方。』菩萨即言：『善哉！唯是为快，是吾所乐，心意寂静自愍度彼，善业快利成甘露果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父王白净观菩萨行，见闻如是，不慕世荣心如虚空，而怀怖憾畏之出家；宿夜将护，高其墙壁深掘诸壑；更立城门，门开闭声闻四十里；立诸宿卫勇猛之士，被铠执仗于四城门，皆勅众兵勿有遗漏，将无太子舍吾出家，于其宫里亦宿卫之；益众伎女^娼女娱乐，令太子悦不怀忧感。

「又其菩萨宿积智德，在胎中时威神吉祥；梦中所见功勋大祚，十方自然有盖悉覆三界；还得安隐，开化一切灭诸恶趣；于四衢路有四色鸟，变为一色；见诸不净，经行其上而不污足；又有大水泛泛盈溢，众生欲渡而不能越，心怀恐怖即过渡之；见无数人皆被疾病无有医药，即为疗治无央数疾，使无诸痛；自见其身坐师子床，天人在上叉十稽首；见在战鬪降伏怨敌，无数诸天在空中侍，真正圣人梦中见此，清净吉祥行正具足；天人闻之，心怀悦豫，不久成道为天人尊。

◎

「于是菩萨即作此念：『假使我身不见辞王而出家者，便为不应。』则时静夜自出宫室入王宫殿，悉观殿堂而无所畏，光明悉照远近。王觉见光，实时遣人观四城门，将无出去，何故大光明照远近？侍者来白：『天尚未晓日亦未出，自然光明照诸墙壁树木，飞鸟鳧鴈孔雀鸳鸯相和而鸣，方欲向明；是光第一，柔软安隐清凉和雅，墙壁树木永无有影。』至德于是在彼思惟，观于四方坐见牕牖。

「尔时有诸天人，即起欲去不得自在，顾省其父知之觉起，立启：『父王！勿怀愁戚，勿以远虑；诸天劝助今应出家，唯忍过罪安己护国。』父母闻之悲泣垂泪，而问之曰：『何所志愿？何时能还？与吾要誓普施志愿，吾以年

朽家国无嗣。』菩萨实时以柔软辞而启王言：『欲得四愿，假使听我还得自在；得是愿后不复出家。何谓为四：一者、欲得不老，二者、至竟无病，三者、不死，四者、不别；神仙五通虽住一劫不离于死，假使父王与此四愿，不复出家。』王闻重悲：『此四愿者古今无获，谁能蠲除此四难者？子如师子劝助愍哀，普度众生具足如意，所愿者得。』于是菩萨自出宫殿，一心住立无有覩见往来周旋。

「尔时父王明旦即起，朝会诸释以是告之：『太子必出舍国学道，当何施计？』诸释答曰：『当勤将护。所以者何？诸释部党众多无极，虽复力强何能独出。』时白净王，勅五百释勇多力者，有方便计，使五百兵普学诸术，令大力士住守东城门宿卫菩萨；一一释者从五百兵，一一车乘五百人从宿卫菩萨，四门俱然；诸四街路里巷诸门亦复俱然；父王己身与五百释前后围绕，象马车乘住己宫门，昼夜不眠。

「尔时大爱道自告侍从：『宿夜然灯烧香勿得眠寐。今者离垢不乐在宫，必欲出家，悉共遮护勿得使去，作诸伎乐令心乐之。坚闭门户勿令妄开，严诸缯幡雕饰牕牖，林树果实悉令目覩；假使欲去，慕乐此供或能不出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是时二十五鬼神将军及般闍鬼将军，鬼子母五百子等，悉共集会各各议言：『今日菩萨弃国捐家，我等咸共侍从供养。』又四天王一时普告诸鬼神：『今日菩萨弃国捐王，汝等殷懃侍从供养。』其鬼神众皆从五兵，势力坚强犹如金刚不可毁坏，精进勇猛将护众生，其身高大如须弥山，将无恶物犯于至德。释、梵、炎天，兜术天、无慢天、化自在天，各勅官属，无数百千前后导从，华香伎乐香汁洒地侍从菩萨，释梵天王侍其左右。

「时有天子名曰寂意：『我当将护迦维越国，一切男女大小劝安和之。』又有天子名曰光音，即自说言：『我身当化一切象马车乘男女所畅音声没使不闻，令心寂静而无所念。』复有天子名曰清净：『我在虚空立七较辂，悬垂一切日月明珠照耀光光，设缯幡盖散花烧香，严治涂路侍从菩萨。』伊罗末龙王言：『我当化作三万八千里交露之车，使诸玉女皆坐其上，作众伎乐侍从菩萨，而供养之。』

「天帝释曰：『吾将眷属菩萨前导。』法行菩萨曰：『吾当兴起紫磨金云，雨栴檀香，皆遍天下。』和邻龙王、摩那斯龙王、散拘龙王、阿耨达龙王、难头和难龙王，各自说言：『亦当兴起紫磨金云，当雨微妙栴檀名香。』

「如是，比丘！天、龙、鬼神、捷沓和等，心常怀愿，欲得听省菩萨正道所思惟法，慕乐安隐入于宫内，思念过去诸佛所行，愍伤众生，本行道时，不舍四愿以至纯淑。何谓为四：本学道时设我成正觉，逮一切智被弘誓铠，众生困厄救众恼患，吾当济脱生老病死三界之缚，猗在世俗周旋众难，使至寂然，令无恩爱，是第一愿。众生没在无明窈冥，悉无所知，愚痴闇昧生秽浊树；当为显示如清净眼，内外无限，是第二愿。众生在世立自大幢，常计吾我而意贪身，尊己贱彼心存颠倒，处诸邪见无常，不慕圣道，堕于三业；皆当开化令入正真，是第三愿。众生没在生死之患，轮转无际灭智慧根，迷惑五趣不能自济；当为说法令得度脱，是为四愿。吾往古时立是四愿，今已得之，不可违舍，以故出家，成就正觉度脱十方。

「尔时法行天子、净居天子，来入宫殿自现形像，娱乐之形无常之变，住于虚空，时为菩萨说此偈言：

「『天子在空叹， 觉莲华寂明；
云何在五欲， 大圣当舍家。
受我所劝助， 当观于后宫；
覩诸迷惑众， 如在死人间。』

◎普曜经卷第三

普曜经卷第四

西晋月氏三藏竺法护译

◎出家品第十二

「尔时菩萨普观眷属，视众伎女犹如木人；百节空中，譬如芭蕉中无有实；乱头倚鼓，委担伏琴，更相扶枕，臂脚委地，鼻涕目泪口中流涎，琴瑟箏笛乐器纵横；鵙鸚鴛鸯惊怖之辈，皆悉淳眠而卧。菩萨遍观顾视其妻，具见形体，发爪脑髓，骨齿髑髅，皮肤肌肉，筋脉肪血，心肺脾肾，肝胆肠胃，屎尿涕唾，外是革囊中有臭处，无一可奇，强熏以香饰以华彩，犹假借当还，亦不得久计；百年之命卧消其半，又多忧患其乐无几，淫泆败德令人愚痴，

非彼诸佛缘觉真人所称誉也。故曰：『贪淫致老，瞋恚致病，愚痴致死，除此三者乃可得道。一切所有皆如幻化，三界无怙，唯道可恃。』于是颂曰：

「『见彼兴慈愍， 叹息发大哀；
是世毒痛难， 何因乐爱欲。
怀忧怜愚冥， 欲苦反谓安；
舍贪乐智慧， 不舍不得安。』」

「于是菩萨以斯法门察于后宫，兴发大哀而为雨泪，心甚愍之；痴人有三十二，害于众生；愚者迷惑，为此所害生于八难，所见恶染犹如画瓶毒满其中，愚者不解谓之甘露，愚者或中，驶水漂象；愚者乐之如饮毒水，愚人处是如犬咬骨，愚人堕此如人入烟，愚人贪恶如墨涂衣，愚人厄此如鸟堕网，愚人见勉如屠柵畜，愚人近此不见来难，愚人没此如老牛溺泥，愚人投此犹若破船没于大海，愚人堕此如盲投谷，愚人不得限如渊无底，愚人焦此劫烧天地，愚人迷此如轮无际，愚宛转此生盲入山，愚驰逸此若狗缚头，愚人消此冬烧草木，愚人日损如月十五日后，愚人服此如诸小龙遭金翅鸟，愚人遭此如摩竭鱼吞于大舟，愚人恼此如贾遇贼，愚人惧此如大树被斫，愚人忧此如遇毒蛇，愚人乐此如蜜涂刀与儿舐之，愚人惑此火烧枯树，愚人遇此婴儿持矢，愚人为此转如钩挝象，愚尽德本如博失财功祚消化，愚人见弃如放逸贾堕于淫鬼，是为三十二事。观于后宫，察诸婬女不净之想，自骂己身，坐身患害勿复贪身，莫念是意，入于空净，心无所著。于是颂曰：

「『从头观至足， 察之无一净；
勿得贪其身， 是为罪福田。
以故当远身， 泪涕唾恶露；
由此莫恋之， 行净如莲华。
弃若干不净， 兴平等调定；
以知诸毛孔， 如虫不可慕。
其身犹如象， 骨髓肉血合；
筋脉皮裹之， 发毛诸爪齿。
有八万种虫， 夙夜食其体；
若有明智者， 终不计有身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菩萨观身心思若斯。诸欲界天住于虚空，皆见菩萨所可思惟。法行天子遥白菩萨：『唯然大圣，何以稽迟？时已到矣。』于时菩萨察于后

宫，见其心意诸根无常，知身不久犹如流水逝而不返，俗人所行计有吾我，何有吾我？执取深奥无极道眼乃为第一，观正境界慕乐圣安，计吾我者自谓尊贵，心无所倚乃应行道。法行天子又复白言：『不以是行得成至佛，现在行道所修甚难，当察己身等之山谷，是则究竟菩萨大士一生补处。』

「尔时菩萨——所作畅达其心坚住，觉意已了思惟心悦，咸来奉事，舍众垢尘，永无恭恪，其顺道训念念安隐，淡若净水——即从座起，心中悦豫观察前众，则以右手披宝交露帐，上讲堂上叉其十指，念十方佛而遥礼之。观虚空中诸天百千，皆来围绕散华烧香，杂香[打-丁+鸟]香，衣服幡彩手执幢盖诸供养具，曲躬作礼；见四天王、鬼神、罗刹、健沓耆等、诸龙王众皆被铠甲，弃不吉祥，净诸恶行，垂珠璎珞，稽首菩萨；日月宫殿诸天子等，住其左右，各执华香幡彩幢盖，夜已向半。」

「尔时菩萨告车匿曰：『车匿！速起严被白马，今日人尊宜吉祥时，应当出去。』车匿闻之心怀忧戚，泪下如雨：『所行平等光明清静，犹若师子，今欲若行愿见告示。』面色端正如秋月满，颜貌和悦无有瑕短，所觉清静犹如莲华，音声和雅明珠火光，众曜晃煜宝璎珞身。心如虚空如鹿中王，行如鴈王独步无难，众皆从之今欲若行。于是菩萨复告车匿：『欲得白马，宿本所行当致上尊；妻子恩爱，财宝重业，则是牢狱；古来远之身所不乐，惟欲护戒、奉行忍辱，修精进力、禅定、智慧，是心所乐；从无央数亿百千劫，所可奉行，志慕成道，断生死源，智慧巍巍开化众生，从是已来不乐荣禄，惟志大道。』」

「尔时车匿闻大圣言：『初生之时，天帝释梵上帝自下，示现稽首。实时决此，王问云何？阿夷答曰：「今是太子一相百福，威神光明无能逮者；若在家者为转轮王，主四天下；若不乐世弃捐国土，作沙门者则成佛道，断生老死，以法教化无有放逸。」』车匿白曰：『唯如圣教，尔时宁闻五欲乐乎？』答曰：『不也！从天尊意造无量行，我生愚冥无所识知，畜养须发为身作患，增益罪盖强忍勤苦。』菩萨告曰：『诸天世人皆持香华，现在目前悉来集会，立神足力以用侍吾。』」

「车匿白曰：『今此园观常生花实，若干品鸟相和而鸣；其浴池中青莲芙蓉，莲华清静街路平正；诸宝树木修治庄严，八行交道宝交露帐，夏月快乐游戏其中，奇巧异乐歌戏相娱，悉奉禁戒所言至诚，从太子生常顺其意，不越其教；年既幼少面色光泽，头发正黑能可人意，惟当乐此。生世如是，何

为舍去？』于是菩萨复告车匿：『车匿且止，是欲无常不可久保，如是别离犹如川流逝而不返；不可久保是诳惑业，犹如空拳欺于婴孩；羸弱无固，犹如泥坏不可恃怙，如空中电须臾已灭。又此境界无有真实；愚冥之士以此为安，而见侵欺，如水上泡适起便灭；处在颠倒，亦如聚沫幻化卧梦；五乐无足，犹海吞流渴饮咸水增其疾患；欲之无常，惟智能觉，愚人不解犹盲投谷。车匿当知！欲泥无净，饿鬼、畜生由不善行，失清白品增魔境界；怨结鬪诤忧恼苦患与淫鬼会，觉者舍断，明者远之，达者消之；无智习之，如杂毒食，诸佛所毁，智习圣教。』于是颂曰：

「『舍如弃恶疮， 刈之如去粪；
 见斯故兴欲， 弃舍常快安。』」

告车匿被马品第十三

「于是车匿白菩萨曰：『虽晓了是不贪世荣，尚可顾意，慕念瓔珞诸宝交饰，济脱自在不复观察，名德远照，丝竹衣树音声和雅，箜篌数千鼓众伎乐；好施危厄，音如哀鸾，降如真陀，须曼青莲及思夷华，馨香甘美；烧诸名香杂香涂香，甚快微妙饮食肴馔，苏蜜石蜜百味之供，云何欲舍五乐之欲？是吾所欲犹如天上，常在永安为释尊位。』菩萨告曰：『从无数劫弃舍此事，爱欲之本，色声香味细滑之法；数数往返天上世间，厌乐豪贵，为转轮王，千子七宝游四天下，荣位无常如梦所见；处后宫中嫖女之间，以用不甘，还上诸天及兜术宫，不果吾志；故舍彼来，况此弊欲而贪之乎？今自察之，住在苦恼生死众难不净之中，所行无度而有众患，生老病死酷毒恐怖；积累功德每生自责，建立法船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，心如金刚，已成大舟矣。以度生老病死四渎之难，愁念众生迷于贪欲欲令永安，不与欲贪使无罪害；济诸有漏将护一切，众邪异见令得悉度，救诸下劣使住彼岸无生老病死。』」

「尔时车匿益悲，白菩萨言：『故当住此决了进退。』菩萨告曰：『听我决了，愍伤众生欲度脱故，其心坚住如须弥山而不可倾。』车匿又问：『正士云何？』菩萨答曰：『强如金刚，所行清静，懃修显曜，假使大棒破坏我顶，终不退还慕于世荣。』应时诸天在于其宫，闻此言教举声叹曰：『善哉！善哉！』而雨天华，第一最上得胜，为众船师人中之尊，心无所著亦无恐惧，消除闇冥尘劳烟熏，无邪境界也，其心永安若坚牢船必度彼岸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寂意天子、耀净天子，虚空中住，城中男女闻菩萨决疑如是，悉共悦豫，叹曰：『善哉！』皆自还去。」

「尔时菩萨见城中人皆悉眠寐，察欲夜半即便起立，沸星适现知时可出，即勅车匿：『起被白马捷陟。』菩萨适宣说此言，实时四天王闻菩萨教，寻时便至迦维罗卫大城中庭住，供养菩萨。提头赖咤与无数亿百千捷沓和，稽首被甲胄，从东方来，住东方界，稽首菩萨，鼓众伎乐在于虚空。毘留勒叉天王与无数亿百千鸪刀，皆被铠甲，从南方来，住南方界，稽首菩萨，鼓众伎乐在于虚空。毘留罗叉天王与无数亿百千龙俱，各垂宝璎，从西方来，住西方界，稽首菩萨。北方毘沙门天王与无数亿百千闍叉，手执焰光明珠威耀晃晃，身被甲胄，从北方来，住北方界，稽首菩萨。天帝释梵与无数亿百千诸天，手执华香杂香[打-丁+鸟]香华盖幢幡，来住虚空，稽首菩萨。」

「尔时车匿闻菩萨言，流涕交面白菩萨曰：『惟贤圣子知时识义，今夜非时也。』菩萨告言：『今正是时。所以者何？吾从久远长夜求愿，为诸众生显示道迹，今可乐时当度众生，适得闲静。』于时颂曰：

「『天王住虚空，	天帝释亦然；
炎天及兜术，	无慢化自在。
和轮耶斯龙，	海龙阿耨达；
咸来欲供养，	见佛时出家。
色界诸天人，	修寂常行禅；
是等来供养，	三界普自归。
开士十方来，	等昔以造行；
欲见胜出家，	随时而奉事。
无极大功勋，	金刚常住空；
被铠力精进，	心坚动海水。
日月诸天子，	善住其左右；
覩寂然出家，	叉十指为礼。
劝喻诸天子，	其大精进兴；
察众苦恼法，	当演清和音。
诸吉皆谐偶，	懃恭时已到；
吾亦与尊俱，	无碍必善住。
沸星已出现，	已化微妙体；
力势众住前，	皆欲共侍从。』

「菩萨从座起，则住空中犹如鴈王；城中男女皆疲极寐；鳧雁鸳鸯孔雀赤鶩，异类众鸟亦疲极寐；不见众色，象马骑步诸释族姓，兵仗宿卫诸师寮属，亦皆熟寐。

「尔时梵声其音柔软，响若哀鸾；夜已至半，重告车匿言：『善哉，车匿！疾被捷陟，敬奉吾身勿复稽留。』车匿重悲泪下如雨：『今人中尊为欲所至，门关下钥谁能开者？』天帝念知实时开门。车匿见之心欢悦豫：『乍悲乍喜谁为我伴？当作何计？复如何行？』于时四神即捧马足，其四部兵力势难当。『呜呼大王！太子已去，何以不觉？明日俱夷当复辛苦，吉祥微妙今不现矣。』

「尔时菩萨思其本宿，谓车匿言：『善哉，车匿！』已被白马，箜篌乐器俱时而作。车匿观空，离垢诸天来无央数，诸菩萨众而供养之；察天帝释，自然开门；覩诸鬼神及阿须伦、真陀罗、摩休勒，自然开门。车匿闻诸天语，即报天言：『今见菩萨衣毛为竖，犹如师子体紫金色，当将功勋等如江海。此诸天力禅思未久，以见劝许即当出去，是其本愿所与吉祥，施安众生成已道义。』

「尔时其地六反震动，面满如月从空坐起，道德名称解心清淨；天帝毘沙门天王而在前导，放大净光明普照天地，灭众恶趣众生安隐，消诸尘欲而雨众华，亿百千乐诸天[口*咨]嗟，前后导从。有天名最上净，在大圣前叉手自归，举莲华目而启谈言：『哀度众生，甚为巍巍，本性明冥，悉以空虚，吾无所乐多所哀念。眷属后宫不复重闻吉祥之音，其无量音今已逝矣。不覩天众，不察最胜，不复闻香。皆以消爱欲弃尘劳山，无复众垢，逮得究竟。本无宫殿今无欲想，奉行慈心，离众罪盖，无复殃鬻。怀抱精神一切具足，不慕众香，今日光光身心平等，妙如神仙。言说本来，在家圣王，令弱者强，显真名称，断是王种而复亡失。无极释姓消大福祚，愿今我尊在所至趣，离垢无尘愍慈行哀，观见宫殿妙音已逝，不复还入迦维罗卫。无有放逸，尽生死源不复坐起。经行国中惟诣佛树，无老病死，至甘露道。』于是菩萨既出家去，为众生故又无所行，亦无所住，不慕婬女，为得大胜，是大福田为功祚地，当行慧药，无数亿劫积累德行，布施持戒博学广闻；菩萨慈行禁戒清淨，行无所犯，不志爱欲，忍辱仁和段段解身不以怀恨；愍哀众生精进不懈，无数亿劫积集道业；祠祀百千，恒修禅定，心意寂然消众尘垢，自伏其心慧无罣碍，而无想念。其心解脱济脱亿载，行慈愍哀已度无极；奉行清淨分别喜护，是为真正天中之天，应奉事之。清淨无垢，心如明珠拥护怨难，

天眼无极，厄者受归，病者为医，在诸国生为大法王，千眼中帝照诸迷惑，身意休息兴道威耀。舍心怨结，勇消众尘，在众最胜无能逮者；如师子步而无所畏，如龙调心降雨以时，导众如牛以弃怨结，如月盛满光明远照，如日始出，犹如大炬消灭众冥，喻如莲华不着泥水，德香微妙不动如山，道众瞋恨，降伏身魔、死魔、天魔；为大导师，迷失路者说八正道，不久成佛断生老病死，度诸闇冥，疗众恶疮，嗟叹正真不可限量，颜色光泽建立功勋，所嗟叹德令我如佛。

「于是菩萨稍进前行，覩五道神名曰奔识，住五道头，带剑执持弓箭，见菩萨来，释弓投箭解剑退住，寻时稽首菩萨足下，白菩萨曰：『梵天之际天王见勅，守五道路不知如之，愚不敏达惟告意旨。』菩萨告曰：『虽主五道不知所归；源所从来，五戒为人，十善生天，慳堕饿鬼，[烈-列+(角*豕)]突畜生，十恶地狱，无五趣行便归人本；不慕五趣，以无五阴三毒六衰，则是泥洹。不处生死不住泥洹，便不退转受菩萨决。无所从生靡所不生，于诸所生悉无所生。卿持俗刀，五兵宿卫，吾执智慧无极大剑，断五趣生死皆至本无，无终无始永安无形，奔识心解逮不退转。』无限天神皆发道心。

「于是菩萨勇猛舍家，适出城门，迦维罗卫一切群众知太子去，各各共谈而欢悦喜。俱夷明日从寐起已，遥闻众言，觉知己去；听大声响即察求之，不见菩萨。宣大音响，及马车匿。王心感绝自投于地，举声称怨：『呜呼！一子劝化宫中，大小欢悦。舍无数众，今为所到永绝我望，何所恃怙？四域天下当何所依？』俱夷从床宛转在地，自撼头发，断身宝璎：『何以痛哉！是我导师依怙如天，而弃我去，用复活为？恩爱未久便复别离。』泪下如雨不能自胜，嗟叹太子颜貌殊妙，心净无垢清如深渊，内外明好莫不敬重，训教真正靡不吉祥；咸同归命，今舍我去为何所至？未曾放逸，不为驰骋，为天地主执正真道。释其沐浴庄严天服，远近慕路兴立行业，不见菩萨无不怀戚。国中树木寻时亏落，无诸华实。诸清净地悉生尘垢无复众好，仁尊所见，众音伎乐柔软声响象马车乘，其虚空中，庄严香瓶华香伎乐繒彩幡盖，至德已逝，悉不复现。柔软至诚第一难遇，俱夷叹息泪下交集。人中之尊，宿世积德悉达本末，欲度众生老病死。又彼大圣修百千德，慧不可喻。

「于时车匿夜送菩萨，菩萨脱身宝璎奇珍以付车匿：『持是还国，启白父王及以舍妻，吾身弃国不慕世荣，不好天地惟道是本。若成正觉当复来还，宣是经典以法相度，使心寂静，不慕世荣。』车匿闻之泪下如雨，稽首作礼：『人中圣慧愿以告我。』白马跪地舐菩萨足。车匿白言：『王及妃问，将大

功勋为何所至？当报云何？』菩萨答曰：『是卿所覩复何所问。』与车匿辞，菩萨悦豫，与恩爱别，辩慧无量。遂进前行逢两猎师，心自念之：『吾已出家不与俗同。』脱身所服贸鹿皮衣，着之而去。

「车匿取衣及宝璎珞，牵白马还；至游观园，园监见之悲喜交集，不覩辩才寂然之故。今此车匿取太子衣众宝璎珞及白马还，不当复忧。其王闻之与诸群臣，眷属围绕行至园观，亦怀悲喜。瞿夷心望菩萨当还，不覩行来，心疑不信菩萨当去。闻车匿言，菩萨启王及以舍妻，得佛道已乃还相见。王覩宝衣车匿白马而独来还，不见太子自投堕地：『呜呼，阿子！明晓经典，众奇异术无不博达，今为所至弃国万民。车匿说之，我子菩萨为何所游？谁为开门？其诸天供养云何？』车匿白曰：『惟王听之！我在常处晏然卧寐，城门已闭。于时菩萨以柔软音，告我言：「车匿！疾被白马。」城中万民时皆眠寐，悉不闻语；我时悲泣，被马牵授。天帝开门，其四天王告勅四神，捧其马足，诸天百千天帝释梵以待送之，严治道路校饰庄严，演大光明散华烧香；诸天伎乐同时俱作，踊在虚空，诸天围绕以待送之。去是极远，脱衣宝璎，及白马遣我还国，启王谢妃，必至成佛乃还相见，勿令愁忧。』

「于是瞿夷闻车匿言，益用悲哀抱白马头，以哀叹曰：『太子乘汝出，何以独来还？念前娱乐百种嗟叹，怀戚叹言，呜呼痛哉，莫不离别，势力坚强颜貌殊妙，在于众中如月盛满，相好庄严威神巍巍，须臾相仰便复别去。圣无等伦云何相舍？功勋难量名称普至，咸共奉敬。圣住如山，伏诸怨敌，音声柔软犹如哀鸾过于梵天，积功累德无能喻者。远近嗟叹，圣众神仙莫不悲恋，生怜鞞树为第一上。口演甘露音闻十方，虽在众欲无所染着，犹如虚空，所施清净柔软如乳，白毫天中圣体滑泽，淳和安隐手足柔软，严好巍巍犹如金色。以德严身莫不奉敬，在于中宫妓乐盈音。华香饮食不以为悦，心无增减。呜呼车匿无有仁慈，将至所在而独来还。』

「瞿夷一口独叹菩萨，无数千言重叹菩萨：『导化一切云何独去？谁复将行出此国土？何故与诸天俱？我独辛苦。车匿无状，挑我两目令孤盲冥。车匿当知，一切诸佛决报父母，尚舍亲近，况我贱室婁女乐乎？毒哉恩爱何一速疾，不能久在须臾间耳，恍惚不现犹如聚沫，思想所缚堕众见网，虽依人间奄不知处；本曾说之，现行不真，安须臾间苦多无量，所愿使果早成佛道。』

「王劝瞿夷：『人生有终合会有离，四时忽变，天地日月皆不常在。太子初生天地为动，行至七步，口自宣言：「天上世间我为最尊，当度三界生老病死，令至无为。」天帝来下稽首供养，四王接身置金机上，九龙浴体；未生之时豫现瑞应三十有二，阿夷相之：「若在家者为转轮王，舍家为佛所知博达，力势无限，三界特尊无不稽颡，必当成佛度脱十方。」来还不久，且自宽思勿复忧愁。』王虽说是，心中隔塞，悲哀叹言。

「尔时车匿，见王瞿夷所说辛苦，益悲流泪沾襟衣裳，谏言：『善哉！瞿夷！愿听我言，勿得复悲。我于中夜见一城中，男女大小悉淳眠寐，百福至圣与我谈话，欲使被马。适闻其言，心中隔塞遥视尊妃，极复淳熟寐，称扬大音而举声呼：「速起！速起！圣尊欲去。」天接音声令没不闻，举脚踏地，拍手挝鼓，无闻声者。尔时虚空日月光光，无数亿千释梵四天，诸大尊神稽首为礼，又十自归供养至尊。诸鬼神、龙、闍叉、捷沓和、魃魅害鬼，其四天王神足勅鬼，奉举马足，散青莲华芙蓉茎华，清净无垢，圣百福相威光巍巍，雨众天华地六反震动，华遍佛国。但闻天言：「促促开门。」门自然开，无数亿天前后围绕，咸共供养不自举身，忽已过去。世护所说：「兄弟妻子诸天部党上及天王，志好所趣令归佛道，不念众恶默然不言，以能咨嗟菩萨大德。」捷陟有力施畅音声，天护软响，捷陟负载世之大圣，速疾勿动，无有恐怖恶趣之难。世护乘汝，一心欢喜舍畜生身，不毁导师。导师光明光为一切故，汝必得度勿得展转。复有色处，百千亿天宛转足下，见捷陟马在于虚空乘负菩萨，严治涂路极好无限，作宝栏楯若干品事，烧天名香。捷陟本福，忉利诸天围旋太子在边，天乐自娱。瞿夷勿愁安心欣然，覩之不久，人中之上当成佛道，诸天围遶，于夜所告皆应道法，今勿复悲。百福威曜超绝群众，察是欢喜不当怀忧。夙夜七日叹其功勋，不能究竟。尊人出时诸天共进不可尽极，妃今利义不可称载，曾奉事斯光显至真圣，于是移成无极道念，妃不久亦当复成人中之上。』

「王念菩萨不舍心怀，适欲请还，念：『阿夷相之：「在家为转轮圣王，七宝自然，主四天下，千子勇猛；若复出家学道，必成正觉无上大圣，以七觉意宝，训化十方三界愚冥，悟诸不觉。」必不肯还。当遣侍卫供养护人。』普召大臣诸明智众：『卿等在家长子抱孙共相娱乐，不念吾忧；吾有一子奇相圣达，十方超异，当居四天下。一旦别离入名山谷绝无人处，苦厄寒暑饥渴穷危，无能知者。择取卿等大臣子弟五人，追而侍之，若中来还灭汝五族。』

「既奉王教，入山求侍之。菩萨遂进深入名山，五人追之不能及逮，心自念言：『是为逸人，行不择路，何道之有也？若欲还归，必灭我种，不如住此。』五人所止，甘果美泉悉具滋茂，树木丰盛悉无所乏者。」

「菩萨舍国威圣无限，心自念言：『欲作沙门志在寂静，威仪礼节游行至山水边定止。』天王知心，飞天奉刀来，帝释受发则成沙门。肉髻在家不知，菩萨严饰衣被第一显现；手执应器，思惟无念，入罗阅祇欲行分卫，容色光光犹紫金曜，巨身丈六相三十二，万民咸来观之面像，目视无厌，所行周旋，众随逐之——往古以来未曾见闻如是圣达至真神人，光曜普照，天人兴念思其本末布施肴饍——不知菩萨不乐居家若干品业，众人惟察人中之尊与天不异。往告瓶沙王：『大王欣庆今获善利，梵天自下诣国分卫。』或复言曰：『是天帝释。』或复说曰：『是焰天王。』或复说言：『兜术陀天，无憍乐天。』或言：『化自在天王。』或复说曰：『是日月王，维摩神王。』王闻是言，欢喜无量，即遣使者观于菩萨何所至趣？」

「无供养者不得分卫，即便出城。使者追察坐山水边，威神吉祥如紫金山。使者寻还启瓶沙王曰：『坐山水边。』时王闻之勅外严驾，与诸群臣诣山水边；遥见菩萨威神光，光喻于日明，寻便下车，恭恪叉十稽首礼足，观菩萨形犹如须弥，结加趺坐加敬归命，逊辞下意而与言谈。王曰：『太子！生多奇异形相炳着，德喻乾坤，当王四天下为转轮王，四海颺颺冀神宝至，何弃天位自放山藪？假令太子不乐本国，愿以鄙邦贡上处焉；训诲黎庶各得其所，五乐自娱唯当纳受，不距至怀。』」

「菩萨答曰：『吾久达此一切无常，弃天地位无可慕乐，是故出家行作沙门；观诸幼少皆归老耄，颜色损落面皱皮缓；国土财宝一切如化，情欲多难犹如杂毒，堕入地狱饿鬼畜生，智者所恶愚者所贪，吾除贪欲如弃涕唾；身如树果不久则堕，亦如浮云须臾则灭，微不觉之，忽然已过，有毁坏忧，不得久安。夫人乐欲以自烧身，贪欲无厌，若饮咸水从致苦患，愚人不解自以为乐；明智观察欲如聚沫，圣贤无漏唯乐法念，充于智慧乃厌爱欲。贪习俗者不见本际，不了本净。王观此身无有坚固，所至到处常自迷惑，不能分别，身无吾我。我身弃捐百千玉女，心无所贪，不慕世荣，第一思惟欲成佛道。希有好德如好色者，唯有圣达视色如粪，察道真实，虽有父母君子梵志长者居士及与妻息，身有重疾，不能分取令无苦患；国土高位金银七宝，何益于己？日照天下，不益盲者。吾观三界一切无常，乐少苦多，身非我有，世间犹寄难可久居。吾见若兹，是故出家，而为比丘不慕世荣。迦维罗卫

者，邦土第一转轮王处也，风雨顺时万民滋茂，最和安隐，吾不慕乐，舍家为道。』

「王曰：『善哉！我得善利乃见至圣，吾志于俗不识至义，因欲相请于无欲人。假使得佛惟见愍念，以为法主当见度脱。我遇十力宿有余庆，得覩大圣投身自归。』前礼菩萨足，右绕三匝，与群臣俱，严驾还国。」

普曜经卷第四

普曜经卷第五

西晋月氏三藏竺法护译

异学三部品第十四

「于是菩萨游在山间，往至尼连水边，乐于闲居心意寂然，慈念十方欲益天人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菩萨遥见鬻头蓝弗，为诸弟子所见恭敬，达知图讖算术天地灾变，为众最师。菩萨心念：『今者此等自以己身，计知算术星宿灾异，为众人师，所见奉事。吾往其所，问其所行能知殊胜，尔乃降伏讲有无法，一心脱门三昧正定超其所学；以权方便观其本末，自覩此等所当行者，世俗定意，然后为说深奥之定，无为三昧乃归大道。』于时菩萨思惟是已，往诣其所。问言：『贤者！所事何师？谁为说法而学此业？』鬻头蓝弗答言：『吾无有师，自然达之。』又问：『今所达者，为何所获？』答曰：『获有想无想定。』菩萨报曰：『宁可从人得学是定乎？』答曰：『善哉！从志所乐。』

「时菩萨起在于屏处结加趺坐。菩萨适坐，功福殊特圣慧无匹，宿世所行卓然有异，入诸定意一切正受；独步无侣靡不通达，百千定意一切备矣，犹如照镜而得自在，而无罣碍。于时菩萨从三昧起，重诣蓝弗所，复问：『宁更有定踰无想乎？进至道耶？』答曰：『无也。』菩萨自念：『蓝弗无信，独吾有信；蓝弗无精进、念、定意、智慧，独吾有之。』

「思惟是已便舍之去，诣迦罗无提所，问之曰：『谁为师主？从何受法？』答曰：『无师，自然畅之。』又问：『畅之何所获乎？』答曰：『获无用虚空三昧。』于时菩萨三昧正受，最为殊特。即复说言：『此业善哉，我所归趣仁亦趣此，俱共在斯，与是众人而为眷属。』菩萨答曰：『今此业者不至灭度，不离于欲，不达无为，不至寂然，无有沙门，不至正觉，非是泥洹。』」

「于时菩萨与彼蓝弗及此迦罗反复相难，知之不及便舍之去。转复前行见三梵志：一曰、忧为迦叶，次曰、那提迦叶，次曰、竭夷迦叶，兄弟三人有千弟子。菩萨过候，问：『何所事乎？』曰：『奉事水火及于日月，上至梵天。』菩萨答曰：『是不真正，水不常满，火不久热，日出则移，月满则缺，梵天无常虽久必终，唯有无为无终无始能无穷极。』所论适竟，因舍之去，还归本处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于时菩萨心自念言：『今吾处在五浊之世，值下劣众外学炽盛，各堕异见九十六经六十二疑，贪身爱命蔽塞愚冥，染慕情欲怀伤害心，不受训诲不向清静，志慕饮食爱恋土地，常行非义不志微妙，不乐慧施爱财贪嫉，志不存此道品之义，不在无碍驰骋情态，住于十恶不离自大，不救众厄放逸不定，难可开化。杀害恣意饮酒无节，唯慕乐之；或事水火日月梵天；或事山神社神虚空天神，海水泉池树木之神；或服果蓏，入山服食，或一日一食，二日三日或至七日一食；或日一揣，二日三日七日一揣；或十五日乃至一月一食，净修梵行四禅四等，上仙梵天不逝生死；或有裸形，或服鹿皮；或事鬼神罗刹阿须伦神，不免恶趣，不能成道，谓之自达不可轨则，无以开化世俗众邪异学。今我宁可示现清行，以用摄取外学之等，显正真业使舍迷惑，所当应行，欲界色界不从彼教，来入佛道。』」

六年勤苦行品第十五

佛告比丘：「于时菩萨作是思惟，六年之中示大勤苦精进之行。以何等故名勤苦行？是事难及人所不逮，是故名曰勤苦行矣。众生之中，若天世人不能修行、成办此业，唯有究竟一生补处菩萨，乃能行之，故曰难办。斯勤苦行，因是现行四禅之法，数出入息令解其意，无想不念无所悕望，在所至奉心无所猗，不贪是四，其像本末宿世所学，无学缘觉菩萨所行，是则名曰周遍虚空。无作非作靡所不作，彼则名曰普护一切，以等如空行禅定事，是亦名曰去无所至。」

「于时菩萨欲现世间开化外学，若干品业训诲诸天示其罪福。外学异术，计死断绝神无所生；或言有常云何罪福。为分别说功德之报，现身口心当行清净，日服一麻一米，六年之中，修立难及勤苦之行，宿命不债。菩萨六年之中结加趺坐，威仪礼节未曾进退，常存露精亦无覆盖，不避风雨，不障头首尘土之患，不起左右行大小便，亦无涕[涅-日+乖]，不屈申俯仰，亦不倾侧，身不倚卧，或兴云大雨电雷霹雳，春秋冬夏菩萨默坐，值此众难未曾举手以自障蔽，诸根不乱不生恐怖；丘聚村落男女大小，牧马牛羊担薪负草，过边兴尘不相念之，不以为患，无所污难。

「彼时菩萨，众人怪之羨之所行，取其草木投着耳中，耳不痛痒，着之鼻中鼻亦不嚏，亦不弃去。诸天、龙神、阿须伦、迦留罗、真陀罗、摩休勒，目自覩见菩萨功勋道德巍巍，来往其边供养奉事，稽首菩萨。

「尔时菩萨定坐六年，现勤苦行，教授开化十二载天人，立之三乘，以是之故，坐六年耳。于是颂曰：

「菩萨前出家，	其功勋真正；
厥心常寂然，	显是愍众生。
在五浊之世，	由下劣俗故；
生此阎浮提，	于世现罪福。
邪学业炽盛，	诸见六十二；
故立此精进，	逼困身毕罪。
浴池诸泉源，	日月众光明；
树木岩石山，	厌鬼地神礼。
自然行精进，	建立难及行；
修成勤苦业，	为众示现此。
身力如金刚，	禅思不可动；
用若干义故，	亦复现缘觉。
若诸天人民，	异学乱见喜；
亦化此等故，	示勤苦之行。
而结加趺坐，	在地无坐具；
日进一麻米，	示现而服此。
示出息不出，	亦无还报息；
六年甚坚强，	禅思不缺漏。
无念无不念，	不念所可行；

心犹如虚空，	禅思不倾动。
不覆盖身上，	亦无所障蔽；
不移动如山，	禅思不增减。
不避其风雨，	亦不障头首；
不失威仪节，	禅思无进退。
村落诸男女，	牧牛马猪羊；
担薪及负草，	行边兴尘土。
不净坩其身，	若干品诸难；
无念不迷惑，	禅思无进退。
身肉为消尽，	唯有皮骨存；
腹背表里现，	犹如箜篌形。
诸所造天行，	须伦龙沓和；
目覩总功勋，	皆其咸供养。
五体礼受教，	令疾得成就；
使我得致是，	如心怀愍哀。
欲降外异学，	闇蔽众邪业；
因是现罪福，	其身坐口言：
『是佛道难得，	髡头何有道？』
行无央数劫，	六年毕其罪。
以是化天人，	其数十二载；
是故人中尊，	坐禅不进退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菩萨修勤苦行竟六年已，心自念言：『虽有神通圣明慧力，今吾以是羸瘦之体，往诣佛树，将无后世边地诸国有讥者乎？谓饿得道。吾身宁可服柔软食，平复其体使有势力，然后乃往至其树下，能成佛道。』时有丘聚名曰修舍慢加，有长者女，日日饮食八百梵志，见知菩萨造勤修行，常愿奉供。大圣菩萨，即夜往树下坐。时长者女，始出嫁时，有愿生男子者，必当与作甘美肴饍，祠山树神。时长者女，生得一男心中欢喜，[[[(土/口)*爻)/牛]千头牛展转相饮，取其淳乳用作乳糜，欲祠树神；即便遣婢先往扫除。婢见佛坐，不识何神，还启大家扫除已竟，树下有神端正殊好，非世所见。

「时女闻喜欲取糜往，糜跳出釜高一丈余不可得取，女甚怪之。时八百梵志中师见之谓女：『今此乳糜非凡夫所应服者，唯临成佛，服食此饭乃消化耳。』天于虚空而出声曰：『今日女欲兴立大祠，有大菩萨在于精思勤修苦

行，已从坐起，汝本有愿当先饭之。食之充满，尔乃逮成无上正真之道，为最正觉，便说此意勿违本愿。』时长者女闻天神言，即取乳糜盛满金钵，手执宾干与八百梵志，俱往尼连水边。」

佛言比丘：「菩萨知之，即以神通慧力，还江水边，忽然而度，随其习俗示现入水而自洗浴。时八万天子各按树枝供养菩萨，菩萨牵枝出在岸边，其身轻便清净无垢。菩萨适住，时兜术天子号离垢光，寻取天衣袈裟僧迦梨，化沙门形奉上菩萨，于时菩萨即取着之，静然而住。时尼连江水中龙妻从地化出，以微妙床贡进菩萨，菩萨即坐。时修舍慢加村落长者女与诸梵志，奉美乳糜诣菩萨所，稽首足下右遶三匝，以宾干水灌菩萨手，以美乳糜进奉上之。菩萨愍哀女故辄受食之，气力得充心无所恋，持金钵投之江水，具足千龙即摄取之而供养钵，于时奉床龙妻得之，用立神寺勤心供养。诸天百千亿载，悉取香水和泥起寺，其欲供养菩萨钵者，各现宫殿咸共奉事。于时村落长者女等，佛与发爪得之起塔供养。」佛言比丘：「菩萨适服此乳糜以成福愿，身遂充满容色光光，踰于日月。于是颂曰：

「『时世尊精思，	勤心自念言：
「身神通慧力，	往诣树王下；
成一切智慧，	以逮诸通慧。
便行普愍哀，	最后救众生；
我宁可服食，	令身得充满。
往到树王下，	成圣一切智；
不以少薄福，	得致天人安。
不得成明眼，	还身力甘露；
至说宿功德，	决斯安隐祠。」
其心思如是，	天闻告村落：
「金钵盛乳糜，	往诣江水边；
奉上心踊跃，	逮得道甘露。」
所行百千劫，	诸根悉寂定；
诸天龙神往，	大圣至水岸。
适施度无极，	入水自洗浴；
以洗除心垢，	愍伤于世俗。
亿千天欢喜，	各赍华[打-丁+鸟]香；
世寂适入水，	人中上洗浴。
念知是菩萨，	建立行无垢；

仁贤适洗浴，	百千天奉事。
其身无垢秽，	天子奉袈裟；
身即着衣服，	着衣服已竟。
龙妻寻欢喜，	奉之好床座；
寂定意便坐，	为世之道眼。
修舍女奉食，	金钵盛乳糜；
稽首礼足下，	大通即服之。
服此得充满，	投钵着水中；
诸天奉真诚，	来供养于佛。
如来适饭竟，	乳糜极甘美；
其身气力充，	行诣佛树下。
适到佛树下，	行身不动摇；
强如帝释步，	建立菩萨行。』

「于是菩萨饭食已充，愍念十方救济危厄，欲坐树下现成佛道度脱众生。十方诸佛，咸示威变，显其瑞应，五百化鸟自然来现，往诣其所遶菩萨身，畅悲哀音，叹其宿世所行无量积累功德，为一切故，欲化五趣故现五百，令去五阴，消除五盖，拔五道行，逮五神通，化去五五二十五事，所处甚难，存处道场，住无所住，本无定慧。于是颂曰：

「『从无数劫来，	积德行六度；
四等心四恩，	护三界之将。
大慈无盖哀，	欲脱痴聋盲；
今当成大道，	具三十二相。
随俗而现身，	说苦空非常；
使了悉本无，	入佛三宝藏。
俗人罪所盖，	十二因缘障；
不达无上真，	生死沉没亡。
若解一切空，	不犯五阴行；
阴衰已消灭，	心净如法王。
至真无上慧，	莫能限量；
光明踰日月，	所济无有疆。
须弥尚可称，	虚空可度量；
不及大智慧，	大圣无极行。』

「叹此颂时，无数天神皆发无上正真道意也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菩萨江水边洗已饭食乳糜，知气力充，往诣佛树；佛树下修如法行，皆无所动坚住如山，不谄蔽行，不逼短气造立清静，不动摇行而不相振，以不强项性不卒暴，所行高下自然平等；演光明王晃晃灼灼，至真善行消垢下意；法过去佛清静正行，至师子床不坏性行；断众恶趣思念永安，弃魔力势令不堪任；度众邪行受正法业，灭冥树尘生死之本；使无部党，释梵四王行无所处；一心勇猛恐伏怨难，所游独步达一切智，心意无双断终始滋，舍欲诸贪使灭四难，无为无畏度于彼岸；如是行者，菩萨德行功勋皆成。诣江水边至佛树下，欲行天人化其道路，弘广无际，又斯道路左右七宝栏楯，悉令严正，高四丈二，上有交露行诸台阁，亦众宝成天盖幢幡，处处皎饰，七宝树木高大妙好，诸宝树间琦珍为绳；交络诸树两两树间，有一浴池，池底金沙中生青莲芙蓉茎华。其树四边宝为栏楯，明月琉璃杂厕其间，鳧鴈鸳鸯游戏其中，八千玉女香汁洒地扫道令净，二万玉女垂诸宝璎，散诸天华。其树间地七宝合成，八万玉女各持供养，名香木蜜诸杂琦异，执金香瓶着宝垛上；一一垛上有五千玉女，鼓天之乐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比丘！菩萨欲诣佛树下时，严治道路巍巍如是。至江水边，诸志大乘亦入此路。其夜菩萨当成佛时，千梵天王告梵天众：『其福功德显耀清静，皆修道迹，慈悲喜护禅定神通，从千劫来奉行大道，今诣佛树，吾等当共往供养之，所修令吉以能归命，无有恐惧，终无所畏，无八难患，生天上人间十方佛前。』在梵天宫，梵天闻之，六年苦行今诣佛树，皆共善心当怀悦豫，供养菩萨大千世界之法主也。天帝释梵、日月天王，诣江水边皆往奉迎；在亿载佛国，皆心念之，今诣佛树下，当降伏魔，无能见顶，上至梵天，亦无能覩。今尊身相甚妙，庄严其身三十有二，言辞柔和清静无垢，音声雅妙过踰梵天，今坐树下当共供养。其忍辱力，释梵知之忽然安隐，悉断一切尘劳结缚，若有闻者，致甘露迹成缘觉业；若逮佛道，普世界众生皆来供养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有一梵天名曰三千建立，覩此三千大千佛国，平等如掌悉令照明，化于此地生软青草，在其左右犹如天衣，如是草比遍大千佛国，而于众生无所妨害，庄严此国。东方释梵及四天王，诸菩萨众不可称计，诸佛国土诸菩萨众，皆来供养。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诸佛国土无央数众，释梵四王庄严供具，皆来贡上。一一佛土若干庄严，铁围、大铁围一切诸山，是诸佛国忽然不现，悉不知处，唯覩一切诸菩萨身普周佛土，诸天子等又有十六人侍从

菩萨。其名曰：转进菩萨，无进菩萨，施与菩萨，爱敬菩萨，勇力菩萨，发猛菩萨，善住菩萨，总持菩萨，照曜菩萨，华鬘菩萨，法英菩萨，吉恐菩萨，不害眼菩萨，大净菩萨，净严菩萨，戒净菩萨，眷属围遶，是诸天子等，悉不退转逮得法忍，供养菩萨庄严道场，平治其地三千二百里，周匝围遶有好七重栏楯，七重行树，七重交露漫漫，七重宝楼，皆悉紫金诸杂校饰。若干种品诸宝莲华自然化生，烧众名香；上虚空中立一宝盖，覆于十方诸佛国土，生诸宝树，诸天人民，其树华果悉现道场；其十方界水陆众华，悉现道场。十方佛国菩萨道场，所可庄严不可限量。功德圣慧清净之业，亦现道场。佛树如是，诸天子等眷属围遶，庄严佛树极令清净。一切诸天龙鬼神干沓和，所可庄严宫殿室宅，若干品妙悉遥目覩，咸共叹曰：『善哉，善哉！功德福报应不可思议。』

「彼佛树神有四天俱严治道树，一、名足迹，二、名边豆，三、名善意，四、名布精，庄严佛树供养菩萨。其树根茎枝节诸叶华实，皆悉茂盛围遶佛树，广长极妙高八十里，巍巍无量栏楯树木，交露众帐亦各七重，七宝合成周匝围绕，犹如忉利昼度之树，若有见者而无厌极。三千国土，国土坚强犹如金刚不可毁坏，自然现彼菩萨坐树当成佛道。」

佛言比丘：「是菩萨身演大光明，普塞恶趣，灭除八难，病者得愈，恐怖得安，系缚得解，聋盲瘖痴皆悉解脱，贫者大富，尘劳热者悉彼疗治，饥渴饱满，怀妊得产，老耄强健；当尔之时，悉无欲缚，无淫怒痴，不想患厌，无有诤讼。当尔之时，一切众生相视如父如母如子如身，皆怀慈心。于是颂曰：

「『其至无择界，	现于地狱中；
诸有苦恼者，	咸得入安隐。
畜生自然和，	各各相爱念；
皆共怀慈心，	逮得无所畏。
至于饿鬼处，	诸饥渴穷厄；
皆获得食饮，	因菩萨威神。
八难皆闭塞，	消灭诸恶趣；
众生悉安隐，	快乐如天上。
诸有聋盲者，	众根不具足；
应时悉视听，	其身皆备悉。
淫怒痴尘劳，	众生被热恼；

诸尘得休息，
贫者得财富，
病者悉除愈，
无厌及瞋恚，
尔时咸相敬，
如父母一子，
众生等如是，
时菩萨光明，
犹如江河沙，
不碍诸铁围，
一切诸佛国，
见罗列诸宝，
庄严诸佛土，
十六诸天子，
庄严其道场，
诸所可庄严，
菩萨威神故，
诸天龙鬼神，
各各起宫殿，
以见此清净，
善哉福之报，
众口意所行，
诸利义悉吉，
如宿世所行，
诸所罪福报，
庄严殊道场，
犹如昼度树，
因缘不自在，
菩萨清净业，
皆悉念正真。
皆得生天上；
系缚得解脱。
无有诤讼者；
皆共起慈心。
展转相爱念；
相爱如父子。
普照耀佛土；
普遍四方界。
通过诸黑山；
悉现如一土。
平正如手掌；
以供养菩萨。
围遶佛道树；
三千二百里。
不思议亿国；
皆现彼佛树。
真陀摩休勒；
遥望悉见之。
诸天人欣喜；
所作今悉见。
所可修平等；
心所愿輒得。
所愿悉具足；
所获亦如是。
四天子交饰；
佛升忉利天。
悉说诸功勋；
如本所作行。』』

迦林龙品第十六

佛告比丘：「菩萨身光照迦林龙王宫，龙蒙佛光身心悦豫，消诸尘劳，普获安隐，面目欣怡。尔时龙王见斯光明，目即得开，与眷属前而赞叹曰：『我已曾见拘留秦佛，从来久远，亦见拘那含牟尼佛并及迦叶，光明所照。覩诸

法王光明无垢，必当有佛，相好愍哀慧明兴世，故照我宫，金色光光不妄晃昱，明踰日月火焰明珠所不能逮，天帝梵光自然远边，阿须伦明亦不能及；宫殿常冥今忽大明，觉了离垢身得安隐，心怀踊跃体无众患，无热清凉，无数亿劫精进不疑。诣道树下，善哉！共取华香衣服宝瓔珞琦珍，名香捣香篋篋乐器，当往供养，执有功勋。』

「龙后闻之，欢喜悦豫出观四方，遥见菩萨如须弥山，威光庄严，百千亿天而围绕之，释梵奉敬心中踊跃，见其涂路。时龙后喜诣度世所，投身作礼叉手前住。于是大悦，供养华香众杂名香鼓乐，而嗟叹曰：『功勋真正，见尊善哉，如月盛满，化众度世，覩前至圣所见瑞应，今见亦然等无差别。今必降魔逮得灭度，犹贾脱难，宿曾布施如所愿得，逮致忍辱，所求精进，乐于禅思，然智慧灯，本所行愿今悉具足，必成最胜。犹如有树华实茂盛，致佛灭度，如千泉源汲水无尽。』其心欢悦，普悉兴云而雨遍至虚空：『今必成道，体紫金色光周遍佛土，一切恶趣悉致弘要。其三千国诸豪尊位，令三世医必当诣佛，耀于天下犹安明山不可倾动，如明智人覩四大海尚可枯竭，诣树王下无能蔽障不成佛道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于是菩萨心自念言：『诸过去佛，为在何坐得成无上正真之道为正觉乎？』复更念言：『过去诸佛坐于草蓐成最正觉。』虚空之中无数百千天，覩菩萨心即时报言：『如大圣意，过去如是，皆坐草蓐成最正觉。』」

佛语比丘：「于时菩萨见路右边，有一人名曰吉祥，刈生青草柔软滑泽，整齐不乱好若天衣。时菩萨见，即便越道诣吉祥所，以慈和心与共谈话，而谓之言：『敷演善教而劝助之，言辞温雅无有麤犷，其心安和而无恶意，除淫怒痴演哀鸾音，释梵八声甚深难及，如师子吼犹若雷震。十方佛国众生蒙化，皆得安隐。有所讲说，百千法音无能制止，以一法音普入诸声，皆相安和至于解脱。普悦众会，一切诸佛所说应时与慈仁语。吾欲得草，吉祥与我！今日欲得，当伏邪力成无上觉。无数劫来所施调意，弃舍诸想奉行禁戒，今应获之。忍辱精进智慧功力，声名智力禅定神通，脱门道力今当获之。』于是吉祥，闻导师说清和之辞，欢喜踊跃，身和意悦奉柔软草，兴大功祚度于无极：『吾成甘露，吉祥施座当得佛道。用施草故，吾无数亿劫修勤苦行，奉若干业，智慧功德善权方便，心意坚强然后得佛，必成正觉如我今也。若至道场当教余人，果得所愿，知吾得佛分别甘露，当来听法逮最贤

圣。』适施草座地则大动。天在虚空皆共叉手合掌叹曰：『今日降魔及官属力，乃逮甘露无上正真。』」

佛语比丘：「往诣树时，诸天化作八万佛树师子之座，心自念言：『当令菩萨坐此严净成最正觉。』又诸佛树华果茂盛，或淳香树高四十里，或有佛树七宝琰成高八千里，或四千里，或高百千由旬，一切佛树具足八万；若干天衣而布其上，或布莲华若干种品，以为床座。菩萨座上，有三昧名曰净耀定意正受，适以是定三昧正受，一切佛树皆菩萨坐，相好严身；一一天子，念知菩萨坐我座上不在余座。净耀定意威神之故，地狱、饿鬼、畜生皆得休息，诸天人民、五道所生众生之类，皆自目覩菩萨大士坐我佛树下，不见在余也。其下劣众大薄福者，见于菩萨身坐草蓐，诣菩萨所右遶七匝。

「尔时菩萨则坐自然师子之座，力势坚固猛过龙象，豪尊自在无能及者。名称普闻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，福祚妙达，能降魔怨故，现坐于草蓐。其身直坐心意正定。有德之人，时见菩萨坐师子床，如月盛满照于十方。菩萨自誓：『使吾身坏肌骨枯腐其身碎尽，不成佛道终不起也。从无央数亿姪载劫，勤为苦行今乃得之，终不回还。』」

佛语比丘：「尔时菩萨坐佛树下，有大光明号班宣道场，放斯光明普照十方无限佛界，遍虚空际照诸佛土。尔时东方离垢世界，无垢光如来佛国，有一菩萨名耀严光，光往劝照，与无央数菩萨眷属往诣道场，适诣佛树。南西北方四隅上下十方佛国，尽虚空界所有佛土，皆见菩萨坐一道场树下，咸悉覩焉如近相见。五道众生展转相视，皆见菩萨如观手指。云何大圣微妙如是？彼诸菩萨见其面像，说是偈曰：

「『无尘劳瑕疵， 拔除众垢浊；
身光照十方， 超越诸威曜。
其福慧定意， 积累无数劫；
彼最胜能仁， 普遍一切方。』

「于时南方宝焰如来佛国，最净世界，菩萨名现宝积盖，光往劝照，与无央数诸菩萨俱眷属围遶，往诣佛树供养菩萨；执一宝盖皆覆道场，释梵四王展转相谓：『获严净盖为供养谁？』时宝盖中出是偈言：

「『百千那术载， 以施无等伦；
常怀弘慈心， 此有殊特相。』

钩瓏演光明， 今至佛道场；
力势难可及， 故来供养此。』

「于时西方思夷像佛土，华严神通如来世界，菩萨名无着光明，其光劝照，与无央数诸菩萨俱往诣道场，宝交露帐；十方天、龙、鬼神、健沓和，展转相谓：『此严净光为从何来？』宝交露帐，说此偈曰：

「『宝车及宝衣， 高上至三界；
宝称乐宝眼， 被铠而精进。
今当得佛道， 众菩萨皆至；
致此宝交露， 供养彼最胜。』

「于时北方日转世界，蔽日月光如来佛土，菩萨名净王，光往劝照，与无央数，诸菩萨俱往诣道场；十方世界所有德净，皆现高座，时菩萨众皆说此言：『谁今致此若兹严净？』其普严净，演是偈言：

「『其身清静者， 无数功德慧；
所行口清静， 彼宣斯法目。
斯心常清静， 久发慈悲心；
今至树王下， 供养释尊人。』

「于时东南方德王世界，德明王如来佛土，菩萨名德音光明，其光劝照，与无央数诸菩萨俱，往诣道场供养菩萨；持交露台中有高座。其交露台，演此偈言：

「『其功勋德普， 须伦鬼休勒；
彼德王福称， 以奉上道场。』

「于时西南方乐成世界，宝林如来佛土，菩萨名宝光明，其光劝照，与无央数诸菩萨俱，来诣道场供养菩萨；致无量宝交露之台，中有高座。其交露台，演此偈言：

「『彼善意恭敬， 施无数珍宝；
讲堂及轩窓， 舍身及车乘。
严交露华盖， 微妙好园观；
惠头及手足， 由是坐道场。』

「于时西北方雨氏世界，雨香王如来佛土，菩萨名积雷雨音光明，其光劝照，与无央数诸菩萨俱，来诣道场供养菩萨；致众香交露台，中有高座，雨众名香散高座上。其雨香音，演此偈言：

「『雨法遍三界，具解脱光明；
雨离欲甘露，至灭度无为。
消一切众尘，悉断结缚毒；
禅思神足力，造三品华香。』

「于时东北方乐帛交露世界，宝盖起光如来佛土，菩萨名严帛帐光明，其光劝照，与无央数诸菩萨俱，来诣道场供养菩萨；其交露帐以宝为地，化作菩萨相好严净，是诸菩萨各各执持天华香，卑身低头说此偈言：

「『瞻大众恭敬，嗟叹亿载佛；
所说如梵天，稽首诣道场。』

「于是下方普明世界，普现如来佛土，菩萨名宝藏光明，其光劝照，与无央数诸菩萨俱，来诣道场供养菩萨；焰光高座紫金莲华自然现矣，彼莲华上化有天像，则以右手执宝璎珞垂缯幡彩，卑身低头说此偈言：

「『其身恒恭敬，常礼佛弟子；
礼佛舍自大，吾礼德功勋。』

「于是上方虚空世界，无限眼王如来佛土，菩萨名虚空藏光明，其光劝照，与无央数诸菩萨俱，来诣道场供养菩萨；十方佛土如虚空界，合集诸华名香捣香，衣服华盖幢幡，金银众宝，象马车乘，树叶花实，男女大小，捷沓和、真陀罗、天、龙、鬼神、释梵四王时放大雨，使诸众生想欢喜悦，其有恐惧令无畏难。于是颂曰：

「『好谈如菩萨，奉愍伤得道；
庄严净应度，德踰大威神。
或上雨虚空，垂百千宝璎；
或上香宝鬘，现垂轩华香。
或地师子吼，演空无相愿；
或空扬大声，古未见此华。
或在空上界，现已千亿宝；

遍空故吉祥，
应时放光明，
或现宝幢英，
明珠停虚空，
或心化须曼，
或头面稽首，
或可如须弥，
或至四方泽，
手执持宝杖，
或现寂梵像，
毛出柔软香，
或如天帝释，
往诣佛道场，
或至四方域，
雨光果须曼，
或受持华香，
佛子现半身，
或受分陀利，
住相三十二，
身大如须弥，
幢幡及华香，
目覩天地烧，
念入法门行，
或畅真陀音，
庄严如玉女，
身如刚无坏，
或来口说义，
或宝场宝掌，
雨宝华名香，
出地大宝藏，
辩才令意觉，
持无畏如山，
十方亿载国，
叹菩萨福佑。
覆蔽魔宫殿；
最福诣佛树。
光曜月善月；
雨道场佛树。
天子念造敬；
虚空手散华。
烧诸好名香；
遥覩见菩萨。
澹泊寂然住；
等慈悲喜护。
亿载天围绕；
叉手散明珠。
捷沓鬼真陀；
此诸神叹勇。
树叶华香散；
卑已散华香。
青莲若干华；
叹尊无所著。
在虚空自投；
见三千佛国。
悉见诸合散；
闻天不与欲。
颜色妙具足；
观天人无厌。
心行弃自大；
浴身光去垢。
办百千幢盖；
众生苦立安。
毛说亿载经；
解众生迷惑。
化乱第一安；
今日觉甘露。』』

佛告比丘：「菩萨严净如是比像，国土自然，去来今佛诸佛国土，菩萨道场所作严净，皆以普现交露台阁。菩萨如是坐此高座，其斯欲界诸天之中，计魔波旬最为豪尊，今吾应义当成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，当感致魔令到于斯，缘斯降伏。因斯摄化诸欲界天子，具足得本，及魔界天，见师子吼降伏一切，成最正觉，尔乃发起三界众生。」

◎

◎召魔品第十七

佛告比丘：「于时菩萨有光明，名消魔宫场，演斯光明普照三千佛国，靡不周遍，曜魔宫殿皆使覆蔽。从其光明使魔波旬闻此像教，大清净士从无数劫，积功累德弃国捐王，愍哀正真欲成甘露。在佛树下，己身已度当度余人，己越三界当脱他人，己身已安当安一切，己身寂灭灭度他人，处在闲居护诸恶趣令无有余，为天世人一切师父。神通已达，永离诸恶趣令无有余，为天世人一切师父。神通已达永获大安，以甘露安安于一切。当空汝界加缚卿颈使无势力，失众眷属，心中隔塞不知何计。当兴法雨，润泽一切。」

佛语比丘：「时魔波旬闻是颂教，卧寐梦中见三十二变：一、见宫殿闇冥不明；二、见宫殿污泥不净；三、见宫殿毁坏破散而生荆棘；四、见恐怖衣毛为竖驰逸散走；五、见迷惑失道入于邪径荆棘瓦石；六、见其后园所生树木无有华实；七、见池水枯竭无诸莲华；八、见鳧鴈鸳鸯孔雀哀鸾百鸟禽兽皆无羽翼；九、见其大鼓箜篌乐器破坏断绝弃捐在地；十、见舍所爱敬妻子眷属别异处寐；十一、自见己身床上堕地破伤头面；十二、见诸魔子威神力强，皆来稽首归命菩萨；十三、见魔四女迷失时节化为老母；十四、自观己身衣体污泥垢尘；十五、自见墙壁轩窗台阁门户倾危；十六、自见军众鬼神、闍叉、厌鬼、捷沓和、天龙眷属，一切手脚，其身及头皆堕在地；十七、见欲界诸天、天帝释、焰天、兜术天、无憍乐、化自在天，各自舍去不从其教；十八、见魔宫殿所居止众裹覆头首；十九、见大自在今不得已；二十、自见眷属不为归伏；二十一、见头冠帟珠玑瓔珞火自然烧；二十二、见魔宫殿自然震动；二十三、见诸树木而截堕地；二十四、见诸可意业都不复现；二十五、见其水决没坏宫殿；二十六、见河水崩颓灌民居舍；二十七、见一切天王皆来归命菩萨瞻其颜色；二十八、见身床卧自然出外；二十九、见其余眷属而舍远去归于菩萨；三十、见吉祥釜灶皆悉毁坏；三十一、见诸梵王诸魔官属宣传不吉；三十二、覩见十方一切众生归命菩萨而从受教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魔于梦中见是诸变，时从梦起心中恐怖，衣毛为竖，召会大臣及诸兵众，为告说此梦中所见。魔有智臣，名师子安，王问此大臣及诸会者：『我于梦中，闻于空中自然出声，释家生子身相众好，六年之中修勤苦行，诣佛树下当成正觉。从梦觉已心自念言：「今此菩萨度无央数亿载人民，必空我界令无有余，当禁制之。有德如是，輒成佛道，名曰法王普往归之。以何方便断其径路令不成就？」以大兵众而往伏之。』于是颂曰：

「『以将大兵众， 共行害除之；
 便就其树下， 危杀此沙门。
 将四部之兵， 其欲爱敬我；
 与我共战鬪， 急速往遣之。
 缘觉及罗汉， 遍满于天下；
 灭除我众兵， 使无有力势。
 如是当成佛， 天地之法王；
 部党甚炽盛， 为佛无断绝。』

「于是魔子导师，为魔波旬说此偈言：

「『大人面何变， 颜色不如常；
 如忉利天人， 其身不和调。
 今何所见闻， 疾告今欲知；
 常观正本末， 疗治其疾患。
 闻天人所言， 卧寐见恶梦；
 若皆众中说， 闻者自投身。』

「魔子导师自诣启父：『我会大众虽宣音声，令无所胜，使无非恶，众庶心生，或有所生，或无所生，如是服响自于树下，今现瑞应则为吉祥，不见轻慢也。我察必安具众吉祥，善与少事令罪不生。我见寂然所可导御，不起幻术，不以吾我，行成吉祥正真导师。』导师复言：『若有威力而不成力，自然羸弱有生勇士慈行得胜。假使萤火满三千界，有一毫明，必能普照十方天下，其心怀秽妄道习惑，轻于明智彼病难治，无能动移亿佛不疗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于是波旬不用导师之言，即召千子——其五百子导师之等，信乐道德归于菩萨，住菩萨右；其五百子随魔教者住菩萨左——时魔波旬告诸子言：『汝等一心共立建谋，以何力势胜菩萨乎？』其右面子名导师者，答父波旬而说偈言：

「『令诸子诤岂为好， 自任讼理欲断根；
 小虫欲与师子战， 勇如是行岂胜佛。』」

「其左面子，名曰恶目，以偈报答：

「『适覩我身力便伤， 如树墮地拔根枝；
 于今沙门察我住， 以得视息复欲喘。』」

「其右面子，名曰软音，以偈报曰：

「『欲兴恐惧消大海， 所行颠倒求安和；
 斯观菩萨之面像， 吾不谓父为奇讶。』」

「其左面子，名曰不净，以偈答曰：

「『自见一己欲得胜， 卿作沙门默然退；
 见我兵众无数千， 皆共猛兽害汝形。』」

「其右面子，名曰善意，而说偈言：

「『象大钩锁所有力， 勇执金刚密健人；
 建得忍力藏柔软， 使诸刚强永无力。』」

「其左面子，名曰强威，重说偈言：

「『虽菩萨身光消病， 我入于彼悉破坏；
 受持善根如劫烧， 我身当害于菩萨。』」

「其右面魔子，名曰善因，以偈报曰：

「『山尚可动空可墮， 其大海水尚可尽；
 虚空尽可行在地， 不得甘露不舍树。』」

「其左面魔子，名曰所入变，复以偈答曰：

「『日月光明犹可蔽， 魔宫殿住能隐水；
 岂取一滂尽江海， 将兵回还勿雷吼。』」

「其右面魔子，名曰德悦，复以偈报曰：

「『日月可灭明， 铁围可不净；
 菩萨之清净， 已一无能当。』」

「其左面魔子，名曰求便，实时颂偈答曰：

「『无兵无党名纯淑， 其面妙好无铠仗；
 未见无兵欲战鬪， 如我今日必相害。』」

「其右面子，名曰德严，以偈报曰：

「『不可从己而独言， 心怀忍力精进强；
 行三脱门智慧财， 德力为兵相降伏。』」

「其左面魔子，名曰不还，以偈答曰：

「『当还害之如烧草， 正使吉呪不免箭；
 呪以成者破山还， 不令太子住不驰。』」

「其右面子，名曰法乐，以偈报曰：

「『虚空可尽令有形， 其众生界可一同；
 柔软风冷尚可获， 菩萨树下不可移。』」

「其左面子，名曰澹怕，以偈答曰：

「『我父境界供自然， 众人所欲皆有之；
 皆当破坏害其命， 就树下危乃舍去。』」

「其右面子，名曰一切吉，以偈报曰：

「『假使三千满中物， 皆成为毒不能伤；
 淫怒痴毒大恐难， 皆欲加圣终不能。』」

「其左面魔子，名曰乐贪，以偈答曰：

「『百千玉女自庄严， 鼓于无数伎乐音；
 受喜数受乐欲好， 从是致安诸所慕。』」

「右面魔子，名曰法行，以偈报曰：

「『以法所乐而自娱， 慕敬禅定好甘露；
度脱众生受以慈， 谁复有心乐于欲。』」

「左面魔子，名曰好跂，以偈答曰：

「『月行虚空有所至， 除去闇冥故清明；
我等今日得沙门， 毁灭所行诸觉业。』」

「其右面子，名曰师子吼，以偈报曰：

「『无数野狐而鸣呼， 不如一勇师子吼；
百兽闻音怀恐惧， 战栗惊怛奔四方。
今者卿等亦如是， 不闻人尊颁宣法，
自强广远妄所说， 闻圣师子吼降伏。』」

「其左面子，名曰念恶，以偈答曰：

「『今来众会无数变， 云何观此诸头首？
愚人覩是不舍走， 言降伏之乃讹言。』」

「取要言之，一切魔子，清白部，又黑冥部，各各说偈。于时有一将军，名曰贤天，为魔波旬说此偈言：

「『是君之所知， 释四王真陀；
阿须伦迦留， 叉十稽首礼。
何况所不惑， 梵天及光音；
净居诸天子， 普亦自归命。
今所生诸子， 从尊受教令；
斯等敬菩萨， 至此皆稽首。
今斯魔军众， 三千二百里；
恭恪悦意观， 心中怀踊跃。
覩之面和悦， 百千天雨华；
无数神供养， 诸天下宾王。
诸魔众所作， 愤乱鼓不鸣；
能还者为智， 必不得其胜。
佛树为吉祥， 鳧鴈些孔雀；
不畏而悲鸣， 不胜不如还。』」

魔众所住处，	雨墨及尘土；
道场雨众华，	唯听愿回还。
魔众所住处，	沟坑布[金*疾]鏖；
道场于香熏，	智覩当还逝。
前所梦见瑞，	目覩何不还；
为欲奈之何，	处所已破坏。
其滥衍化人，	瞋于凡大仙；
精进极叹颂，	雨雷不生草。
精进仙人还，	应仪能合偶；
不害众生故，	头首得自在。
天王不闻乎，	身相光远照；
出国无所异，	成佛降尘劳。
其身如是净，	仙人奉敬之；
当往诣至尊，	莫不启受教。
眉间白毫毛，	若演其光明；
覆蔽亿国土，	盖魔宫不现。
无能见其顶，	极察不能覩；
无能堪任观，	成就正真觉。
犹须弥铁围，	日月天帝梵；
土地诸道场，	树木山稽首。
福力有智力，	圣力精进力；
忍力禅思力，	魔力消无力。
犹如坏为器，	必当疾毁坏；
师子比禽兽，	萤火比日月。
求比无等伦，	师子虺同耶；
比察于菩萨，	不见有等类。』

◎普曜经卷第五

普曜经卷第六

西晋月氏三藏竺法护译

◎降魔品第十八

「于是魔波旬心中愤乱，恐怖色变强颜不去，不欲退还故作讹言：『我所为是，告其兵众，卿等并心皆共和同，所可见知诸天鬼神逼迫菩萨莫使纵逸也，当共伏之尔乃舍去。』」

「尔时波旬告其四女：一名、欲妃，二名、悦彼，三名、快观，四、名见从：『汝诣佛树惑乱菩萨，嗟叹爱欲之德，坏其清静之行。』女闻魔言，即诣佛树，住菩萨前，绮言作姿三十有二：

「一、曰张眼弄睛。二、曰举衣而进。三、曰[言*口][言*口]并笑。四、曰展转相调。五、曰现相恋慕。六、曰更相观视。七、曰姿弄唇口。八、曰视瞻不端。九、曰嫫媿细视。十、曰互相礼拜。十一、以手覆面。十二、迭相捻握。十三、正住佯听。十四、在前跳躐。十五、现其髀脚。十六、露其手臂。十七、作鳧鴈鸳鸯哀鸾之声。十八、现若照镜。十九、周旋出光。二十、乍喜乍悲。二十一、乍起乍坐。二十二、意怀踊跃。二十三、以香涂身。二十四、现持宝璎。二十五、覆藏项颈。二十六、示如闲静。二十七、前却其身遍观菩萨。二十八、开目闭目如有所察。二十九、俾头闭目如不视瞻。三十、嗟叹爱欲。三十一、拭目正视。三十二、遍观四面举头下头。

「菩萨心净，犹明月珠而无瑕疵，如日初出照于天下，犹如莲华在于泥水而无所著，如须弥山不可移动，其德高远诸根寂定，其心澹泊而无增损。

「尔时魔女善学女幻迷惑之业，往欲乱道，而重言曰：『仁德至重诸天所敬，应有供养，故天遣我。我等既好年壮盛时，天女端政优钵华色莫喻我者，愿得晨起夜寐供事左右。』」

「菩萨答言：『汝宿有福受得天身，不念无常而作妖媚，形体虽好而心不端，譬如画瓶中盛臭毒，将以自坏；有何等奇福难久居，淫恶不善自亡其本，死则当堕三恶道中受鸟兽形，欲脱致难。汝辈故来乱人善意，非清静种，革囊盛臭而来何为？去，吾不用。今阿母等不安天上，何为横来？』其魔王女化成老母，不能自复，即还魔所而说偈言：

「『禁戒清静不乐观， 所视恭敬无瞋恨；
 所察威仪无愚冥， 其身微妙审详序。
 快说女人之瑕秽， 已离爱欲无所恋；

天上世间无等伦，	不见真行如是者。
所在进止覩女像，	本净谨慎妙巍巍；
坚一其心无瑕秽，	犹如安明不可动。
察福威神及功勋，	从无数劫护禁戒；
清净梵天无数亿，	头面稽首真人足。
必当降伏我魔兵，	輒成道德如前佛；
以故我等不可争，	逮得尊业疗一切。
所观如空明珠宝，	亿载菩萨往恭敬；
若干杂形如妙华，	迦留须伦山树木。
有所思惟无想念，	咸来供养于十力；
其面眉间功勋光，	斯明极曜遍照远。
所行之处无求便，	所受根本无所失；
无瞋无尘无有所，	举动作事常少欲。』

「于是树神，覩其威神即怀恐惧，承佛威力，所言至诚悉共和同，以十六事嗟叹菩萨：今清净人极妙巍巍，如十五日月盛满时；其明普照，犹如日出曜于天下；如树华茂无不芬葩，奇相众好金色从容；诸根寂定，犹如莲华处于浴池；所演有威，犹狮子吼而有殊特；犹念菩萨，在林树间独步无畏，所造习行人中独尊，譬安明山踣于大海超绝独显；平等坚固，如铁围山出众山上；尊人功勋普闻远近，若水具足摄持天地；其意恢廓而有殊特，斯心无限犹如虚空；其心正住曜无等伦，譬如天地众生所仰；其心清净而无秽浊，万民悦豫至无有余；其意清明无能覩者，一切众生所可慕乐；有所度脱而有超异，悉断一切诸所想念；尊力无上犹如钩鏃，莫不为伏；所行精进志性坚固，诸狐疑者众结悉解；退降魔众捐弃于兵令还归宫，尊人善利致得十力，力势无双。如是比丘，树神以十六事，嗟叹菩萨功德无侣，闻者莫不欣喜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净居诸天以十八事，嗟叹菩萨，毁些魔众。何谓十八？」

「魔以见弃犹如羸老不能得胜，一。」

「波旬劣极如朽墙坏，二。」

「波旬大圣一己勇猛至愿而降伏卿，三。」

「波旬无侣如病无养，四。」

「波旬无力犹门户破，五。

「波旬今见远弃如失娱乐，六。

「波旬今日住于邪径如贾失路，七。

「波旬疾弃如病不除，八。

「波旬愚痴所在不安，九。

「波旬不孝不知报恩，十。

「波旬驰走如师子吼小兽驰逸，十一。

「波旬见摈如众斥弃，十二。

「波旬不知时节福尽无余，众所舍除如满器土，十三。

「波旬已见缚束，勇猛巧言自恃怕摈，十四。

「波旬失众力如失头发手足，十五。

「波旬无意如狂失志，十六。

「波旬迷惑不知家处，十七。

「波旬奔驰如狂逸走，十八。

「如是，比丘！净居诸天以十八事毁訾波旬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宿卫佛树诸天，以十六事覆蔽于魔。何谓十六？」

「今日菩萨降伏波旬及诸官属，一。

「今日菩萨总以大势力摄取波旬令自然羸，二。

「今日菩萨使魔波旬不知处所，若日光明暲于荧火，三。

「今日菩萨以佛大权过诸天威拔恶根本，四。

「今日菩萨以佛大威神师子之力，消伏波旬若小兽缩，五。

「今日菩萨堕魔山谷，如有力人斫截树木，六。

「今日菩萨懊恼波旬，如大怨家见逐旷野，七。

「今日菩萨得波旬降，犹如大海和于牛迹，八。

「今日波旬妬于菩萨，如狱囚得脱故有贼心，九。

「今日菩萨迷惑波旬，如豪贵之人牵掣贫匮，十。

「今日菩萨弃捐波旬，如非法王失于故土，十一。

「今日菩萨胜于波旬，如猛毅士屈伏劣弱，十二。

「今日菩萨令魔忧戚，如破坏人不知所奏，十三。

「今日菩萨令魔讹言如海船坏，十四。

「今日菩萨令魔消除，犹如劫尽烧诸草木，十五。

「今日菩萨毁落波旬，犹如大势坏诸异学，十六。

「如是，比丘！宿卫佛树诸天，以是十六事，覆于魔波旬。

「于是时弊魔闻诸天人至诚分别，决了本末教令还归。魔毒益盛，谓菩萨言：『疾起奔驰，我众兵仗十八亿众，皆共并势，如是势相，若斯度已而危仁身。是我眷属众兵相越，我终不言当复相救，速疾起走。』

「菩萨答曰：『如须弥山不可动摇，一切十方诸会众多尚可堕地，万物草木皆为众生无能倾心，若有一意尚竭大海不损吾心，不得佛道吾终不起。』魔复说言：『我生欲界，一切四天王、天帝诸释、阿须伦、健陀罗、迦留罗、真陀罗、摩休勒，在中为主属我无余，仁亦属我，今者自恣耶？』

「菩萨答曰：『卿欲界尊自谓威神，必非是尊，非法尊也，道法尊者乃谓为尊。不但欲尊，地狱、饿鬼、畜生于中罪尊，非道正真无上圣尊也；必当成佛，降伏弊魔。』魔复报曰：『今日沙门独在林岨，欲得是愿致为甚难，欲立应行今且坏失，何因得道？』

「菩萨报曰：『以失义理，告何从来？不违禅定神足功德，不亡威力能大勤修，乃名曰为精进力也，不成佛道终不起也。魔何所恚在前而住，宣羸恶辞？』『或谓已止。一己独身在于旷野，犹如一日灭十方闇众光炬明，今与大众，乃在吾前而现颜貌。吾当相逼速起出去，必相危害已兴众变，遇众苦难。鬼神所在能立郡县，犹是所作能成自在，众形无数天人逼卿。』

「菩萨报曰：『空尚可尽，风尚可握，男女大小，其月无垢光灭众冥，尚可堕地。光亦可冥，无能移吾退树下去。要成道德，虽兴势力不舍兵众兴羸害心，吾常仁慈柔和为本，咄咀小子，如斯毁坏不察本变，不舍兵众，吾在众中若紫金山，犹大宝藏靡不咨嗟，如妙华鬘今日必胜，化大乱众善毁魔兵，鬼神种靡不归伏。』音越梵天闻于十方，声如哀鸾。『诸神恶鬼此众伴侣，天神来现住在目前，遍虚空中皆集勇猛，来诣树下欲得坏卿。』『假使大千满中诸形若干种变皆执金刚，不能动吾，虽怀恶心执持五兵，吾不畏之。』魔持刀剑：『沙门速起尽力驰走，今以刀刃段段解截。』『假使三千土地所有境界，皆满中魔各各执剑如须弥山，不能摇动吾一毛矣，况欲害乎。吾心坚强终不倾移。』神通之曜巍巍无量，体紫金色如火中金。魔王益恼，召四部兵大来集会：『无极大力当往战鬪，自古迄今未见有此，汝等并势当讨灭之。』

「尔时四部十八亿众，各各变为师子熊罴、虎兕象龙、牛马犬豕猴猿之形，不可称言；虫头人躯，虺蛇之身，鼉鼉之首，一面六目，或一项而多头，齿牙爪距担山吐火，雷电四绕携戈矛戟。菩萨慈心不惊不怖一毛不动，光颜益好。鬼兵不能得近，魔王自前与佛相诘难，其辞曰：

「『比丘何求坐树下？	乐于林藪毒兽间；
云起可畏窈冥冥，	天鬼围绕不以惊。』
『古有真道佛所行，	澹泊无畏除无明；
其成最胜法满藏，	吾求斯坐决魔王。』
『汝当作王转金轮，	七宝自至典四方；
所受五欲最无比，	斯处无道起入宫。』
『吾覩欲盛吞火铜，	弃国如唾无所贪；
得王亦有老死忧，	去此无利勿妄谈。』
『何安坐林而大语，	委国财位守空闲；
不见我与四部兵，	象马步兵十八亿。』
『以见猿猴师子面，	虎兕毒蛇象鬼形；

皆持刀剑攫戈矛，
 『设复亿姪神武备，
 矢刃火攻如风雨，
 『魔有本要令我退，
 今汝福地何如佛，
 『吾曾终身快布施，
 比丘知我宿福行，
 『昔吾行愿从定光，
 恐畏相尽故坐斯，
 『我所奉事诸佛多，
 仁戒积德厚于地，
 菩萨即以智慧力，
 应时普地轰大动，
 魔王败绩怅失利，
 其有晓心乃了悟，
 『吾以不复用兵器，
 世用兵器动人心，
 若调象马虽以调，
 若得最调如佛调，
 姪天见佛擒魔众，
 诸天欢喜奉华臻，
 本从等意智慧力，
 能使怨家为弟子，
 面如满月色从容，
 求佛相貌难得比，

跳跃哮呼满虚空。』
 为魔如汝来会此；
 不先得佛终不起。』
 吾亦自誓不虚还；
 于是可知谁得胜。』
 故典六天为魔王；
 自称无量谁为证。』
 受蒞为佛释迦文；
 意定必解坏汝军。』
 财宝衣食常施人；
 是以脱想无患难。』
 伸手按地是知我；
 魔与官属颠倒堕。
 惛迷却踞前画地；
 实时自归前悔过。
 等行慈心却魔怨；
 而我以等如众生。
 然后故能会复生；
 以如佛说无不仁。』
 忍调无想怨自降；
 非法王坏法王胜。
 慧能实时禳不祥；
 当礼四等道之证。
 名闻十方德如山；
 当稽首斯度世仙。』

普曜经行道禅思品第十九

佛告比丘：「菩萨坐佛树下，以降魔怨成正真觉。消荆棘根三毒之源，无诸缘起阴盖衰种；永无微暄，众想以定净如虚空；勇猛无难，竖其大幢显示一切，招来十方度脱三界。默坐树下示现四禅，为将来学显道径路；以缚诸我神通微妙，弃欲恶法无复五盖，不受五欲众恶自灭，念计分明；思视无为，譬如健人得胜怨家，意以清净成一禅行。心自开解却情欲意，无恶可攻不复计观，寂然恬怕如圣贤行念思以灭，譬如山顶之泉水自在中出盈流于外，溪谷雨潦无缘得入，静然守一专心不移成二禅行。又弃喜意惟见无欲，外诸好

恶一不得入，内亦不起，心正体安，譬如莲华根在土中华合未开，根茎华叶润渍水中，以净见真成三禅行。弃苦乐意无忧乐想，心不依善亦不附恶，无苦乐志正在其中，如人沐浴洁净覆以鲜好白缯，中外俱净表里无垢，喘息自灭寂然无变，成四禅行。

「譬如陶家，和埴调软中无砂砾，在作何器。精进开发无所不能，已得定意建立大慈不舍大悲，智慧善权究畅要妙。通三十七道品之行，所谓：四意止、四意断、四禅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、八道，终而复始。以晓三脱得三达智，去来今事无所罣碍。变化现法所欲如意，不复用思身能飞行；能分一身作百作千，至亿万无数，复令为一。能彻入地石壁皆过从一方现，俯没仰出如出入水，能身中出水火，履水行虚身不陷坠；坐卧空中如鸟飞翔，坐能及天手扞日月，其身平立能至梵天，出没自在；眼能彻视，耳能洞听，豫知诸天人龙鬼神蚊行蠕动之类身行口言。念于所念悉见闻知，诸有贪淫无贪淫者，有瞋恚无瞋恚者，有愚痴无愚痴者，有爱欲无爱欲者，有大志行无大志行者，有内外行无内外行者，有念善无念善者，有一心无一心者，有解脱意无解脱意者，一切悉知。

「菩萨观天上、人中、地狱、畜生、鬼神五道先世父母兄弟妻子中外姓字，一一分别。一世十世百千亿无数世事，至于天地成败空荒之时，还复成时。能知一劫十劫至千亿劫无数劫中，内外姓字衣食苦乐寿命长短，死此生彼展转所趣，从上头始诸所更身生长老终，形色好丑贤愚苦乐，一切三界皆分别知。见人魂神各自随行生于五趣中，或堕饿鬼，或堕畜生，或作鬼神，或生天上，或入人形，有生豪贵富乐家者，或生卑鄙贫贱家者；知众生惑五阴自蔽色痛想行识皆习五欲，眼色耳声鼻香舌味身受心法为爱欲所牵，惑于财色思望安乐。

「从是生诸恶本，从恶致苦。能断爱习，不随淫心大如毛发，受行八道则众苦灭。何谓为八？正见、正念、正言、正业、正治、正方便、正意、正定。譬如无薪无火不然不灭，是谓无为度世之道。

「菩萨自知以弃恶本，无淫怒痴，生死以除，种根以断，无余灾[廿/(阿-可+辛)/女]，所作以成，智慧以了。明星出时廓然大悟，得无上正真道，为最正觉。

「尔时得佛十种神力，四无所畏，十八之法。佛十神力者：

「佛悉见知深微隐远是处非处有限无限，明审如有。一力也。

「佛悉明知来今往古所造行地所受报处。二力也。

「佛能现化禅定脱门正受。三力也。

「佛悉分别天人众生彼彼异念。四力也。

「佛知众生若干种语及度世语。五力也。

「佛悉了知世间杂种无量情态。六力也。

「佛知欲缚知缚解要在所宜行。七力也。

「佛智如海善言无量，追识一切宿命所更。八力也。

「佛天眼净，见人初死神所出生，善恶殃福随行受报。九力也。

「佛漏已尽无复缚着，神真睿智自知见证，究畅道行所作能作，无余生死其智明审。是为佛十神力也。

「佛四无所畏者：佛神智正无不知见。愚人惑言，佛未悉知；至诸梵魔众圣，莫能论佛之智故，独步不惧。一无畏也。

「佛漏尽智悉知。愚惑相言，佛漏未尽；至于梵魔众圣，莫能论佛之智故，独步不惧。二无畏也。

「佛说经戒天下诵习。愚惑相言，佛经可遍；至于梵魔众圣，莫能论毁佛之正经故，独步不惧。三无畏也。

「佛现道义言真而要能度苦厄。愚惑相言，不能度苦；至于梵魔众圣，莫能论佛正真故，周行不惧。四无畏也。

「佛十八不共：从得佛至于泥洹，一、无失道。二、无空言。三、无忘志。四、无不静意。五、无若干想。六、无不省视。七、志达无损。八、精进无损。九、定意无损。十、智慧无损。十一、解脱无损。十二、度知见无损。十三、古世之事悉知见。十四、未来之事悉知见。十五、今世之事悉知见。十六、揽众身行化以本际。十七、揽众言行化以本际。十八、揽众意行化以本际。是为十八不共之法。

「佛得道意一切知见，坐自念言：『是实微妙难知难明，甚难得也。高而无上广不可极，渊而无下深不可测。大苞天地，细入无间。昔锭光佛时莛我为佛，名释迦文。今果得之，从无数劫勤苦所求，适今成耳。自念宿命诸所施为，道德慈孝仁义礼信，忠正守真虚心学圣，柔弱净意行六度无极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，行四等心慈悲喜护，四思随时，养育众生如爱赤子，承事诸佛积德无量，累劫勤苦功不唐捐，今悉获之。』喜自叹曰：

「『今觉佛极尊，弃淫净无漏；
一切能将导，从者必欢豫。
天福之报快，妙愿皆以成；
敏疾得上寂，吾将逝泥洹。』」

普曜经诸天贺佛成道品第二十

「于是欲行天王女见如来坐于树下，神通以达所愿具足，降魔怨敌，竖大幢幡，无极大仁为大医王疗众疾患。无极师子若于恐惧衣毛不竖，调和心意灭除三垢，成三达智越于四渎；执一道盖救护三界，清净梵志为弃众恶，则为比丘除诸愚冥。何谓沙门？越于六径，广学无限，名曰博闻。德消尘劳，成为勇猛度于彼岸。所谓力者，总十种力具足法宝。见如来坐于树下。以偈赞曰：

「『今在佛树下，降伏魔官属；
难动如须弥，无畏无所舍。
从无数亿劫，施戒学智慧；
合会进道义，亦无数亿劫。
所行蔽释梵，本发求佛道；
无数劫行忍，堪任众苦恼。
故光紫金色，精进无数劫；
超越生死难，以故降伏魔。
从无数亿劫，行禅神通慧；
奉事无数佛，是故众供养。
从无数亿劫，至诚博智慧；
将护亿众生，是故速得佛。
以降于身魔，亦离于死魔；

除去欲尘魔，
是为天中天，
三界所敬养，
悉消诸音响，
无能望覩者，
眉间相照耀，
悉暻日月光，
端正中殊妙，
相好愍念众，
其眼甚清静，
国土众生身，
其心甚清静，
诸天人民言，
今得广长舌，
当听斯正法，
以见魔兵众，
又见诸天人，
覩魔诸兵众，
虽怀其害心，
在坐不移转，
不喜亦不瞋，
诸天世人民，
乃速闻正法，
常立在功勋，
所行辄速成，
人中尊导师，
震动亿姪国，
其声如梵天，
声香为第一，
福报为最安，
所愿者必成，
疾速得佛道，
辄得归清凉，
是故何福人，
故得无忧患。
诸天所奉事；
为无量福田。
值佛成众佑；
乃至坐道场。
无数亿佛土；
使众速道明。
颜色最第一；
三界所奉事。
覩无数诸佛；
心中所怀念。
闻无数音声；
佛教法之响。
知时言柔软；
至无为甘露。
自悦心不憾；
不欢如须弥。
不动亦不摇；
勇力降伏之。
其身不倾动；
当时无所难。
则为得善利；
辄奉行至诚。
蒙最胜福德；
寂然人中英。
以速成正觉；
降伏众魔官。
亦如哀鸾音；
瞿昙说是言。
除一切恼患；
其人有功德。
便降伏魔众；
以恬怕灭度。
兴立行有厌？

以闻甘露法，
处在林藪间，
饶益于万民，
其从菩萨行，
所行造供养，
平如掌明镜，
百千叶莲华，
百千亿诸天，
皆由己功勋，
降伏魔力势，
皆稽首作礼，
以若干清净，
以覩见师子，
则发菩萨意，
所言有名称，
强如须弥山，
十指叉为礼，
人中圣亦然，
百千诸树木，
其光明百千，
尽灭诸恶趣，
无能越度者，
是人中至真，
佛威神变化，
自然有光曜，
眉间演大光，
普曜于三界，
人中勇如是，
所显神足变，
坦然奉敬佛，
假使不舍兵，
若不舍兵仗，
尊师子如是，

谁当有懈倦？
谁当有退意？
当奉行精进。
为人乃归命；
各成己国土。
輒等住其地；
自然出暉晔。
来覩佛道场；
如海无限量。
逮甘露法门；
归命于如来。
各各执香盖；
佛威神变化。
所住无能动；
如海不可量。
为诸山中王；
从空出梵声。
处于师子座；
曲躬向道场。
震动亿国土；
诸难皆闲静。
病者皆得疗；
坐于师子床。
犹如明珠火；
犹如日月明。
当时所奋明；
无能见佛顶。
坐于师子床；
来者靡不覩。
地六反震动；
善权多所感。
当致众毒恼；
在座现感应。』

「于是净居天、梵世迦夷天、善梵天，及敬道魔子，往诣佛所执大宝盖，以贡上佛，即叉十指以偈赞曰：

「『仁尊现目前，	精进禅慧力；
在魔显大辩，	圣以降伏之。
一切义吉祥，	无数亿魔来；
不起身不动，	稽首普世尊。
若干如恒沙，	不及于至尊；
无所能动摇，	犹如恒沙劫。
祠若干亿千，	所设为道故；
无敢毁能人，	所行不可逮。
有曾施妻子，	男女及仆使；
苑园以国邑，	王位诸庄严。
手足及其头，	身中诸所为；
用行道之故，	仁慈不迷惑。
如口所可说，	言辞终不变；
佛无着大度，	当度无数众。
亿载越泛流，	禅定神足力；
降伏净正法，	愿具度众生。
施世盲冥目，	普令一切和；
一心愿普智，	合集归尊导。
其志无限量，	靡不嗟叹者；
如是降魔官，	觉成一切智。』

「如是魔子嗟叹佛已，却住一面。

「于是化自在天、无憍乐天、兜术天、焰摩天、忉利天，及四天王、虚空天、地神天，供养世尊普悉庄严。一切天地散华烧香，竖诸幡盖归命至尊，以偈赞曰：

「『其化自在天，	无憍乐兜术；
焰忉利四王，	皆来供养佛。
坚固如金刚，	住在三千国；
志强不可毁，	正住佛道场。
正使肌皮消，	骨髓尽无余；

若不成佛道，终不起于坐。
仁师子辞正，一切三千国；
尽誓立威神，草木皆为兵。
兴大无极哀，来至菩萨所；
我领亿刹土，坦平无有难。
余等地诸神，咸来得善利；
及使最尊人，举足履我上。
其在世勇猛，靡所不照明；
将护三千界，何况于一身。
下方亿百千，皆为一品类；
普度诸众生，所可作基业。
我等护是地，普及三千土；
皆使得上愿，随乐得服食。
若有越境界，所在使安隐；
其诸佛之子，瞿昙诸声闻。
班宣道法时，若复听闻者；
一切诸德本，皆劝助佛道。』

「梵天、化自在天、无憍乐天、兜术天、焰摩天、忉利天、四天王、虚空天、地神天，地神天，供养叹佛已，却住一面。」

普曜经卷第六

普曜经卷第七

西晋月氏三藏竺法护译

观树品第二十一

佛告比丘：「以成正觉，诸天皆来，嗟叹佛已；如来正坐一心观树，目未曾瞬，禅悦为食、解慧为浆，永安无横；宿夜七日观道场树以报其恩。过七日已，欲行天人各共赍持万瓮香水，色行天人俱亦如是，往诣佛所香水洗之，若干种香初沐浴佛。诸天、龙神、捷沓耆、阿须伦、迦留罗、真陀罗、摩休

勒，所用香水如来浴身，香水溢流皆洒此等，蒙香之恩悉发无上正真道意；是时众生皆蒙香熏香不离体，时诸天子还入宫殿不闻余香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有一天子，名曰普化，投佛足底，起坐叉手，前白佛言：『佛坐树下七日之中，坐三昧定，其定何名？』世尊告曰：『定名悦食，如来以是悦食定意，昼夜七日观树不瞬。』时普化天子，以偈赞佛：

「『常奉行诸行，	悦寂句威力；
使魔失径路，	自投稽首佛。
归命佛足下，	以欢悦之心；
于时诸天子，	说是散诸意。
寂定诸天入，	若知是种姓；
则尽淫怒痴，	智慧无有底。
消除天人疑，	何故有十力？
晓了解十方，	诸法度无极。
愍伤常七日，	尽意如虚空；
坚坐不动移，	观树眼不瞬。
其师子之尊，	何故坐七日，
而观察此树，	所以寂然迹？
本造所立愿，	师子为一切；
本愿之所致，	坐树不时起。
施以世尊心，	现在所住安；
如是十力尊，	奉行诸训教。
知天人本末，	前世之所愿；
闻经典之教，	常奉行训诲。
其十力如是，	无畏愿具足；
是故坐七日，	而不起于座。
勇猛能观之，	悉降伏一切；
平等坐道场，	灭除众尘劳。
清净而极远，	以是安众生；
由斯当出家，	奉行正真法。
得离诸瑕秽，	永无所畏惧；
是故成圣众，	不造非法行。
能忍恩爱有，	及诸无明行；
断众结根本，	察之如埃土。

见于远时节，
遍处在阴盖，
吾久积此行，
究竟诸阴盖，
其断欲恚恨，
如水中之月，
是行无所乱，
往古以降之，
是卿等现在，
佛拔令无余，
以去诸阴盖，
消灭四颠倒，
此众相念垢，
师父令灭尽，
身苦六十五，
现在有四十，
所生有十六，
是则二十五，
贤圣财十二，
吾以越此业，
以觉是不还，
吾以悉畅达，
是诸结永尽，
诸可有处所，
断疑诸所习，
竭四尘劳河，
以是计吾我；
我知断除尽。
迷惑之业律；
以慧除吾我。
众生处愚冥；
吾伏令无余。
意中自解耳；
一切悉断灭。
邪痴堕火狱；
不复更历此。
施与灭盖本；
疗除使无余。
其知经法本；
回转使无余。
过有三十垢；
道场悉断此。
现处十八教；
于道场断此。
人畏二十八；
精进力超度。
分别五百事；
往古百千法。
九十八根源；
众生所倚受。
愚冥邪见网；
令不得自在。』

「世尊说法班宣言教，当弃谀谄吾我贪故。旷然其志愍伤尘劳，以律正教拔一切贪，是诸足下消除邪行。奉行真正除众音响，精进灭度得其边际；今无吾我，禅定功勋怀来定意，度四瀑流，忧结自大放逸之业，降伏此事皆使永尽。以真正故，怀来定意制众尘劳，消诸妄想犹拔树根。意越彼岸悉使无余断其处所，便师子吼其力甚大，三界自在而无有主；皆灭境界，以禅明智割除怨难，犹如天帝，使其罗网众罪悉尽。用三十六精进之行，在于地中，智慧兵力断绝无爱；是诸根源尘劳结着究苦毒本，以慧明力欲令永尽，以是智

眼善治本净。真正人等，明药威力疗其无明，痴树广远令无根源，于斯界中行至诚矣。用心毁散瞋恚死蛇，心意这异则为怨贼，吾以枯竭十二诸海，以灭境界思想烟火显耀三达。灭众尘垢然炽之焰，乐于脱门消诸瑕疵，是故教训也。慰劳一切去荆棘想，空无音响，晓了精进求于清静，犹如攒木出其火光，又如泉源其心寂然。以智兵力劫心尘垢，怀来定意是谓执幢，奉持训诲自能晓了。降伏辩事怀来慈心，以是五欲而知豪富。住于众行弃捐谄谀，从本起尘，是为众结之所罣碍。其鬪不和，吾悉究畅致三昧定。悉知内事建立惭愧，有想无想，从是得致悉获是行。究畅所有，捐诸思想一切缚结，如是行者弃捐无余，以精进力而降伏之。三达脱门，以是之故，不以无缘想于下劣，苦乐无常但谓吾我，而造想求六衰之本。在佛树下，悉断除此一切无常是广大荒秽浊之事。以圣明达消诸爱欲，过于日月其怀爱欲；在于虚空，解于三达，颜貌无量，以度生死济断大海，精进力故越淫怒痴。以微妙行断于吾我，六度无极消亿尘劳，生死徭苦愍之息意。于是慕断前后而无二坎，等于平等所度无极，众邪异学逮得甘露，而无有余尽生死根。其无四大亦无诸入，求诸智宝得无央数，道宝之明致无所畏，是无量佛于内得安，少求如化分别根源。

「前世所行是吾晓了，所以亿载劫，审施珍宝无数甘露故畅斯学，乐柔软行闻世亿姪诸法言教，亦复剖判缘起悉起悉空。心发意顷了如野马，此吾清静其目明好，超越十方一切众生，察如手掌如本所殖生树果实，宿世所更得解了斯。诸度无极亿载劫中，悉解念梦若干品觉，过去诸天所可诤念颠倒之业，有彼如是，此亦若兹。于时吾往无死药业，所以十力行慈心者，愍念众生故行慈力。今是我父处于甘露，所以十力行愍哀力降化一切，是以使吾处甘露间。常行护力降伏一切，由是化之入无死地。所以行喜普行悦故，以是喜力降伏一切，是故建立处甘露间。忆念十力边恒沙劫，见过去佛而供养之，以是之故处甘露间。吾本所誓心口所说，不降伏魔，不化邪见，不从坐起，无有放逸，度于彼岸；坏痴罗网，从无数劫住智金刚，以逮十力得无所著，降伏诸漏令无有余，不舍其力乃从坐起。具足洗浴浊垢使净，于时世护十力自在而度无极三千世界，犹如金刚常修等行，亿千姪天供养无量，及诸玉女不可称载。佛子如是皆有因缘，处贤圣座受大自在，宝瓮千枚若干香水洗于护世，三千世界由是自在。佛子如斯皆有因缘，所以宿夜七日不从座起，常观察树。彼七昼夜观于佛树，化七千亿人令发道心，思惟寂然。地六反震动，时佛乃从师子座起，其心和安其身柔软，所行知时在佛道场，观其道树犹如师子而无所畏，禅思脱门贤圣之行。

普曜经商人奉钵品第二十二(有本云四天王上钵品)

「尔时提谓波利之等，与贾人俱五百为侣，于时树木华实茂盛演佛之音，七日不动不摇。时有梵天厥名识干，住于梵天，见佛新得道，快坐七日，未有献食者。『我当求人令饭上佛。』即使五百贾人皆蹶不行。识干先世五百贾人之知识也，欲度之故，故使然矣。提谓波利怖还，与众人共议。天实时而赞偈言：

「『如来成佛道， 所愿已具足；
 汝等贡上食， 因是转法轮。』

「时五百人诣树神所，梵作树现光光像分明，言：『今世有佛在拘留国界尼连禅水边，未有致食者，汝曹幸先能有善意必获大福。』贾人闻佛名皆大喜言：『佛必独大尊，天神所敬，非凡品也。』即和麩蜜俱于树下稽首上佛。佛念：『先古诸佛哀受人施，法皆持钵，不宜如余道人手受食也。』时四天王于颇那山上，得四枚青石之钵，欲于中食。时有天子名曰照明，谓天王曰：『今者有佛，名释迦文，应用斯钵，非仁之器，今当受食，可往奉之。』于是四王则与天子，华香伎乐幡盖并钵，如屈伸臂顷俱下诣佛，四天王各取所持之钵共贡上佛。佛念：『取一不快余人，意当悉纳之。』提头赖王先以献佛，佛即受之，而为说偈言：

「『今授世尊器， 当获尊法器；
 自得寂然钵， 心意无忘失。』

「时毘留勒王，次复奉钵，佛寻受之，而说偈言：

「『若授如来器， 其心未曾妄；
 四天王安护， 乃至清凉觉。』

「时毘留罗叉王，次复奉钵，佛寻受之，而说偈曰：

「『其施清净器， 净心授如来；
 身心常轻便， 天龙神所叹。』

「时毘沙门王，次复奉钵，佛即受之，而说偈曰：

「『佛戒无缺漏，授完牢之器；
信施无乱心，使德无缺减。』

「佛受钵已，累左手中，以右手按上，即合成一令四际现，而复叹曰：

「『吾前世施钵，故有是果报；
今获斯四器，四王神足致。』

「佛叹偈已，即以其钵受贾麩蜜。呪愿贾人言：『今所布施，欲令食者得充气力，当令施家世世得愿得寿、得色得力、得瞻得喜，安快无病，得辩才慧，终保年寿，众邪恶鬼不得娆近，以有善意，立德本故；诸善鬼神常当拥护，开示地道得利谐偶，不使迍蹇。无复难患，人有见正，以信喜敬，净洁不悔。施道德者福德盖天，所致转胜吉无不利，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神鬼王，常随护助。四天大王赏别善人，东提头赖、南维睽文、西维留勒叉、北拘钩罗，当护汝等令不遭横。能有慧意研精学问，敬佛法众，弃捐众恶不自放恣，终受吉祥。种福得福行道得道，已先见佛一心奉承，当为从是致第一福。现世获佑快解见谛，常受富乐自致泥洹。』闻呪愿已，皆发无上正真道意。

「佛食毕竟掷钵虚空，有天子名善梵，即接取之无罣碍钵，赍上梵天，亿千梵天皆共供养右绕奉事。于是世尊无等伦德叹其功勋，以是德本于将来世，诸贾客等当得作佛，名曰蜜成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。明行成为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道法御。天人师，为佛。世尊。于时导师授无限决，然后化于无数菩萨，受其决者在于佛道而不退转。闻佛授决欣然踊跃，时诸兄弟叉手自归，共持身命奉上如来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如来具足成正觉已，便以神足移坐石室；自念本愿，欲度众生，思惟生死本从十二因缘，缘从法起便有生死，法灭者生死乃尽，以自作是故自得是，若不作是是便休息。一切众生意为精神，精神窈冥恍惚无形，自起识想随行受身；身无常主，神无常形，神心变化燥浊难清，自生自灭未曾休息；一念去一念来，如流草木，若水中泡，一这灭寻一复兴；至于三界欲色无色，九神所止皆系于识，不得免苦，昧昧暗冥然不自觉，故谓之痴，莫知要道。夫道至妙虚寂无念，不可以凡世间意知；世间道术九十六种，各信所事孰知其惑，皆乐生求安贪欲嗜味，好于声色故不能乐佛道。佛道清净无所有，计身万物不可得常有，设当为说天地无常，世间皆苦身非我所，空无所有谁能信者？意欲默然，不为世间说法，便入定意。

「佛眉间光上照天帝，天帝知佛不欲说经，悲念三界皆为长衰，以不得知度世之道，死即当堕三恶道中，何时当脱？天下久远乃有佛耳，佛难得见若灵瑞华，今我当为天下人请命，求哀于佛令说经法。即将般遮识下到石室。佛这定意，教般遮识鼓琴，歌佛本愿之德，以叹颂曰：

「『听我歌十力，	弃盖寂定禅；
光彻照七天，	德香喻栴檀。
上帝神妙来，	叹仰欲见尊；
梵释赍敬意，	稽首欲受闻。
佛所本行愿，	精进百劫懃；
四等大布施，	十方受弘恩。
持戒净无垢，	慈软护众生；
勇慧入禅智，	大悲敷度经。
苦行积无数，	功勋成于今；
戒忍定慧力，	动地魔以降。
德普盖天地，	神智过灵皇；
相好特无比，	八声震十方。
志高于须弥，	清妙莫能伦；
永离淫怒痴，	无复老死患。
惟哀从定觉，	愍伤诸天人；
为施法藏宝，	敷慧甘露珍。
令从忧畏解，	危厄得以安；
迷惑见正道，	邪疑覩真言。
一切皆愿乐，	欲听受无厌；
当开不死法，	垂化于无穷。』

「于是世尊随世习俗，心自念言：『是法甚深所入无限，成最正觉，寂然微妙难逮难知，非心所思非言所畅，非是凡圣所能逮及；一切训诲不可得习，存其本原至灭度矣。一切所遇最无所著，乃至清凉无生无极；不得处所悉无所有，越度六界；无想不愿无获无言，无有音响，无有教训，无有无集，寂灭诸行，至于无断无为之业。吾设为说斯义本末，万物无常有身皆苦，身非为身，空无所有；众人不解唐苦疲劳，所有亲戚家属悉非人所，正言似反谁肯信者？不如默然耶！』于时世尊。即说偈言：

「『深奥恬怕，
吾已逮是，
我今说之，
如吾今日，
除去言辞，
如是自然，
心思法意，
无念第一，
此不可以，
以入道义，
过去诸佛，
其斯知识，
计于此业，
彼亦无有，
皆从因缘，
彼亦不念，
亿百千劫，
吾前世时，
未曾逮获，
无我无人，
假使以逮，
亦无有生，
是谓本净，
时定光佛，
吾时愍哀，
不令众生，
今众生故，
使彼劝我，
今我如是，
梵天来下，
转于离垢，
众生因觉，
曜明无垢；
甘露无为。
众人不解；
不如默然。
无思无得；
犹如虚空。
神识以脱；
能知他人。
文字说之；
不入专精。
皆为众生，
从其因缘，
悉无有法；
若有若无，
而兴生老。
若有若无，
不可称限。
自从诸佛，
如是法忍；
亦无寿命。
得是法忍；
众生无命。
无吾我法；
授我此慧。
无限众生；
来相劝请。
感动梵天；
乃转法轮。
清净正法；
以相劝助。
微妙正法；
乃解神识。』」

梵天劝助说法品第二十三

佛告比丘：「于时如来演眉间相光明威神，又彼光明名照生，百万梵王使发其心，斯光普遍三千大千佛国。时识于梵王，承其圣旨如佛心念，世尊默然不肯说法。梵天心念：『今我宁可往诣佛所，劝请如来转正法轮。』于时识于梵王与六万八千梵天眷属围遶，来诣佛所稽首足下，退住一面，前白佛言：『唯然世尊！天地无佑今欲毁坏。所以者何？如来至真已逮无上正真道，为最正觉。寂然定意不肯说法，众苦沈滞没于三界，愿转法轮悉教众生。』于是颂曰：

「『愿贤圣财，	净于众生；
谁当劝安，	亿载黎庶。
布施以慧，	听觉莲华；
班宣正观，	除众逆贼。
随时挝击，	无量法鼓；
因其吹此，	无极法珂。
当建立斯，	高显法幢；
谁当兴发，	大法光曜？
必当兴云，	降大法雨；
愿常流布，	大圣众坐。
当疗治是，	大痛处所；
惟灭尘劳，	众火之热。
为其示现，	寂然之道；
安丰无热，	无忧之业。
无为之道，	导化趣真；
常兴愍哀，	和众诤讼。
必当开通，	解脱之门；
说至诚义，	无恚恨本。
为盲冥者，	开目视瞻；
疗治令净，	得上法眼。
非是天世，	及梵天宫；
非鬼捷沓，	阿须伦民。
无能治灭，	众热之病；
惟有圣尊，	人中日月。
是故吾今，	劝请法王；
今立造胜，	一切诸天。

以是功德， 自劝如来；
唯当转讲， 无上法轮。』

「时佛世尊默然可之。识干梵天见佛默然，愍伤诸天、世间人民、阿须伦、龙、鬼神，欲使度脱。时梵天王见佛可之，以栴檀杂香而散佛上，忽不现。时佛树神名曰法明，又名法乐，又名法意，又名法持，往到佛所前白佛言：『今佛世尊，当于何国而转法轮？』时佛告曰：『在波罗奈仙人之处鹿苑之中。』树神白佛：『波罗奈国仙人之处鹿苑之中，人民甚少不可说法。』佛告树神：『勿说此言。所以者何？我宿命时在中建立法祠，六万亿载在中供养六万亿诸佛世尊，及若干种仙人，学游居其中。波罗奈国诸天龙神所共嗟叹，无极大法稽首归命，千亿诸佛悉念本末，在此神仙树木之间，应转法轮。寂然憊怕，不覩无智暗冥之党，以此之故，在此神仙树木之间而转法轮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于时世尊所作已办无复余患，断众罣碍净众尘劳，诸垢已尽，降伏魔怨成一切智；普见十方，获十种力、四无所畏、十八不共诸佛之法，慧明圣达无所罣碍，以佛道眼普观世间，今当为谁第一说法？何所有人易化受教？淫怒痴薄为先说法？佛即念知鬻昙蓝弗三垢眇，今为所在？佛念即知，物故已来已复七日；第二学仙今日寿终。时虚空中天神白佛：『唯然世尊，如大圣教皆悉寿终。』佛复念言：『昔者父王遣五人俱侍卫我，经历勤苦有大功夫，我今宁可是先说经法而开化之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于时世尊从树下起，寻时举声告于三千大千世界，皆使知之。从次前行至波罗奈神仙鹿苑，诣五人所。于时五人遥见佛来，转相谓言：『今者汝等宁复遥见沙门瞿昙来不？迷失无定，所志不获奉行经戒，多所熏修违忘道业，假使来者慎莫为起亦勿迎逆。』彼时五人遥见佛到，观察如来威神巍巍，不能堪任无上圣德，不安所座，各从座起，前行奉迎各口发言：『善来圣尊！』有执法衣，受钵器者，前布座者，稽首作礼取水洗脚。佛时问彼五人曰：『卿曹持意何不坚固？为我之故，长夜不安遭勤苦患，今当报功；又卿五人咸当知之，吾成正觉逮一切智，覩见十方，获清凉乐无复诸漏，游得自在，于一切法无所罣碍，当为说法度生老病死。』于时五人稽首佛足悔过自责：『吾等愚冥不识正真，憊慢无伏。』恭敬自投甚自克责。」

「于时世尊放身光焰，其明普照三千大千诸佛世界，靡不周遍。其光自然，畅此偈言：

「『其兜术天身，	来下降母胎；
在林微尼树，	堕地行七步。
实时师子吼，	四天王帝接；
其音超梵天，	三世为最尊。
消灭诸恶趣，	出家行学道；
造立勤苦行，	往诣佛树下。
降伏魔力怨，	逮无上正觉；
今于仙人处，	当转正法轮。
梵天哀劝请，	宣无上法典；
能仁然可之，	愍伤一切故。
建立誓坚固，	波罗奈鹿苑；
当转大法轮，	最上无能胜。
欲听闻法者，	宿亿载积德；
速疾来至彼，	以时听经典。
人身甚难得，	佛世亦难遇；
尊法不可值，	舍八恶众难。
今日正是时，	开信值佛兴；
皆弃诸患难，	听受尊法教。
亿载劫不闻，	希可值遇法；
今日当得听，	不当放懈怠。』」

佛告比丘：「地神畅音，佛之圣旨，立大高座当转法轮。其大圣佛以己口宣：『我最为尊十方第一，降伏魔兵尽众苦源在佛树下。时能仁尊道德寂然，裂坏劳怨所愿具足无复余结，百劫所行欲度众生，所转法轮无所慕乐，安住光明，劝化千亿佛土无数百千诸佛真子威神足力，若干诸佛所可造化，现大柔软如来音声，至真功勋，劝助大哀愍念众庶，覩其威耀察诸方便，于百千劫扬大雷吼，为诸众生雨八味水，灭诸所受，根、力、觉意、禅思脱门，定意正受增益道性；从无数劫如所闻法，己身立行积累道法，分别诸药晓众生业，又斯病者当疗治安，久远尘劳皆令无想。佛为法医度脱众生，因转法轮所度无极，其间神足从来历载，道品之法普至微妙，一切德行积善法施，晓了医药充无限愿，虽在贫匮无所贪乐随颠倒财。诸佛导师常转法轮，无有财利金银思想；乐清净乘，华香杂香捣香，宫内爱子躬身不好，不以欢乐，弃于天上天下之欲，志求佛道转于法轮。布施救众，戒无所犯，善将护

禁而无缺漏；百劫之中常行忍辱；精进懃修，不怀怯弱无有增减；志存禅定观于神通；智慧兴隆具足所愿，转于法轮消于恼热，乃应道法。』

「于是有菩萨名发意，转法轮叹说此法，超诸俗宝，一切众宝道宝为上，甚好巍巍严饰清净，其千光明悉照天下，自以要誓华香幢幡，俱共叉手，帐紫金色，香水满瓶弘誓洗浴，清心众垢造立吉祥。

「尔时世尊，则转法轮而劝助之，复叉手指供养世尊，而偈叹曰：

「『其定光如来，	授圣清净决；
当得佛道意，	人中师子尊。
在彼立所愿，	行法是色像；
以得佛道时，	因劝助道法。
入若干品业，	常以一切故；
在众生之类，	济十方来会。
劝助诸种族，	宣布道法轮；
叉手自奉事，	投身稽首礼。
其在佛树下，	清净诸天人；
若行清白业，	奉供最能仁。
一切皆住立，	请说大法轮；
具一切人中，	叹德不可尽。
三千大千界，	周遍虚空中；
诸天阿须伦，	天下皆稽首。
诸天越音声，	须臾无信者；
一切者欢悦，	皆观如来尊。
梵天得自在，	畅雷雨之音；
百千巨亿载，	咸皆共来会，
无数亿劫中，	善行正真业。
时释迦文佛，	与拘伦谈论，
苦空非我有，	说其眼非常，
耳鼻不能久，	自然为恍惚。
头首亦自然，	诸根无常聚；
以如是观者，	无我无寿命。
是一切诸法，	皆从因缘生；
若离是诸见，	覩之如虚空。

无见无有作，	亦无覩众生；
若净不净缘，	亦不得舍离。
五阴无所起，	起者大苦患；
兴起恩爱泐，	其行遂增减。
以能等观者，	得正真道义；
致究竟尽法，	便能觉了尽。
从发思想念，	不慎行致之；
常修明智行，	遵行如是道。
在于因缘行，	而无所造立；
虽处于神识，	不与因缘合。』』

拘邻等品第二十四

佛告比丘：「尔时如来为颁宣诸法，说十二因缘根本所起，从无明有行，从行有识，从识有名色，从名色有六入，从六入有更，从更有痛，从痛有爱，从爱有受，从受有有，从有有生，从生致老病死大苦患合。无明以尽行便尽，行已尽识便尽，识已尽名色便尽，名色已尽六入便尽，六入已尽更便尽，更已尽痛便尽，痛已尽爱便尽，爱已尽受便尽，受已尽有便尽，有已尽生便尽，生已尽老病死皆尽，则无五阴大苦之患。从缘则有，无缘则无。如来解是六情因缘十二之本，是故自在达皆自然无有根本。其外异学不及知此空法自然，如是法者，过去诸佛所可解达，为诸众生分别说之，晓了是法乃得寂然，是故敷演十二缘起而转法轮。拘邻知之，拘邻者知本际也，以灭尽者则成三宝。佛、法、圣众是三宝名，畅布天下音彻梵天，如来今日转于清净法轮，护世至真兴显三宝，世难可致。拘邻之等五人比丘，六十亿天得法眼净，复八十亿色界天人得法眼净无上正真，八万世人来会观者亦法眼净，皆度众苦。」

「时佛音响彻闻十方，虚空天神闻柔和音，是释迦文十力世尊，仙人之处鹿苑之中，敷演法轮说十二缘，咸使知之。十方诸佛闻其音者皆悉默然，诸天、龙神、阿须伦，诸佛侍者各白其佛：『分别诸法普闻其音，善哉世尊！速决其意，何故默然？先世之时寂然精进，以其道力习于道法，越无央数百千菩萨，自致得佛。今此十力勤修得佛，转其三合十二法轮，其三合十二法轮者，无去来今三世之心也，是故一切闻是音声。』亿百千人兴发慧力建立大道，各自念言：『吾等当学彼佛精进威神势力，使疾获致三世之尊施世道目，皆使逮致无上正真之道。』」

「于是诸天子等悉来集会：一、名神妙，二、名天妙，三、名欢豫，四、名加欢，五、名栴檀，六、名大悦，七、名寂然，八、名寂律。如是等类八净居天，从千天子悉来集会，听受世尊所转法轮。彼时大圣告大神妙天子：『今此经名曰《普曜大方等法》。诸菩萨所以娱乐，诸佛境界所入普照，其身精进自致得佛。如来所说，是故受持讽诵奉行，为众人说。』」

◎

普曜经卷第七

普曜经卷第八

西晋月氏三藏竺法护译

◎十八变品第二十五

佛告比丘：「如来于是转法轮已，化彼五人拘邻之等，念：『此间有优为迦叶等，大有名称，国王黎庶咸来奉之，与五百弟子俱。欲往先开化令解道法，然却彼后当次伏焉。』即往从之。迦叶见佛来，起迎赞言：『大道人！善来相见，自安隐乎？』佛报曰：『无病最利，知足最富，有信最友，无为最安。』迦叶曰：『有何勅使？』佛言：『欲报一宜愿不瞋恚，烦借火室一宿之间。』曰：『不爱也，中有毒龙恐相害耳！』佛言：『无苦，龙不害我。』重借至三。迦叶曰：『往。』佛即澡洗前入火室，持蓐布地。适坐须臾，龙即瞋恚身中出烟；佛亦出烟。龙大瞋怒身皆火出；佛亦现神身出火光。龙火佛火于是俱盛，石室尽然，其炎烟出如失火状。

「迦叶夜起相视星宿，见火室尽然。『咄！是大沙门端正可惜，不用我言，为火所害。』佛知其意，于内以道力降龙，龙气力尽则自归伏。佛告龙曰：『汝意伏者当入钵中。』龙即入钵中，佛时置于钵中。迦叶惶遽，令五百弟子，人一瓶水就持灭火，如一瓶着更盛一火，师徒益恐，皆言：『咄！咄！杀是大沙门了矣。』」

「明旦佛持钵盛龙而出之。迦叶大喜：『大道人乃得活耶？器中何等？』佛言：『然，自安隐耳！龙是器中所言毒龙为害者也，今者降之，已受降伏，

令受戒矣！』迦叶自以得道，顾谓弟子：『是大沙门虽神，不如我以得罗汉道也。』

「佛复移近迦叶所，止坐一树下。夜四天王来下听经，四王光影明如盛火。迦叶夜起占候见火，明旦诣佛所曰：『亦事火乎？』佛言：『不也！昨夜四王自下听经，是其光耳。』佛止树下，时天帝释复下听经，帝释光影甚明踰前。迦叶占候见光益大，心念沙门续事火也。明日问曰：『得无事火乎？』佛言：『不也！昨天帝释来下听经，是其光耳。』后夜梵天复下听经，梵之光明倍于帝释。迦叶占候见光晃晃。明日问曰：『想亦事火也。』佛言：『不也！昨夜梵天来下听经，是其光也。』

「迦叶五百弟子人事三火，合事千五百三火。明旦然之，火了不然，怪而白师。师言：『是大沙门所为也。』即行问佛：『我所事火，今然不然。』佛言：『欲使然乎？』曰：『愿欲使然。』佛言：『当然！』火即然矣！火然之后，迦叶欲灭之不可得灭。五百弟子共助灭之而不能灭。念言：『是复沙门所为。』即往问曰：『火既然矣，今不可灭。』佛言：『欲使灭不？』答言：『愿欲得灭。』佛言：『当灭！』应时即灭。迦叶白佛：『愿仁留意不须远行，我自给饮食。』还勅家内供设肴馔，曰：『以时至请佛。』佛言：『便去，今随后往。』

「迦叶适去，佛以神足上忉利天，取昼度果；神足至东弗于逮界上数千万里，取阎逼果；南至阎浮提界上，取呵蠡勒果；西至拘耶尼界上，取阿摩勒果；北至鬻单越地，取自然粳米。各满钵还，每先迦叶归坐其床上。迦叶白曰：『从何道来？』佛言：『卿每去后，吾至四域及上忉利天，取此果米香美可食，卿可食之也。』

「佛明日自到迦叶家受饭而还；于屏处食已，念欲澡漱。帝释知佛意，即下以手指地，水出成池，令佛用之。迦叶向暮仿佯村中，见水怪之：『何缘有此？』佛言：『吾朝食已意欲澡漱，帝释指地令出此水，汝当名此为指地池。』佛还树下，道见弃弊衣欲取浣之。帝释知意，即到颇那山上，取成治四方好石，上佛浣衣。佛欲晒衣，帝释复行取六方石，来给晒衣。迦叶见于池侧有两好石，问佛：『云何而得此石？』佛言：『吾欲浣衣晒之，帝释奉上使吾用之，是以然矣。』佛后入指地池澡浴竟，欲上无所攀；池上迦和之树，自然屈枝就佛，佛牵得出。迦叶见树屈下垂条，怪而问佛。佛言：『吾入池浴，出无所持，是以树神为我屈之。』

「时摩竭国王及诸臣庶，以节会持礼贖诣迦叶相乐七日。迦叶念：『佛圣达踰我，众人见之，必当舍我普往事之，使其不现快耶。』佛知其念，即隐不现。众人还已，迦叶念曰：『我有节会余食甚多，得大沙门饭之快耶。』佛即知之，至迦叶所。迦叶惊喜：『来何一快？何以不现？』佛言：『用念卿故。』曰：『何以念我？』佛言：『前卿意念：「是大沙门道德巍巍相好紫金，万民见者必当舍我共奉事之。」是以不现。今卿相念，故复来耳。』

「时迦叶五百弟子适俱破薪，各一举斧皆不得下，慄而白师。师言：『复大沙门所为。』即往问佛：『我诸弟子向共破薪，斧皆举而不下。』佛言：『当下！』应声得下。既下之后，斧皆着薪而不可举，复行问佛。佛言：『可去！自当举耳。』即举得用。

「时尼连禅水长流激疾，佛以神通断水令住，使水壤起高出人头，令底扬尘佛行其中。迦叶见之，畏佛为水所漂，即与弟子俱乘船索佛。见水隔断，中央扬尘佛行其中，迦叶呼言：『大道人乃尚在耶？』佛言：『然！在耳。』又问佛：『欲上船不？』佛言：『大善！』佛念：『今当现道令子心伏。』即从水中贯船底入，无有穿迹。如是变化凡十八焉。迦叶复念：『是大沙门神即神矣，然不如我已得罗汉也。』佛语迦叶：『汝非罗汉，不知道证，胡为强颜不知为耻，虚妄自称我有道德。』于是迦叶心惊毛竖，惭愧无颜自知无道，即稽首言：『今大道人，实妙神圣乃知我意，愿得从大道人禀受经戒作沙门耶？』佛言：『且还报汝弟子共和益善，卿是耆旧国内所敬，今敬学道可独知乎？』

「迦叶受教，告诸弟子：『汝曹知不？我自所见意方信解，当除须发被服法衣，受佛禁戒而作沙门。汝等意欲何趣？』诸弟子曰：『我等所知皆大师恩，师所尊信必不虚妄，愿皆随从得作沙门。』于是师徒脱衣裘褐及水瓶革屣，诸事火具悉弃水中，俱共诣佛稽首白言：『今我五百人皆有信意，愿欲离家剃除须发作沙门。』佛言：『善哉！诸沙门来。』迦叶五百人须发自堕皆成沙门。

「优为迦叶有二弟，次名那提，幼曰竭夷，二人各有二百五十弟子，旧舍水边。见诸梵志衣被什物、事火之具随水下流，二弟惊愕，恐兄五百人为恶人所害大水所漂，即合五百弟子逆流而上。见兄师徒皆作沙门，怪问大兄：『年百二十智慧高远，国王吏民皆共宗事，我意以兄为是罗汉，今反舍梵志业学沙门法，佛岂独大其道胜乎？』迦叶答言：『佛道最尊，其法无量，我

虽世尊未有得道，神智如佛其法清静，我见慈心度人无极，以三事教化：一者、道定神足变化自然，二者、智慧知人本意，三者、应病授药。』二弟各顾语弟子：『汝欲何趣？』五百人俱同声言：『愿如大师。』即皆稽首求作沙门。佛言：『比丘来！』二弟及五百弟子，须发自堕袈裟着身，即随佛后成为沙门。佛便有千沙门，俱到波罗奈夷县丛树下坐，诸弟子皆故梵志。佛为弟子现神变化：一者、飞行，二者、说经，三者、教诫。诸弟子见佛威神变化，莫不欢喜，悉皆罗汉。◎

◎佛至摩竭国品第二十六

「尔时世尊，在波罗奈说经已竟，与千罗汉优为迦叶兄弟三人等，悉旧辨发，神通已达，生死已断，行出三界，欲至摩竭流布道训开化愚冥。时摩竭国瓶沙王，闻释种王子身有奇相三十有二、八十种好，巨身丈六体紫金色，弃国捐王行作沙门，得自然佛，号名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。明行成为。善逝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道法御。天人师，为佛。众佑。讲宣道义上中下善，义达微妙所演具足，净修梵行戒禁具足，定成、慧成、解成、度知见成；成就五眼：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。六通三达，诸天释梵皆奉事焉，莫不蒙济。

「时瓶沙王闻之，欣然大悦：『吾本共要得佛相度。』勅诸大臣长者梵志国中吏民，严治道路散华烧香，持诸幢盖，王乘羽宝之车，大臣百官前后导从，千乘万骑，长者梵志万二千人欲出城迎。忽大风起闭其城门，王怪所以：『今行迎佛，当有吉喜快善瑞应。』时城门神。即谓王言：『快无不利，王往前世与八万四千万王，治寺起塔，誓于来世一时见佛咨受道教。今有一人闭在刑狱，违其本誓故城门闭；当放大赦，狱中人出，同时见佛咨受训诲，城门乃开。』王闻乃达，速勅诸方，大赦境土狱囚得出，一时往迎。

「时佛入国，有大社树名曰遮越，佛与比丘共坐树下。王遥见佛与比丘众，如星中月，犹如日出天下大明靡不照耀；亦如帝释梵王圣帝处于本宫，如树华茂晃若金山，威神特显光明巍巍超绝无侣。王心踊跃下车步进，去五威仪，除盖履扇冠帻刀仗，前稽首佛足，自称其号：『我是国王瓶沙身也，久服圣尊饥虚积时。』如是至三。佛告王曰：『实如来言，是王瓶沙也，诸佛天神皆护王身。』王曰：『蒙佑。』退坐一面，群臣百官稽首迁坐一面，前者作礼，中者低头，后者叉手。皆却坐讫，王及臣民覩优为迦叶，在山学仙

耆旧来久，怪之佛边，心自念言：『佛是优为师耶？优为是佛师乎？』佛覩心念，即告优为，为说偈言：

「『云何卿优为？ 本可所事神；
祠祀归水火， 日月众梵天。
事来为几何？ 夙夜精进学；
心中不懈废， 宁尽致神仙。』」

「于时迦叶以偈报佛：

「『自念祠祀来， 已历八十年；
奉风水火神， 日月诸山川。
夙夜不懈废， 心中无他念；
至竟无所获， 值佛乃安宁。』」

「王及群臣国中万民，尔乃别知优为迦叶是佛弟子。佛告优为迦叶：『汝起。』迦叶即起，长跪叉手佛前。佛言：『现汝罗汉神通。』輒受佛教踊在虚空，身上出火，身下出水；身上出水，还雨其身而身不湿；身下出火，火无所伤；飞行虚空犹如飞鸟，七现七没行于水上，犹如履地。不碍墙壁须弥山地，若如入水。从东方来，没佛前地忽现西方；西来没佛前，忽然现南；南没北现，北没南现。变化已讫，还在佛前长跪叉手，而白佛言：『我是佛弟子，佛是我师。』王及臣民尔乃重明优为迦叶是佛弟子。

「佛告王曰：『天下有眼未必色故也，观色无常；痛痒想行识亦复无常。无常苦空非身之义，非我非彼，未有好道如乐色者。明士达之，色如聚沫，痛痒如泡，思想如芭蕉，行亦如梦，识喻如幻，三界如化，一切无常不可久保。』佛告王曰：『造宫殿来为几何年？』王白佛言：『七百余年。』『为更几王？』王曰：『更二十余王。』佛问王曰：『悉识诸王不？』王曰：『不识！唯知吾父耳。』佛言：『现地有常，人物一切皆归无常，天地虽现常不可久，三界无怙唯道可恃，绝祸于未萌，殖福于未然。灭尽五阴众患之难，如消炬火，积德日进如月之初。』」

「佛言王：『犹如母人怀子在胎，相禄各异，或豪贵贫贱、智明愚冥、盲聋瘖症，父母岂知？子生长后，乃别祸福，非二亲过。是其宿殃所作善恶，非父母咎也。身行恶业，口宣麤言，心念毒恶，诽谤贤圣，寿终身散魂神堕恶

地狱之中；身口心善，不犯十恶，修行十德，寿终生天。十方佛前，若在人间，豪贵富乐其命永长。』

「佛言：『虽有是祸福言辞，未必纯一。所以者何？皆从缘起，缘合则生，缘散则灭。从无明缘则有行，从其行缘则有识，从其识缘则有名色，从名色缘则有六入，从六入缘则有所更，从所更缘则有痛痒，从痛痒缘则有恩爱，从恩爱缘则有所受，从所受缘则有所有，从所有缘则有生矣，从所生缘则有老病死忧悲苦恼大毒患合。以除无明、行、识、名色、六入、更、痛、爱、受、有、生、老病死忧愁苦恼大毒患，灭众罪，毒患自然消灭，乃至无为无穷之业，无三界神。十二缘起之根株，坦然无迹犹如虚空，无心意识无所存立，与大道同分别本无，逮得法忍独步无双，度脱十方众生蒙恩。』

「佛说此经时，八万四千诸天世人，万二千远尘离垢诸法眼生，无央数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。时瓶沙王得法眼净，心中欣然前受五戒，大臣百官国民皆前归命亦受五戒。受五戒时，人马车乘咸悉寂然不暢音声。王前白佛：『吾国多事欲退比更亲奉。』佛言：『善哉！劳屈大王群臣民庶。』王稽首礼，遶佛三匝，重礼而去；群臣百官人民次礼而还。大臣贺王：『前时诸王悉不见佛，今独王见，宿福禄厚故乃尔耳。』王益欣踊，亦贺诸臣：『卿等本德值是世尊。』王还宫中，勅夫人嫫女大小及国吏民，岁三月六斋守禁法施戒博闻。王适归宫，时天帝释将八万天，散华佛上归命作礼而去，言：『南无佛！』寻皆悉度得法眼净。

「时摩竭国有一长者，名迦陵，见佛入国，天人所奉而无精舍：『我有好竹园欲用上佛。』往诣佛所稽首足下，前白佛言：『佛愍一切如视爱子，弃转轮王不慕世荣，今无精舍，有一竹园去城不远，愿以奉佛可作精舍。』佛受呪愿，佛及圣众游处其中，是故名曰迦陵竹园。

化舍利弗目连品第二十七

「佛未入摩竭国时，国民丰富饶美饮食，作乐倡伎常欢不废，夙夜游戏。佛适入国，罗阅祇城昼夜寂寞，诵声济济，齐戒读经，舍世俗乐如弃粪除，唯佛是尊，听经行法不舍三宝。佛有沙门名曰安陞，遣行宣法开化未闻，五浊之世人心荒迷不达至真，入城分卫，衣服整齐威仪礼节，不失常法行步安详，因是使人见之心悦。时舍利弗，本字优波替，而遥见之心中欣然。自心念言：『我学来久，未曾覩此沙门，衣服礼节安详齐整，不失仪节。试往问

之，所奉何道？吾常意疑当有异闻，殊妙之道未必齐此。』往问比丘：『所事何道？谁为师主？愿闻其志？』比丘知意，即说偈言：

「『吾师三界尊，有三十二相；
等不存有无，度众十二门。
我年既幼稚，学根近薄渺；
岂能宣至真，如来无极业。
一切诸法本，从缘悉本无；
若能及本源，乃名曰沙门。
志根一道业，虚寂无所为；
游神安静寞，修善与冥期。』

「安陞沙门答曰：『吾所事师，从无数劫奉行六度无极之法，四等四恩行无盖哀，奉无极慈欲度一切，积功累德不可称载。一生补处在兜术天，降神现存，寄迦维罗卫国夫人之胎。如日现水，生行七步，天地大动，瑞三十二，称己圣者，三界皆苦，吾当度之。释梵四天王咸来启受，九龙浴身，其德无量，粗举其要，非吾萤烛所叹能得究悉，亦非心口之所言思，是吾大师天人之尊。』于是颂曰：

「『吾师天中天，三界无极尊；
相好身丈六，神通犹虚空。
化训去五阴，拔断十二根；
不贪天世位，心开净法门。』

「时舍利弗欣然大悦，如冥覩明，口言：『善哉！昔来抱疑，又吾好学，八岁从师，至年十六靡不周综，行遍天下十六大国，自谓已达，今乃闻异无上正真，得吾本愿。今佛所在？』答曰：『在迦陵竹园。』将诸弟子往诣佛所。稽首足下问讯至尊：『身堕愚冥迷惑历载，不得咨受，今乃奉圣无极大道，愿听出家得为比丘受成就戒。』佛言：『善哉！』呼：『比丘来！』头发自堕袈裟着身，佛为说经分别诸法，十二根本坦然意达，漏尽意解得无着果。前白佛言：『吾有同学，俗字拘律，今名目连，少小相顺，要有至真以相开示。今已蒙济，彼没尘垢未得拔出，承尊圣旨往开示之。』佛言：『善哉！宜知是时，勿得稽留。』

「时舍利弗稽首佛足，辞出入城求目捷连。遥见目连与诸弟子游行城里街曲里巷，舍利弗趣之。目连覩见体改服变不与常同，问之所以：『被服变改，

有何异见？』答曰：『学人无常唯从大明，吾学积年不值大圣，今乃遇之无上大道，欣庆无量故来相求，同其道味累劫无穷。』目连答曰：『是非小事，善共思惟。』舍利弗曰：『无须重言，吾厌从事不复欲闻，假喻言之，人有珍妙施，有得大宝如意明珠及获宝英，复欲反求帛祠为珠，非身所欲。』目连答曰：『仁智胜我，常兄事卿，必不相误，便当同志将吾受训，稽首至尊。』

「时舍利弗与目捷连俱，往诣佛所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，叉手白佛：『违旷侍省沉没尘垢，今乃奉觐，愿为沙门启受法律。』佛言：『善哉！』即除澡瓶鹿衣杖具。佛呼：『比丘来！』头发自堕袈裟着身，为说正谛漏尽意解，所作已办成无着果。佛言：『此二人等往古世时，誓供养我，待吾道成侍卫左右，今乃相值。』本有千弟子，得舍利弗、目连二百五十人，合一千二百五十比丘，一时所度。」

「时王遥闻子得佛道已来六年，王念佛已心中悲喜，饥虚欲覩。有一梵志名优陀耶，聪明智慧，本侍菩萨常得其意。王告忧陀：『往请迎佛。问讯：「别阔以来十有二年，夙夜愁戚不舍其心，思一相见如复更生。」』优陀耶受教，往诣佛所稽首佛足，具以王意白佛。忧陀耶见佛，诸天释梵归礼一切受命，前白佛言：『愿得出家以为沙门。』佛言：『呼比丘来！』头发自堕便成沙门，得罗汉道。佛时所度，其余前后得道不可称计。佛自念曰：『本与父王要得佛道尔乃还国，当度父母，今正应还。设若还国无所感动，于事不宜所化甚渺，先遣神足弟子比丘优陀耶往，显示神足知佛欲往，乃解道尊咸共渴仰，发起道心所度乃多。』

优陀耶品第二十八

「尔时世尊告优陀耶：『佛本出家与父母誓，若得佛道还度父母。今已得佛道德已成，必当还国不违本誓。汝以神足经行虚空现其神变，乃知吾身已成大道，弟子尚尔，况佛威德巍巍无量，尔乃信受。』优陀受教，神足飞行经游虚空，往到本国迦维罗卫。城上虚空现无数变，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，水不湿身，火无所伤，七现七没，从东没地出于西方，西没东出，南没北出，北没南出，行空如鸟，没地如水，履水如地。王及臣民莫不欣喜，乃知道尊。于是颂曰：

「『佛从本所行，生死无数变；
常愍蜎蜚类，懃苦无量劫。』

时坐佛树下，
欢喜当听说，
适成佛道时，
即坏生死本，
佛念本生地，
今听王头檀，
比丘名优陀，
佛遣使令行，
还入父王国，
今王太子顾，
优陀闻佛教，
因时于佛前，
其身忽不见，
乃至大王殿，
比丘优陀耶，
变化若干品，
净譬如莲华，
父王见恐怖，
「将无是神祇，
此形姓为谁？
愿以开吾意，
从生至于今，
太子本弃国，
恭懃无数劫，
今王莫恐畏，
我以坏众恶，
王闻太子问，
十二年已来，
今从吉祥至，
太子舍国位，
出国坐六年，
号曰天中天，
本时在我国，
刻镂诸妙饰，

还致本宿愿；
难得数见闻。
辄降魔官属；
消爱欲无余。
意欲见亲族；
所说甚可悲。
姿性能悦人；
孚致消息来。
以入宣佛意；
意欲还至宫。
即听受奉行；
变化随地形。
神足来入城；
父王所坐前。
进现悦头檀；
踊出父王殿。
泥土尘不生；
即问斯何灵。
地出何怪尔；
本从何得来？
令心疑结解；
未曾覩是变。」
求道度众生；
于今乃得成。
且宽意悦豫；
为王太子使。」
泪下如雨星；
乃承悉达声。
思寤如更生；
成道号何名？」
精进现成佛；
三界尊第一。」
为作众宝殿；
于今室何如？」

优陀耶答曰：	「佛之真正微；
常坐于树下，	诸天来归趣。」
「吾子在宫时，	茵蓐布綉縠；
皆以锦绣成，	柔软有光泽。」
「龙妻奉宝床，	天帝贡袈裟；
不以好衣喜，	其心无增损。」
「在国好美食，	甘膳滋其味；
今所服食者，	安身何等类？」
「执钵行分卫，	福众无羸细；
呪愿布施家，	世世令安隐。」
「悉达寐卧时，	不敢妄呼觉；
鼓琴发歌音，	尔乃令寤起。」
「如来三昧定，	夙夜无眠觉；
释梵来劝助，	皆现稽首受。」
「在家杂香浴，	若干种众馨；
香香遍室中，	今用何所香？」
「八解三脱门，	洗浴除心垢；
其心净如空，	普安无恼忧。」
「悉达在家时，	捣若干杂香；
香熏其衣服，	清净无垢障。」
「戒定慧解度，	以为道德香；
熏于八难处，	世世度十方。」
「四品好床座，	以若干宝成；
重迭布众具，	以卧起其上。」
「四禅为床座，	意定无愤乱；
清净如莲花，	不着淤泥水。」
「在宫无数兵，	诸臣而宿卫；
左右常拥护，	目不见恶秽。」
「诸弟子众俱，	千二百五十；
菩萨无央数，	皆来稽首习。」
「本在家未出，	有四品好车；
象马牛羊步，	游行观四方。」
「五通为驂驾，	彻视洞听飞；
覩本见众心，	游观度生死。」

「子出行往返，	幢旄羽鷖饰；
前后诸导从，	各执诸兵仗。」
「四等慈悲护，	恩慧仁爱庆；
普覆众厄难，	以严饰众生。」
「出时杂伎乐，	椎钟及鸣鼓；
观者悉填路，	前后不相容。」
「树下波罗奈，	椎鸣不死鼓；
拘邻等得道，	八万四千天。
九十六道伏，	其音闻三千；
众生莫不悦，	启受心皆明。」
「所领何国土？	人民为多少？
所化有几人？	悉为归伏不？」
「领三千大界，	训化诸群生；
十方不可称，	莫不蒙济度。」
「在国思正法，	助吾治万民；
动顺礼节训，	莫不承教闻。」
「佛解空本无，	舍于四颠倒；
靡不归伏者，	神静无为业。
佛与世无雠，	博无不备达；
汝言何不返，	一切皆自归。
正天下满人，	一人头若干；
一头若干舌，	舌解无数义。
合集恒沙人，	嗟叹佛功德；
恒沙劫不畅，	况我萤烛明。」』

「王闻益悲喜叹曰：『善哉！善哉！阿夷言不妄说。佛当来不？何日当至乎？』优陀报曰：『却七日到。』王大踊跃，即勅群臣国中万民：『吾往迎佛。』导从威仪法转轮王，平治道路扫除令净，香汁洒地悬缯幡彩，竖其幢盖周遍国内，其所修治光饰尽宜，千乘万骑出四十里，往奉迎佛稽首归命。优陀耶前报王曰：『本受佛教奉命见王，宣其意故，今还宣命，说王意旨，饥虚无量，欲见至尊稽首受法，并化万民咸蒙福庆。』王曰：『宜知是时，勿复稽留。』」

「尔时优陀耶还来诣佛所，稽首足下以申王意。世尊及诸弟子，自期七日当还本国。王及臣民莫不欣悦，别来积年夙夜相念，饮食不甘，寝不能寐，饥

虚日久计日度时；须世尊到已竟七日。于时大圣告诸弟子：『明日当发至迦维罗卫见于父王，皆严整衣服携持应钵。』梵释四王闻佛还国，皆来侍送，天雨香汁散华烧香，竖诸幢盖，四王诸天皆在前导，梵天侍右，帝释侍左，诸比丘众皆随佛后；诸天龙神华香伎乐，追于上侍。佛适进路先现瑞应，三千国土六反震动，百岁枯树皆生华实，诸枯竭溪涧自然泉出。王见此瑞知佛已来，即勅诸释种大臣百官，皆行诣佛散华烧香，竖诸幢幡鼓众伎乐，悉出迎佛。王遥见佛在于大众，如星中月，如日初出照于旻朝，如树华茂芬葩炽盛，巨身丈六相好严身，晃如金山。王覩悲喜，前稽首足下：『离别弥时今乃相见。』大臣百官皆稽首礼。

「即还入城，足蹈门阌地为大动，天雨众华乐器皆鸣，盲者得视，聋者得听，拘蹩得行，病者得愈，痾者得言，狂者得正，倭者得申，若被毒者为毒不行，百鸟禽兽相和悲鸣，妇女珠环相振作声。当尔之时，见此变化莫不欢喜，室宝藏者自然发出，中满珍琦，怀异心者皆共和同，等心叉手自归命佛。诸畜生类蒙其光润，皆得生天；怀妊母人蒙斯光明，苦痛微薄皆得在产，端正姝好，消淫怒痴无复尘劳，展转相视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子如身；地狱休息，饿鬼饱满，寻光来至归命世尊，皆发道意。王见佛巨身丈六相好光明体紫金色，诸根寂定如星中月，晃如金山，天帝梵王四王所奉；覩诸梵志，久在山中曝露身形，日炙风飘身体黑瘦，在佛边侍，犹如黑象在紫金山不能发起。显佛大德令一切悦，便勅国中诸豪族释，端正姝好颜貌殊异，选五百人出为沙门，侍佛左右，犹如凤凰在须弥山，亦如摩尼着水精器。

「时佛弟难陀亦作沙门，来下须发。时难陀有典监，作剃头师，前白佛言：『人身难得，佛世难值，明时叵遇，今我丈夫及诸尊者识道至高不可限量，不慕世荣舍弃尊位，行作沙门。今我小节下劣靡逮，何所贪乐不出为道乎？唯佛愍哀济救三涂，没溺尘埃拔为沙门。』佛言：『善哉！』佛时便呼：『比丘来！』头发则堕袈裟在身，即成沙门。礼诸沙门因随次坐，难陀在后作次第礼，到此沙门则住不礼，心自念：『是我家仆，不能为礼。』佛知告难陀：『佛法大通举学前后，不在尊卑，犹如大海悉受万川四流不避污泥，执心如地，四大俱等。地水火风内外无异，其神空净，所著为名，宜弃自大，以法自将，乃应先圣无极道训。』时难陀见佛教诲切至，事不得止，解了本无弃捐自大，下意作礼。天地大动，众会咸叹：『善哉！为道等心，除自贡高而下卑心，感于天地为之大动。』从是制法先学为长后学为小，法之常宜各无所限，无所诤讼。

「时佛入宫坐于殿上，王及臣民日日供养百种甘馐，佛说经法所度无量。俱夷携罗云来，稽首佛足瞻对问讯：『久违侍觐旷废供养。』时王眷属皆怀沈疑，太子捐国十有二年，何从怀妊生子罗云？佛语父王：『告诸群寮：「俱夷守节贞洁清静，无瑕疵也。」设王不信，今当现证。』于时世尊化诸众僧皆使如佛，相好光明等无差异。于时罗云厥年七岁，俱夷即以指印信环与罗云言：『是汝父者以此与焉。』罗云应时直前诣佛，以印信环而授世尊。王及群臣咸皆欣踊，称言：『善哉！所见无量，真佛子也。』佛语父王及诸臣曰：『从今已后无复怀疑，此吾之正子，缘吾化生，勿咎俱夷也。』王得道证，俱夷受戒净修梵行，宫人大小咸受戒法，月六斋岁三斋，奉持不懈。国内清宁风雨以节，时不越叙五谷登贱，民安其所，万邦黎庶咸来庆贺，道德滋茂如月之初。」

叹佛品第二十九

于是世尊告神妙天、大神妙天、欢豫天、加欢天、旃檀天、大悦天、寂然天、寂律天，如是等类净居天子伴党八人：「佛以大会转于法轮，为一切故救济十方，勿令废断，开众生意经布天下，乃报佛恩。」于时世尊复告大神妙天子：「今此经典名《普曜大方等典》，诸菩萨力所可娱乐，遍诸佛世界悉令咸闻，经所入处靡不晃昱，佛自口宣，当速受之持讽诵读，是佛法目普令流布。若菩萨学闻是经法，其心坚强，精进奉行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学。若有众生乐微妙者，住大乘法心念无疑，降魔罗网，悉讽诵已必获大圣，诸外异学不得其便，劝助学微成大德本至于大乘。」

「若有贤人设闻说是《普曜经典》，叉手自归，即舍八事懈怠之本，成八功勋。何谓为八：一、得端正好色。二、得力势强盛。三、得眷属滋茂。四、速得辩才无量。五、学疾得出家。六、所行清静。七、得三昧定。八、得智慧明无所不照。是为八功德。」

「若有人为法师布座讽诵是经，当得八座福。何谓为八：一、得长者座。二、得转轮王座。三、得天帝座。四、得自在天座。五、得大梵天座。六、得菩萨座。七、得如来座。八、得转法轮度脱一切座。是为八座。」

「若有法师班宣是法，设有赞叹善哉者，当得八清静行。何谓为八：一曰、言行相应无所违失。二曰、口言至诚而无虚妄。三曰、在于众会真谛无欺。四曰、所言人信不舍远之。五曰、所言柔软初无麤犷。六曰、其声悲和犹如

哀鸾。七曰、身心随时音声如梵，会中人闻莫不咨受。八曰、音响如佛可众生心。是为八。

「若有书是《普曜经典》，着于竹帛，不恡惜经心不怀妬，众人嗟叹三十四行，名德流布；若得学是经典，得八大藏。何谓为八：一、得意藏，未曾忘舍。二曰、所得心藏，无所不解分别经法。三、得往来藏，普解一切诸佛经法。四、得总持藏，一切所闻皆能识念。五曰、得辩才藏，为诸众生班宣经典皆欢喜受。六曰、得法藏，将护正法。七曰、得随意法藏，未曾断绝三宝法教。八曰、得奉行法藏，则輒逮得无所从生之忍。是为八大法藏。

「若有受持是《普曜经典》讽诵受持，得具八业。何谓为八：一曰、施业，无恡妬心。二曰、戒业，具足诸愿。三曰、闻业，合集智慧至阿惟颜。四曰、寂业，懃于一切定意正受。五曰、见业，悉能具覩三达之智。六曰、福业，具于相好训诲佛国。七曰、慧业，为众说法应病授药。八曰、大哀业，为于十方殖众德本而无懈倦。

「受持是《普曜法》，心自念言：『使一切众生皆逮是法。』以是德本复得八大福。何谓为八：一曰、转轮圣王成大福德，覩见无极建立笃信。二曰、得作四天王。三曰、得作帝释。四曰、得作炎天王。五曰、得作兜术天子。六曰、得作无憍乐天。七曰、得作化自在天。八曰、得作如来，断诸不善法具足诸善本。是为八。

「若有受此《普曜经》者，若至心听耳贯系意，得八清净心。何谓为八：一曰、常行慈心消除瞋恚。二曰、常行愍哀除众患害。三曰、常行喜悦除诸不乐。四曰、常行于护除诸结着。五曰、修四禅行在于欲界而得自在。六曰、行四无色定而得由己。七曰、得五神通游诸佛土，除诸罣碍众盖之患。八曰、逮得勇伏定意独步三界。是为八。」

嘱累品第三十

尔时世尊告贤者大迦叶、贤者阿难、弥勒菩萨：「我从无数劫遵习是法，乃成无上正真之道。嘱累汝等，以手相付，受持讽诵广为人说。」于时世尊欲使此法普悉周布十方，说是偈言：

「佛目所覩众生类， 皆得罗汉如身子；
若有供养亿千劫， 乃复前进如恒沙。」

加复供养辟支佛，
计此功德超过彼，
一切众生成缘觉，
饮食衣服床卧具，
若有一心叉十指，
口自发言南无佛，
一切众生皆成佛，
衣被饮食床卧具，
若有正法欲倾危，
若有一日常昼夜，
若有奉事十方佛，
若有坚固此道心，
一切经卷是道谛，
供养奉事诸如来，
其大辩才无等伦，
智慧正义无有损，
诸导师慧无边底，
犹如江海不可尽，

若有一日奉斯经；
其阿罗汉不足立。
若有供养亿千劫；
[打-丁+鸟]香杂香及名华。
等心自归一如来；
是功德福为最上。
若有百劫供养者；
[打-丁+鸟]香杂香及名华。
弃捐其身自投命；
护是法者必超彼。
及于缘觉诸声闻；
受斯要典诸法王。
若诸如来如恒沙；
若有手得是经卷。
分别一句至亿劫；
若以是经为人说。
计无有人与等者；
闻是法者等若兹。」

佛告贤者迦叶、阿难、弥勒，重相嘱累：「受之持之，讽诵学之，令普流布，示其同学及十方人，皆令蒙济。使不断绝，展转相教，展转相成，使不稽留。三宝不断，乃报佛恩。」

佛说如是，大神妙天子及净居天子，弥勒菩萨、贤劫菩萨，及大迦叶，诸大弟子，天、龙、鬼神、捷沓和、阿须伦，闻佛所说，莫不欢喜奉行。

普曜经卷第八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3 册 No. 0186 普曜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30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09/04/23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范振业大德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